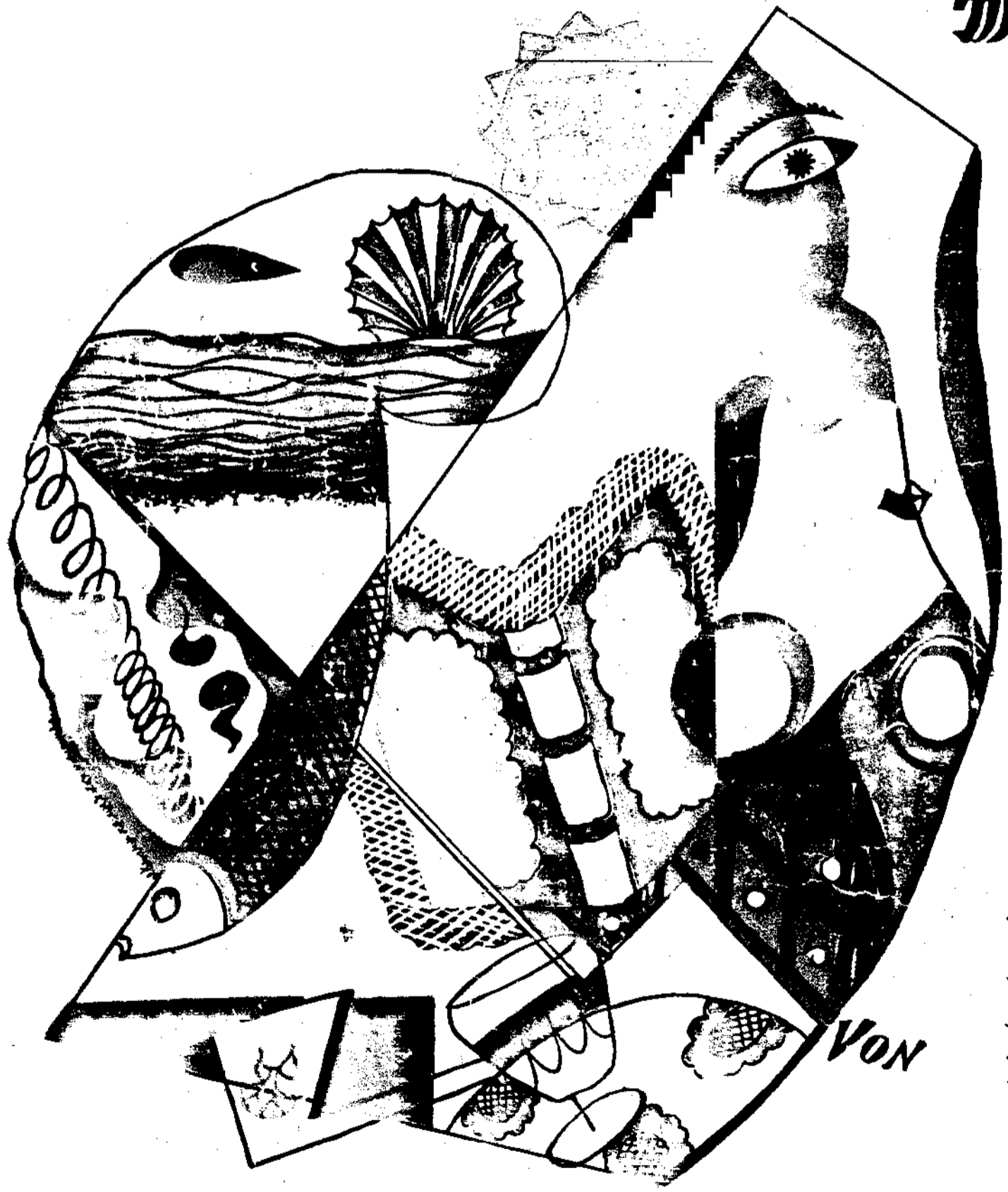


現代

三月號



四卷五期

VON

現代書局郵市部現購十萬戶大募集

本局郵市部專代內地及海外讀者配備各種圖書，寄遞迅速，專人負責，服務周到，數年來努力效勞之結果，蒙國內外讀者交口稱譽，莫不以開設隔鄰之新書店相稱。本部不敢自滿，為求擴大服務範圍，除增加原有辦事效能，編行「全國圖書總目」一厚冊，對全國出版界文化界作重大之貢獻，兼便利原有讀者外，特舉行通信現購十萬戶新讀者大募集。擬訂優待辦法多條，如蒙委辦，俾有為讀者服務之機會，殊深榮幸也。

十萬新戶大募集優待辦法

- 1 凡以個人名義賜顧，無論多寡，概即認為新戶，為編製戶名，經常發寄出版消息。
- 2 內地郵匯不便，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書籍寄費，無論多少，均由本部負擔。讀者每次祇須出掛號費八分。
- 3 凡一次購書滿實洋五元者。即贈送報告出版界情況之小刊物「現代出版界」全年一份，全國圖書總目一厚冊；滿十元者，除照贈上項書籍外，更另贈本局實價書券一元。
- 4 與本部往來各讀者，本部均立有專戶，將歷次賜顧數目登記，至年底彙集結算時，如滿實洋二十元者，加贈皮面精裝「現代日記」一冊，（價值一元）並代燙姓名。
- 5 圖書館及文化團體大批委辦，另訂優待辦法，極為克己。

本局對全國文化界的偉大貢獻

全國圖書總目

科學化的分類書目
全國出版物的總匯
新文化圖書大集成
全書三百頁一厚冊

敝局鑒於新出版物之風起雲湧，而內地讀者限於見聞。殊多不便，故編印全國圖書總目。所收各書均以不反乎新文化之主旨為準，譯作且詳考原作書名及著者，排法採用最新式之「S T T」圖書分類法，專門編製，而無妨於一般讀者。內地圖書館之規模較小者，可無需另聘編目員，尤為便利。全書近三百頁一厚冊，僅收回成本一角五分，向敝局郵市部購滿實洋五元以上者，即得贈閱一冊。圖書館教育機關，蓋章函索即贈一冊。

現代書局雜誌部經售全國定期刊物

代訂代辦代理發行

雜誌刊物爲文化傳佈之工具，現代人之良伴。近來各種學科之專門雜誌與一般叢物，如雨後春筍，蓬勃之象，爲從來所未見。單就重要者計，亦有二三百種，都市讀者且有不易搜集之苦，遑論內地海外矣。敝局爲求便利讀者起見，特搜羅全國有一讀價值之定期刊物，零售代訂，價目與原出版處完全相同，不取任何手續費。配遞迅速，隨時代讀者調查內容，印有詳細各種雜誌價目表，函索即寄。同時，敝局分店遍設全國，對於推銷書報，素具經驗，各界如有創辦刊物，而缺乏行銷經驗者，本部亦可代理發行，敝局印刷所更能代爲設計印刷，詳情可隨時來局面洽。

本部辦理特點一斑

- (一) **搜羅完備** 國內出版各刊物，凡有一讀之價值者，無不搜羅殆遍，供讀者選購。
- (二) **配遞迅速** 各刊一經出版後，本部立即配辦陳列，使讀者於最短期內，即可買到。外埠函購，配寄亦極度敏捷。
- (三) **代查容內** 本外埠讀者，如對於國內雜誌刊物不明內容，有所徵詢者，本部無不詳盡答覆，爲讀者之忠實的顧問。
- (四) **義務代定** 本外埠讀者委託代定各種雜誌，既可無多處奔波之勞，且本部完全義務代定，辦理敏捷，價格與原出版處完全相同。
- (五) **贈送目錄** 本部印有全國雜誌一覽表，函索即取，一律贈送。

現代第四卷第五期目次 * 現代第四卷第四期

·白獨藝文·

憂鬱解放與幽默文學

榮 犬 (八〇〇)

一個傾向

陳君冶 (八〇三)

批評與讀後感

李影心 (八〇三)

介紹

一九三三年的歐美文壇

高 明 (八五三)

· 小 ·

惠澤公公

魯 彥 (八〇五)

PIERROT (下)

穆時英 (八二三)

科夫雅金手記 (里昂諾夫原著)

陳君涵 (八四三)

逼

李 秀 (八六七)

洋涇浜奇俠 (續完)

張天翼 (八六〇)

行路難

何家槐 (八六九)

查缸委員

聖 旦 (八九九)

劇本

街頭夜景

陳白塵 (九二五)

代現★次目期五第卷四第代現★次目期五

· 文 散 與 詩 ·

詩選

一 失業者

二 病監

三 雨色的風

四 夜

五 除夕

六 荒園

雪的回憶

柳倩詩鈔

一 落葉

二 野玫瑰

三 雲鳥曲

四 最後的樽前

漁村

李心若 (八二七)

莪伽 (八二七)

莊啓東 (八二八)

沈聖時 (八二九)

蕭敏頌 (八二九)

顧雪莪 (八二二)

穆木天 (八三三)

柳倩 (八七八)

許幸之 (九〇三)

勃克夫人訪問記

章伯雨 (八二二)

第四卷第五期目次★現代第四卷第五期

• 現代評壇 •

「丁玲選集」

王淑明 (三五)

「喜訊」

李影心 (三〇)

★

社中談座

讀者·作者·編者

「旅人」作者來信

現代文藝畫報

- (一) 張天翼照相
- (二) 里昂諾夫像
- (三) 勃克夫人在南京之住宅
- (四) 最近來華之奧斯勃·西特威爾氏
- (五) 上海舉行之現代德國印刷展覽會三幀
- (六) 烏克蘭劇壇之展望
- (七) 伊巴涅斯遷葬四幀

本期封面

葉靈鳳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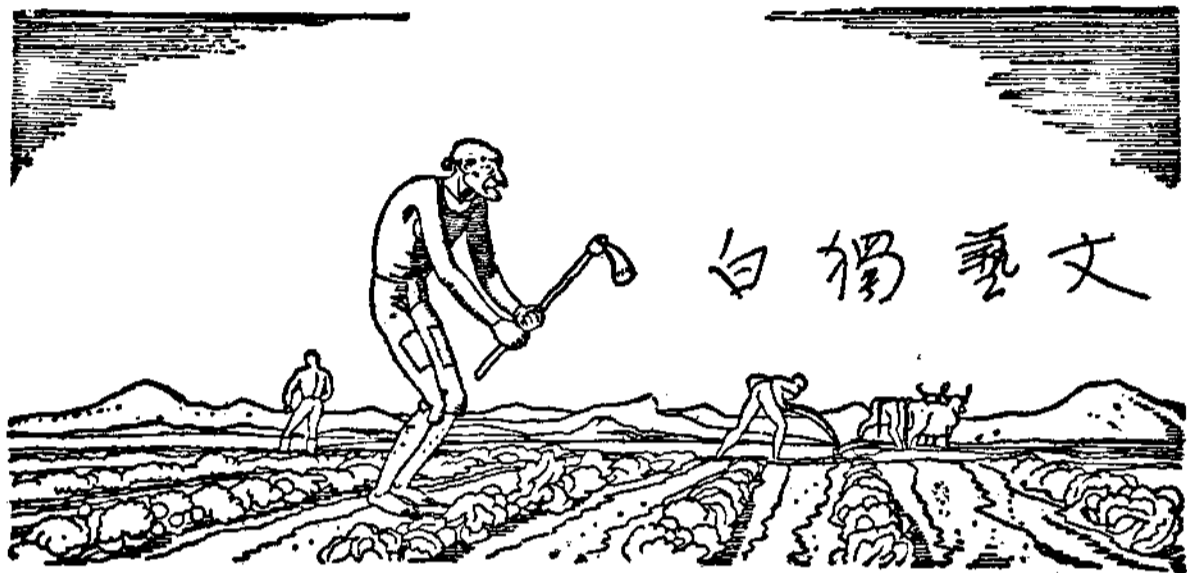
現代

第四卷・第五期・三月號

Vol IV

Numéro V

Les Contemporains



憂鬱解放與幽默文字

榮 犬

讀到一篇題名叫「笑」的文字，說：「解放憂鬱的惟有笑」。想着自己是一個最愛說笑的人，承認笑在情感上具有頗大的力量，然而笑的作用卻不如此簡單。

愛說笑的人自然比較情感暢達，與人相處使人不覺到陰沉晦澀；由此也可知人當被陰沉晦澀的情緒所困惱時，祇有笑足以衝破憂鬱的霧圍，而恢復晴朗。所以人往往愁苦掙脫不得便去找朋友說笑一回解一解悶氣。可是照我個人的體驗，每次因忿怒，愁苦而使用了說笑來解圍之後，結果先是得到一時的舒暢（也就是暫且的忘懷吧！）等到一經談完人散，頭腦又從興奮復回於冷靜，便立刻恍然於以前忿怒愁苦的事象俱在，不會因我的笑而減少絲毫，自己仍舊困惱在憂鬱之網中。

幽默文字之於人也如此。我常被一篇精巧的幽默文字激動得一個人自出笑聲；可是深想一回，總覺得它並沒有使我多知道什麼，更絕不會告訴我該怎麼。

無聲的憂鬱自然不能解決苦難，而且重量的長期的憂鬱能叫人頹廢，悲觀，產生幻滅的思想。然而構成人憂鬱情感的卻有現實社會的事象之存在。例如困於窮苦而無工作的人，當然容易陷於憂鬱，即使有人偶然兜他笑一回，

甚至於是以諷嘲富人為題材的笑料，使他痛快的笑了，這樣就能真解放了他為飢餓而生的憂鬱嗎？你與其把精巧的匠心用在兜他笑上，為什麼不告訴他當如何尋找工作呢？

如果生在俄皇亞力山大二世的黑暗時代中，書隨時被焚，儒每天被坑，人把一切苦惱忿恨之情都像防止水之漏出一樣，爲了生命不得不緊緊地藏在心之深處，一點反抗心理不敢宣洩；這時候被不得自由的煩悶所壓榨，遇到機會本會縱情的大笑幾聲，乃至由於長期苦悶之激動而變成了「無端狂笑無端哭」的情操，這祇能說變態或病態而已，再笑得多有何補益——即使你說比連笑都不敢笑的人好些？從一般的心理來說，凡是可恨惱的事態逼來，祇有更蘊蓄更加強恨惱的情緒才能產生反抗的意識和力量，才能憑仗着一種莊嚴堅苦的情操來戰鬥，求痛苦之解除。反之，把人間一切醜惡仇恨都以旁觀的立場，發爲輕薄滑稽的諷嘲，無

分輕重緩急，不計來源和去向，祇付之一笑，便好淡然忘懷；這種笑的作用，正妙在能解放一時之憂鬱，才成了散滅戰鬥精神的毒劑。

本刊四卷三期有一篇「幽默的危險」，說「因爲現在雖然大多數人厭倦了這種老套，但是總不能說絕對沒有人接受這種禮物；不過以後長久用這種禮物送人，未免太覺得危險了。」不錯的，我也一邊擔憂着幽默文字的技窮，一邊憂慮到總有人接受這種危險禮物。

就文藝觀點說，幽默文字之寫作也更難於一般的小品文。它必須諷刺，尤其要以惹人笑爲主，於是常不勉犧牲文藝立場。我們讀古今中外的幽默文字，總覺得不能與小說戲劇詩歌等量齊觀，也就因爲它們十分之九是不標積極主張，濫用反話諷刺，更有很多祇爲了笑的作用而全不管對社會的影響。（喜劇與諷刺小說自然不全在此例）

中國舊有民間流傳的「笑話」和八股先生宿課之餘匠心巧撰的許多「文字笑話」，如果搜集刊印起來真可以汗牛充棟；可是就常人所知，其中大概以出發於侮辱女性心理的性笑話，諷刺窮書生的「老師」「姑爺」的豪紳思想

的笑話爲最多。這自然不一定是幽默文字本身，但舊有的幽默文字的寫作心理乃至於讀者心理至少和這很相近似；而這些「笑話」至今還常被重刊在雜誌上使封建餘毒散布人間。

文學負有組織社會心理的職責，文學不應是茶餘酒後助興解悶的小玩意兒；爲了苦悶的民族苦悶的社會，我們該企望着積累和增強戰鬥精神，無須乎以使人笑的幽默文字求憂鬱的一時解放。

一個傾向

陳君冶

我在先是應該把這個題目解釋一下的：我所說的這一個傾向，乃指近來有不少青年作家，爲着要表現現實底真實的緣故，而在他們的作品中，盡量地把事實加以羅列的這一傾向而言。

我們很可以拿幾篇作品作例子，就以發表在「文藝」第一期何毅天君的「恨」來說，那就是一篇沒有經過適當的剪裁的作品，作者把主人公的瑣細的一切都寫了出來，

而成了事實程序的報告，中心的一點作者完全沒有能把握住。這樣的作品，在藝術上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原意津津企圖所要表現的現實底真實倒被脫走了手。魚沒有摸着，倒反摸了一手的污泥。

這個傾向，我以爲是一個不好的傾向，亟須加以改正的。

要表現所謂現實的真實，作者底企圖，決不能以描寫了現實底現象即爲滿足，因爲往往現實底現象是與真實遊離了的，所以，作者應更進一步地去把握現實底本質。作者的努力，應該是向着現實本質的現象底表現，而不應該祇注意到現實表面的現象就來描寫。

在這種的限制下，題材的選擇，表現的手法，就必嚴密起來不可。在作品中，屬於生活無關緊要的事件或人物的活動，不但不應加以羅列，毫不經過剪裁地堆積，而且應該像破布一樣地拋棄。去追尋那典型的事件，典型的人物，來作具體的地表現。煩瑣與混亂，應完全沒有地位。

所謂現實的真實，決不是以描寫範圍，描寫方面的多寡來計算它的完全與否，現實的真實，祇是看作者底認識

和他底表現能力的強度。這是應該弄清楚的。

對於這個傾向，久有所感，現在寫了出來，以供獻給青年作家們，以及要求「描寫大千」的文藝理論家作參考。

批評與讀後感

李影心

我們很難對於批評與讀後感這兩種性質極接近的東西加以明晰的，判然的分別；正因為這兩者主要差別之所在並非基於文中所表現的對於對象的讚揚或指責，而在於寫那批評或讀後感的人是否曾對於對象及其所環系的社會背景有着正確觀察與認識。即如，大多數文藝雜誌中所載的「書評」之類，其本質，並不見得是批評的，有時，更充分的流露着讀後感的氣息；而十分偶然的，由於機遇，我們也曾在小部份的報紙副刊上發現了一二篇有着相當的批評成分的文字，雖然那副刊大部份載着印象式的讀後感。

這樣，說好的批評的稀有想不是過分的吧；那麼，偉大批評家的缺乏似乎具有多量的必然性了。而因此就忽略

了批評本身的價值應是不該的吧。

我們要知道，讀後感不見得儘然可以隨手抹殺的。大多數寫讀後感的人雖不能像作家一樣，豐富的體驗到各種形式的生活，或竟對於作品中的某幾處神秘點不能如玄學者一樣的得到深切的領悟；却是他們對於作家有着懇切的希望，那怕是那希望在別人眼中看來是可笑的，他們卻大膽的陳訴出來，不問那希望對於作家是合理與否，或竟至違反作家生活的方式的。這樣，他們盡了大的力。誠然，他們祇是讀者，不會有「批評家」的名義加到他們的頭上的，若是在社會上存在的人並不盲目的話；因為他們不會做到真正的文藝批評的地步，而且，除非有特殊的才能與努力，他們也永遠不會做到這步。他們不是「批評家！」至少，他們沒有這樣的野心。

可是，這與他們寫讀後感有什麼關係呢？絲毫沒有防礙的。普通的讀者，在私人談話中，會牽及到那篇作品好那篇作品壞的話；這樣的話不會寫出來嗎？若果讀者是可信賴的，那些關於作品的談話將應受到同樣的待遇；而讀後感便是這一類！

另外，作家似乎沒有權力能干涉讀者的；除去惡意與另有野心以外，屬於讀者之羣的寫讀後感的人的意見也應不可一味泯滅的吧。雖然，爲了正在努力着的文學建設而期待，但願這樣偶然出現的讀後感祇是做爲未入軌道的批評的一種過渡期中暫時的現象；但是，不惟是批評，其他屬於文學體系的各部門也應隨着一九三四年之開始而邁進，一切的缺欠將積極的彌補着。



惠澤公公

魯彥

「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我又不是三兩歲小孩！」英華躺在藤椅上，抽着煙，皺着眉說。

「你忘記了你是怎樣長大的！你像他那樣年紀，不也是整天愛吃零碎的東西！並沒有看見你生什麼病！爲什麼你現在要禁止他呢？難道他不是我的孫子嗎？我不想他好嗎？」惠澤公公說着，從這裏到那裏的踱着。

「我並沒有說你不愛他，說你不把他當自己的孫子看待！我是說你太愛他啦！祇是買這樣那樣的東西給他吃！小孩子懂得什麼，祇貪零碎的東西吃，吃慣了就不愛吃

飯，就會生病的！」

「你那裏懂得！那一個小孩子不愛吃零碎的東西！他們一天到晚跳着跑着，常常玩得沒有心吃飯，不拿別的東西給他們吃，纔會餓出病來呢！」

「你不看見他常常生蛔蟲嗎？還不是零碎的東西吃得太多啦？」

「你怎麼曉得就是零碎東西吃出來的？就是吃出來的，也不要緊。生了蛔蟲，吃一顆寶塔糖就好啦，又不必吃藥，總比餓出病來好些吧？」

「糖呢？牙齒已經蛀壞好幾顆啦，不見得嗎？糖也能飽肚嗎？」

「那一個孩子的牙齒不生蛀虫？誰不愛吃糖？你忘記

你自己小的時候了嗎？這進出出祇是要我買糖給你吃！有了一顆要兩顆，有了兩顆要三顆，總是越多越多，最好當飯吃！有什麼辦法不買糖給你？不答應你，就號淘大哭起來！怎麼也哄不好！……」

「好啦！好啦！老人家總是說不清楚，不跟你說啦！這樣大的年紀啦，少管一點閒事吧！孩子，我會管的！」英華說着，換了一支煙，又對惠澤公公搖着手，要他停止說話。

但是惠澤公公仍然來去的走着，不息的說：

「你會管的！你會管的！老是罵得他哭！打得他哭！爲了一點點小事情！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誰又這樣罵你打你？我連指頭也不肯碰你一碰的！……我祇有這一個孫子，我不管，誰管？……我自己的孫子，管不着嗎？……」

「老是說不清楚！」英華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往門外走了。「誰又說你管不着來！……我是說你好清閒不清閒，有福不會享！……」

走出門外，英華一直向辦公廳走了去。他心裏很苦

悶。兩個月前，他把家眷從鄉裏搬到城來的口的，第一是覺得自己父親老了，想與他在外面一道住着，享一點天倫之樂，讓他快活地過老年；第二是阿毛大了，放在身邊好多多教訓他，好讓他進學校讀書。卻想不到出來兩個月，惠澤公公祇是愛管閒事。這一個兒子呢，自己又管不着，惠澤公公樣樣要做主意。他想使兒子身體好，惠澤公公卻在不斷的暗中損壞他的健康。他想使兒子學好，惠澤公公卻祇是放任他，連做父親的也不准教訓他。剛纔祇大罵了阿毛幾句，惠澤公公便把他叫到房裏，囑咐了半天。同他講理，又講不清楚。要他少管閒事又不肯。他已經多少次數了，勸惠澤公公多睡，多到門外看看熱鬧散散心。他希望惠澤公公想無憂無慮的把閒事丟開，家裏的事自己會料理的，不必他操心勞神，年紀這樣大了，應該享一點後福，但惠澤公公卻有福不願享。

「唉！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暗暗嘆息着，自言自語的說。

惠澤公公看着他一直出去了，像得了勝利似的，心裏覺得有一點舒暢；但同時卻又有點苦悶，彷彿他要說的話

還沒完，現在沒有人聽了。

「總是說我多管閒事！好像阿毛不是我的孫子一樣！」他仍喃喃的說着，獨自在房子裏踱來踱去。

「阿毛還祇七歲！還不滿六歲！就要把阿毛當大人看待啦！這樣那樣的爲難他！說我多管閒事，多管閒事！我祇有一個孫子，怎麼能夠丟開不管！就是你，我也不能不能管你！上了三十歲啦！還是糊裏糊塗的過日子，今天這裏打牌，明天那裏吃酒！賺得百把元錢一月，做什麼好！叫我享福！享！享什麼福！……」

惠澤公公這樣想着，覺得有點氣悶起來，但同時又感覺到了悲哀似的東西，襲到了他的心裏。他覺得兒子像在厭煩他，祇想把他推開去，所以老是叫他吃現成飯，不要管閒事，還說他總是講不清楚。

「你老啦！你蠢啦！你糊塗啦！你早點死吧！」他好像聽見暗地裏在這樣的對他說。

然而惠澤公公雖然知道自己上了六十歲了，老了，可不相信自已變得蠢變得糊塗了。他對家裏一切的事仍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自己的意見都是對的，話也有道理。糊塗的

是英華，不是他。阿毛從小跟着他，四歲那年，有了妹妹，

阿毛就跟着他睡覺，夜裏起來一二次給他小便，全沒糊塗過。他出門，阿毛跟着他出去；他回來，阿毛跟着他回來。他吃飯，阿毛坐在他旁邊。小孩子比大人難對付，如果他真的糊塗了，阿毛就不會喜歡他。然而阿毛現在到了父親這裏還是祇喜歡他，連對母親都沒有對祖父親近。

「我沒有糊塗！你自己糊塗！說出來的話全不講理！」他喃喃的說着。

然而英華卻要把他推開了。一切不問他，自己做主意，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對他說說，他就說他說不清楚，多管閒事！「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吧！」好像他是一個全不中用的，祇會吃飯的廢物似的！

阿毛明天就要上學了。他早就叮囑媳婦給阿毛做一件好一點的府綢長衫。材料扯來了，英華一看見就說不必這樣好，自己去扯了幾尺自由布來，叫做一套短的。他和媳婦都以爲頭一天上學，阿毛不可不穿的闊氣一點，尤其是英華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在省政府裏辦公的，什麼地方省不

來，他卻要在這裏省了。他並沒有要阿毛天天穿這一件衣服，他原是給他細穿的。

「小孩子穿慣了好衣服，大了穿什麼！」這是英華的理由。

「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了，你是沒有好衣服不肯出門的！」惠澤公公回答他說。「有一次……」

他想說許多事實給英華聽，但是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說：

「又來啦！又來啦！總是說不清楚！」

英華自己的衣服倒是可以穿得省一點的，但是他卻不肯省。今天西裝，明天綢長掛。

「做兩套竹布長衫換換吧，」

「你那裏曉得我們做人的難處！」

英華又把他推開了。

有一天……

惠澤公公想起來簡直想不完，倘若沒有阿毛，他真會吃不下飯，睡不熟覺。幸虧阿毛乖，立刻進到他的房裏來，撲在他的身上。

「公公明天送我進學堂！」

「好寶貝！」惠澤公公緊緊地抱着阿毛，感覺到了無窮的快樂。

「心滿意足啦！」他喃喃的說。

二

第二天，惠澤公公起得很早，給阿毛換了衣服，洗了臉，吃了早飯，英華還沒起來，便帶着他到學校去了。

學校裏的孩子們全在叫着跳着玩，惠澤公公看過去彷彿一羣小雀嚙，心裏非常的喜歡。阿毛到了學校也如魚得水似的快樂。祇是看見有些孩子穿得闊氣的，惠澤公公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他總覺得阿毛那一套自由布衣服太難看了。

「這上面可不要去站呢，好寶貝！……那裏也不要爬上去！跌下來沒有命的！」他叮囑着阿毛，一次又一次。

他怕那浪橋，鐵槓，鞦韆。他回來以後時刻記掛着阿毛。

「學堂裏真野蠻，竟想出這樣危險的東西給孩子玩！」

！斷了脚，破了頭，怎樣辦啊！私塾好得多啦！私塾！……

……

「私塾！私塾！」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現在什麼時候啦！還想私塾！」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從前考秀才考進士，祇曉得讀四書五經，現在什麼唱歌遊戲還不夠，替想出那些危險的花樣來啦！你反對私塾，你不怕危險嗎？」

「那有什麼危險！跌幾交就會玩啦！像從前私塾裏整天到晚坐着不動，一個一個都是駝背，癆病鬼！現在學堂裏出身的那一個不身強體壯！」

「哼！身強力壯！性命先送掉啦！讀書人祇要書讀得好，學問高深就夠啦，又不會去砍柴種田，鍊成了銅筋鐵骨也沒用的！銅筋鐵骨！……」

「你那裏曉得！又是和你說不清楚！」

「好啦，好啦！你讓阿毛跌幾交去！出了錢，是要叫他去跌幾交的！兒子這麼不要緊！還祇有這一個！祇有這一個呢！你答應，我不答應！他是我的孫子！我寧可把他帶到鄉裏去進私塾！私塾好得多啦！……你忘記了你是私

塾裏讀過書的！沒有看見你駝背，也沒有生癆病！……阿

毛是我的孫子。你不要緊，我要緊！我們四代單丁，你三十多啦，還祇這一個男孩！……」惠澤公公越說越氣了。

「公公的話一點不錯！我也不讚成他的話！阿毛到底還祇七歲！」英華的妻子插入說。

「你懂得什麼！你是一個女人！」英華回答說。

「蠢傢伙！還要多說嗎？」她捻了一下英華的腿子，咬着牙齒，做出厭恨的樣子。

英華笑了一笑，不再說話了。他點起一支煙來，閉上了眼睛。

「到底是親生的兒子！這麼大年紀啦，不如一個女人的見識！」惠澤公公喃喃的說着，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

「你現在到底沒話可說啦！……」

他一個人咕噥了許久，看見英華睡熟了，纔走到自己的房間去。

「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聽見他已經走了出去，便睜開了假寐的眼睛。

「自己蠢哩！」她埋怨似的說，「這樣老啦，還同他

爭執什麼！順從他一點，像對小孩子一般的戴戴高帽子，不就行了嗎？他到底是爲的你的兒子！」

「爲的我的兒子！照他的主意，阿毛簡直不必教訓，不必讀書，祇是拿吃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祇是害阿毛的！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英華說着又覺到苦惱起來。

「他到底是我自己的父親！」他心裏想。「這樣老啦，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不能執拗下去的！他還有幾年活着呢？」

英華覺得苦惱，就想到了母親。母親在時，祇有母親最愛他，一切順從着他，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對父親沒有對母親那樣的親熱。但是自從母親死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和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給一些快慰給她，起了很大的遺憾，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對父親盡一點兒子的孝心。他知道自己的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兩個人住在一起，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母親在時

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但現在他終於下了決心，不再和父親執拗，接他住在一起了。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也就依了他的話。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

「到底老啦！」英華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要自己退讓，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

但是爲了阿毛，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阿毛比不來他自己。他自己委屈，受苦，都可以。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阿毛是無辜的。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潔白的紙，雕琢得不好，裁剪得不好，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他想把自己的缺陷在阿毛身上除掉。然而父親總是暗地裏阻礙着他，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他稍微認真一點，父親就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或者把他叫去囉嗦了許久。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說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

「老虎來啦，好寶寶！不要哭！再哭下去，老虎要來

啦！啊哨！啊哨！蓬蓬蓬！」惠澤公公敲着板壁說，「聽見嗎？老虎來敲門啦！」

「把他膽子嚇小啦！將來沒有一點勇氣！」英華反對他說。

「這又不痛不癢！有什麼要緊！難道讓你打罵好！讓他哭上半年好！……」

於是惠澤公公的話又說着說着，止不住了。每次總要拿英華小時來比。

「你忘記了嗎？你小的時候……」

「好啦！好啦！跟你說不清楚！」

「我一點不糊塗！糊塗的是你！你……」

惠澤公公仍然繼續地說了下去，英華走了，他還是一個說着。

三

自從阿毛進了學校以後，惠澤公公幾乎沒有一天不親自送他去，親自接他回來。有時他到了學校，就在那裏望着走着，或者坐在什麼地方打了一個瞌睡，等阿毛散學一

同回家。他自己承認已經老了，但是一天來回四次一共八里路，毫不覺得遠。英華兩夫妻幾次勸他不要親自去，可以讓家裏的工人去，他怎樣也不答應。家裏還有一個三歲的孫女，他卻祇是捨不得阿毛。

「真是勞碌命，有福不會享！」英華這樣的說他。

「走走快活得多啦！」他回答說。

其實他的確很辛苦。英華好幾次看見他用拳敲着背和腿。有時晚上聽見他在夢中哼着。

「讓阿毛自己睡一牀吧，你也可以舒服一點！」英華提議說。

「一點點大的孩子，怎麼一個人睡！夜裏會搗開被窩受涼，會滾下牀來！他並沒擠着我！」

「可是你也多少擠着他吧？就在你的牀邊開一張鋪不是一樣嗎？」

惠澤公公心裏不願意，他是和阿毛睡慣了的。但一聽見他多少擠着阿毛，卻覺得也有道理，就答應下來了。

然而他還是捨不得，好幾天早上，英華的妻子發現阿毛睡在他的牀上。

「公公抱我過來的！」阿毛告訴母親說。

「他會搗被窩，我不放心！」

晚飯纔吃完，他便帶着阿毛去睡了。

「書還沒有讀熟，讓他遲一點，您老人家先去睡吧。」

「什麼要緊！一點點大的孩子一半遊戲一半讀書就得啦！緊他做什麼！」

英華不答應，一定要他讀熟了再去睡，惠澤公公便坐在旁邊等着。他打着瞌睡，還是要和阿毛一道上牀。

每天早上，天沒有亮，惠澤公公醒來了。他坐在牀上等到天亮。阿毛的母親來催阿毛起來，他總是搖着手，叫她出去。

「孩子太辛苦啦！睡覺也沒睡得夠！學堂裏體操，跳舞，好不勞碌，還要讀書寫字費精神。怎麼不讓他多睡一會呢！」他埋怨英華說。

「那裏會辛苦！睡十個鐘頭儘夠啦！」

「夠了會自己醒來的，用不着叫他。」

有一天，阿毛在學校裏和人家打彈子輸了錢回來向公公討銅板，給英華知道了。他把他的彈子和銅板全收了起

來。「這樣一點大就學賭啦！還了得！」他氣憤地打了他一個耳光。

惠澤公公立刻把阿毛牽到了自己的房裏，自己卻走了出來。

「幾個銅板有什麼要緊！你自己十元二十元要輸啦！我沒有罵你，你倒打起阿毛來罵你有臉！危險的東西你說可以玩，還說什麼可以使筋骨強壯！還不礙事的遊戲倒不准他玩啦！虧你這麼大啦，不會做父親！動不動就打兒子！你捨不得！我捨不得！……」惠澤公公說着，連眼睛也氣得紅了。

「遊戲可以，賭錢不可以！」

「幾個銅板輸贏，有什麼不可以？去了你一樁毫毛嗎？你這樣要緊！一點大的孩子，動不動就吃耳光！痛在他身上，不就痛着你自己嗎？他不是你親生的兒子嗎？……」

「賭慣了會賭大的，怎麼教訓他不得？」

「也看他怎樣賭法！和什麼人賭錢！你們這班上流人還要賭錢啦！今天這裏一桌，明天那裏一桌！他又沒有和

娘姨的兒子賭，又沒有和茶房的兒子賭！都是同學，一樣小，作一點輸贏玩玩罷啦！……祇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哼！虧你這麼大啦！你忘記你小的時候了吧？……

……

「就是小的時候賭慣了錢，到後來祇想賭啦！」

「我害了你嗎？……你現在幾歲啦？兩歲嗎？三歲？」

你不懂事，哼！真是笑話！要不是看你這麼大啦，我今天也得打你一個耳光！你怎麼這樣糊塗！幾個銅板那麼要緊，十元二十元倒不要緊！還說我從小害了你！百把元錢一個月，要是我，早就積下許多錢來啦！祇有你吃過用過！……」

「你那裏懂得我的意思！你又扯開去啦！」

「你意思是說我糊塗啦，老啦！我懂得。……你說不出道理，就拿這些話來譏笑我！……好啦！我不管你們也做得！我本來老啦！糊塗啦！阿毛是你生的，你去管就是！看你把他磨難到什麼樣子！……」

惠澤公公氣着走進了自己的房裏。他躺在牀上，一天沒有出來，飯也不想吃了。他想到這樣，想到那樣。他恨

那個學堂。他覺得現在許多沒道理的事全是學堂弄出來。從前尊孔尊皇帝，讀四書五經，講忠臣孝子，現在都給學堂推翻了。

「過時啦，過時啦！」他喃喃的說，「活着和死了一樣，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看不起啦！……做人真沒趣味，兒子養大啦，便把老子一脚踢開！說什麼你不懂，跟你說不清楚！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倒轉來做他的兒子！老子聽兒子的話！……這還是好的，再過一代，說不定連飯也沒有吃啦！……」

他想着不覺心酸起來。他記起了從前年青時候，正像現在英華這樣年紀，怎樣的勞苦，怎樣的費心血，爲了英華。指望他大了，享點後福，那曉現在這樣的不把他放在眼裏。他怨恨着不早一點閉上眼睛。

四

天氣漸漸冷了下來，惠澤公公漸漸起得遲了。深秋一到，他便像到了隆冬似的怕冷。他現在終於不能再天天送阿毛進學校了。一聽到風聲，他便起了畏怯，常常坐到牀

上被窩裏去。

「到底老啦！」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的心祇繫在阿毛一個人身上。他時刻想念着他。阿毛沒有在他身邊，他好像自己懸掛在半空中一樣，他時時從牀上走了下來，想到阿毛的學校裏去，但又屢次從門口走了回來。他時刻望着鐘，數着時刻。

「十一點啦，好去接啦！早一點去，一放學就接回來，不要讓他在那裏等得心焦！」

「天氣冷啦，給他在學堂裏包一餐中飯吧！」英華提議說。

「那再好沒有啦！看得他跑來跑去！外面風大，到底年紀小！這辦法最好！這辦法最好！給他包一頓中飯吧！這纔像是一個父親！想出來了好法子！」

但是這辦法一實行，他愈加覺得寂寞苦惱了。阿毛清早出門，總到吃晚飯纔回來。下了課，放了學，他要在那裏玩了許久，常常一身的泥灰，有時跌破了膝蓋，頭皮。

「呀！阿呀！怎麼弄得這樣的？快點搽一點藥膏！……」他說着連忙給阿毛搽藥包紮起來。「明天快活一天，

不要到學堂去啦！先生問你，說是公公叫你這樣的。……好寶寶，你在翻跌槓嗎？那根本頭上上去過沒有？這相要不得！好孩子，要斯文的玩。那是紅毛綠眼睛想出來害人的東西，不要聽人家的話。爸爸的話也不對，不要聽他的！……都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說着又埋怨英華起來了。

「你看看他跌得什麼樣子吧！多麼嫩的皮膚，多麼軟的骨頭！經得起這樣的幾交！……」

「不要緊，馬上會好的！」
「不要緊，又是不要緊！破了皮還不要緊！……阿毛

明天不要上學堂啦……」

但是阿毛卻喜歡到學校裏去。他第二天一清早偏拿着書包去了。他喜歡學校裏的運動器具，浪槓，鐵槓，鞦韆，卻要玩。跌了一次又去玩了，跌了一次又去玩了。惠澤公公怎樣的叮囑他，他不聽話。

惠澤公公漸漸覺察到這個，禁不住心酸起來。阿毛從前最聽他的話，最離不開他，卻不料現在對他漸漸疏遠，漸漸冷淡了。從前的阿毛是他的，現在彷彿不是他的了。

從前的阿毛彷彿是他的心，現在那顆心像已跳出了他的胸膛，他覺得自己的懷裏空了的一樣。

「做人好比做夢！都是空的！他說。」

他感覺到無聊，感覺到日子太長，便開始在自己的房子裏唸起經來。他不想再管家裏的事了，他要開始照着英華的話吃現成飯。

「隨你們怎樣吧！我已經是風燭殘年啦，不會活得長久的！……一閉上眼，便什麼也沒有啦！……」

他開始覺得自己身體的衰弱，精力的虛乏起來。

天氣愈加冷下去，他坐在牀上的時候愈加多了。一點寒氣的侵入，在他彷彿是利劍刺着骨髓一樣的難受。這裏也痛。那裏也酸。夜裏在夢中輾轉着，哼着。

「沒有病，沒有病！」他回答着英華夫妻說。

然而他到底病了。他的整副的骨肉的組織彷彿在分離着，分離着，預備要總崩潰的樣子。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他漸漸瘦削起來。

「您老人家病啦！請醫生來看一看吧。」

「好好的，有什麼病！不要多化錢！」

英華開始着急了。他知道父親的確病了。他天天在觀察他的顏色和精神，祇看見他一天不如一天起來。他知道這病沒有希望，但還是請了醫生來。他想到父親過去對他的好處，想到他自己對他的執拗，起了很深的懊悔。他現在開始順從父親起來，決計不再執拗了。但是惠澤公公已經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現在不大問到家裏的事了。

「好的，好的。」英華特地去問他對於什麼事情的意思，他總是這樣的回答。

英華想填補過去的缺陷，惠澤公公卻不再給他機會了。對於阿毛，惠澤公公仍時時想念着，詢問着。但他再不和英華爭執了。他祇想知道關於阿毛的一切，應該怎樣，他不再出主意，也不反對英華的意見了。

「你不會錯的。」他祇這麼一句話，不再像以前似的說個不休。

祇有一天，他看見阿毛穿了一條短短的絨褲，讓雙膝露在外面，便對英華的妻子說：

「阿毛的膝蓋會受冷，最好再給他加上一條長一點的夾褲呢。」

在平時，英華又會說出許多道理來，但這次立刻順從了惠澤公公的話。他給阿毛穿上了夾褲，又帶他到惠澤公公的牀前來，給他看。

惠澤公公點了一點頭。

五

冬天的一個晚間，雪落得很大。大地上潔白而且靜寂。

惠澤公公忽然在牀上搖起手來。英華知道是在叫他，立刻走了過去。

「我看見你的祖父來啦！……我今晚上要走啦！」他低聲的說。

英華的心像被刀刺着一樣，伏在牀沿哭了起來。他知

道父親真的要走了。從他的顏色，聲音裏，都可以看出來。他的面色是枯黃中帶着一點蒼白，發着滯呆的光。他的頰面上的肉和眼睛全陷下了，祇有前額和頰骨高突着，眼睛上已經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皮。他的聲音和緩而且艱澀。

「不要哭！……我享過福啦！……」

「您老人家有什麼話叮囑嗎？父親！」

惠澤公公停了一會，像想了一想，說：

「把我葬在……你祖父墳邊……和你母親一起……」

他說着閉了一會眼皮，像非常疲乏的樣子。隨後搖着手，叫阿毛靠近着他，把手放在他的頭上說。「好寶寶，……」

過了年就大了一歲啦……聽爹娘的話……」

他重又疲乏地閉上了眼睛，噙着氣。

過了一會，子孫的呼號的圍繞中，他安靜地走了。

詩選

失業者

說世界是廣闊的吧，
他的噉飯地呢？
說世界是囹圄般的侷促吧，
他卻有茫然於大漠的悲哀啊。
唔，縱一樣的沒有他的「綠洲」，
世界變成大漠他也顧呢；
你去瞧那些勢利的眼吧！
你去嘗近的家歸不得味吧！

李心若

世界不過是一自由的監獄啊，
可是離去它的勇氣呢？
想到這，
還能忍住自嘲的苦笑嗎？
他卻有茫然於大漠的悲哀啊，
說世界是囹圄般的侷促吧！
他的噉飯地呢？
說世界是廣闊的吧！

病監

我肺結核的暖花房呀。

莪伽

綉紗布爲芙蓉花。

而蘊有醉人的氣息；

死神震翼的逡巡着你，

蜜蜂般嗡嗡的是牧姆的彌撒。

清晨的露珠，

遂充做亡人額上的聖水。

鐵柵爲喬木的林子般叢簇，

鐵柵是我們和人世的界線。

人將說：「我們都是擁抱着。

我們的痛苦的基督。」

我們伸着兩片紅脣，

吮吻我們心中流出的膿血。

臉上浮起 Pompei 的雲朵了；

於是牧姆把寒熱表。

插進了我的火山口。

黑貓無聲的溜過時，

人們忙於收斂死者的臥塌了。

我肺結核的暖花房呀；

那裏，在105。的溫度上，

從紫丁香般的肺葉，

我吐出了醜悽的紅花。

雨色的風

莊啓東

雨色的風，

吹得我像一盞街頭的孤燈。

孤燈，長夜不眠！

孤燈，也長夜不明！

天，我期待得倦怠了；

今夜是雨色的風之夜！
明日又是雨色的風之日！
不久，將是不盡的雨色的風之年！

夜

慘白色的一天又搖過來了！
孤零人的夜也有安慰嗎？
默然坐到燈頭似燈光下，
燈光挑起我一件件酸心往事，
蒼白的回憶，掛起眼淚哪！

像箭樣鋒利流過窗口的，
是鄰家女孩的歌聲。
下弦月偷偷溜進來了，
慘白光的朦朧裏我傻坐着，
晴夜，有幽甜的心境去消受嗎？

月光何時溜走的呢？

沈聖時

是靜寂的午夜了。
爲明天生活我開始夜課，
聽屋外起了柳，
終於放下這雙疲倦的手，

破絮被來溫暖我的殘夢了，
手掌撫住胸口還活躍的心，
再作什麼傻想嗎？
祇虔誠的一個渴望，
第二天有好的陽光。

除夕

蕭敏頌

人，臉上浮着笑，
走出門，用着輕快的步伐，
口裏哼着無名歌，
計算着下一刻的約會。

關起一屋子的沉寂，

伴着我，有異樣的空氣。

時計的低微的響聲，

一分一秒送着舊年的殘夜。

樹杪頭掛着的清月，

像是嘲笑，像是憐惜，

默默地俯視着

浴在銀光裏的大地。

望着牆上的最後一張日曆，

怎禁得一陣心跳，

寸寸的青春，

頁頁的撕碎了！

荒園

祇剩了一片荒煙和蕪草，

青春的遺骸已憔悴蒼老，

呼吸着世紀陳腐的氣味。

顧雪莪

落葉背上馱來了秋的憂鬱，

幾株衰柳默默地惆悵着已往，

清麗的笑在記憶裏消失了。

—

過去的榮華變成了荒落，

華麗的亭榭，玲瓏的假石，……

如今都沉澱在蔓草和蒼苔間了。

淒涼地又好像一個年老的病人，

身體已經乾枯，面色已經黃瘦，

在秋風中吐着低微的喘息。

PIERROT

(下)

穆時英

——寄呈望舒

四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痛楚地揪着自己的頭髮，肘靠到膝蓋上面，身子往前撲着，潘鶴齡先生坐在黑暗裏，解不出方程式似地想把他的腦神經一條條地抽出來。

一坐到地上，他就明白人是有兩條腿，有嘴，有眼，有耳朵鼻子的動物。到十六歲，他明白人生，就是吃飯，睡覺，娶老婆，生兒子，或是做些不朽的事業，因此便把自己獻給了Naso。到二十歲，他讀了許多書，他知道超人哲學，悲觀主義，佛法，唯物史觀，中庸之道，他知道政治是政治，蚊子是蚊子，什麼是什麼。可是，今天他忽

然什麼也不明白起來，他不明白人是什麼，人生是什麼，蚊子是什麼。

(批評家和作者的語是靠不住的；可是讀者呢？讀者就是靠得住的嗎？讀者比批評家和作者還靠不住啊。他們稱頌着我的作品的最壞的部分，模倣着我的最拙劣的地方，而把一切好處全忽略了過去。他們盲目地太息着「你的作品感動我了。讀第一遍，他們叫我流淚，第二遍，他們叫我太息；第三遍，他們叫我沉思。」可是同一而他們吧，究竟什麼東西叫他們流淚，叫他們太息，叫他們沉思呢？他們會說：「你書裏那個可憐的舞女的命運」。或者說：「你書裏那些優美的感傷的句子」——甚至有人會說：「爲了你的名字」，那麼莫名其妙的話。也許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幾世紀，會有人真的懂得什麼是什麼呢？可是我們所理解的浮士德，神曲，希臘的悲劇，Hobbes，也和前幾代的人所理解的一樣不成？也和那些原作者要我們理解的一樣不成？文、作品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嗎？人是可以被人理解的

的嗎？我們所看到的理解只是一種以各人自己的度量來稱量別人的思想以後所得到的批評。那是爲什麼？那是理解嗎？人們爲什麼有權利拿自己的度量衡來稱量別人的思想？可是我又有什麼權利叫人拿各人自己的度量衡來稱量我的思想？有什麼權利可以要求人家理解我的思想？人是可以自由地要求這個，要求那個的嗎？自由這東西真的是有的嗎？爲什麼我不能自由地做一件事，自由地來我的私生活？許多小軼把我的私生活罷了出來，憑把他們的道德律來責備我，他們只知道責備我的行爲，而不能理解我的內心，而且是用他們的道德律。而且是那麼地誇大了的啊！他們有什麼權利那麼地做呢？誰允許他們那麼地做呢？我又有什麼權利不准他們那麼做呢？我順從了他們的道德律，順從了他們的習慣抽一枝煙，抽得比他們更是他們的，他們就誇贊我偉大，就崇拜我，讚美我。只要違反他們的道德律，違反了他們的習慣，就是一瞷眼也會受到他們的譴罵，他們的攻擊，非要把我放在腳下踐得枯葉那麼扁不成。那又是爲什麼？我順從他們的習慣抽煙，他們讚美我，並不是讚美我抽得好，而是讚美我順從他們的習慣。他們要求我順從他們，甚至於驅迫我；他們給我一個圈子，叫我站在圈子裏邊，永遠不讓跑出來，一跑出來就罵我是社會的叛徒，就拒絕我的生存。我爲什麼要站在他們的圈子裏邊呢？不站在裏邊又站在哪兒呢！

「站在那兒呢？站在那兒呢？」

抬起腦袋來：在黑兒裏邊，桌上有着黑色的筆，黑色的墨水壺，黑色的書，黑色的石書像，壁上有着黑色的壁

紙，黑色的畫，黑色的氈帽，房間裏有着黑色的林，黑色的花瓶，黑色的櫥，黑色的沙發，鐘的走聲也是黑色的，古龍香水的香味也是黑色的，煙捲上的煙也是黑色的，空氣也是黑色的，窗外還有個黑色的夜空。

(?????????)

全身的毛孔覺到霉天那麼的壓迫感，把壓移了一移，透不過氣來似地再接下去想：

(站在那兒去呢？那兒都是寂寞的！人在母親的胎裏就是個孤獨的胎兒，生到陌生的社會上來，他會受崇拜，受責備，受放逐，可是始終是孤獨的就是葬在棺材裏邊的遺骨也是孤獨的；就是遺下來的思想，情誼，直到宇宙消滅的時候也還是孤獨的啊！絕對的人和人中間的了解是不可能的，縱然有友誼，有戀——戀也只有相對的了解。人類的心真是宇宙的秘密，宇宙的謎呢。沒有互相瞭解的人，只有本質地互相類似的人……琉璃子！互相類似的人中間有戀……琉璃子！琉璃子啊！沒有琉璃子，我會枯死在這寂寞的，人的沙漠裏吧？琉璃子，琉璃子，盛開在沙漠裏的薔薇的琉璃子，帶着迷離的愁思和戀情的琉璃子，靠在我肩頭的時候有着蔚藍的心臟的琉璃子……)

他站了起來，往門外走去：

「祇要不寂寞，還是到東京去做一個流浪者吧。」

五

穿着 Pyjama 的琉璃子正卸了綿緞的鞋子預備躺到牀上去，聽見蓬散着頭髮跑了進來的，憔悴的潘鶴齡先生，不由嚇了一跳。

「什麼事呢？」

「琉璃子！」跪到她腳下，抱着她的腿，抬起腦袋來望着她，她眼珠子裏邊有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鬱，而在這寒冷和憂鬱裏邊有一些溫煦，一些樸實的香味。

「什麼事呀？」

琉璃子暗地裏擔憂着：別是他碰到了剛才從她房裏跑出去的，那個音樂師，菲律賓人羅柴立，褐色的羅柴立，所以擺着那麼憔悴的臉，來跪到她腳下，流一些淚，哀怨地說一些責備她負心的話，而和她決絕了，各走各的路。便抱住了他的腦袋，把他的臉貼到自己胸前，柔聲地問着，一面卻偷偷地瞧瞧房裏有沒有羅柴立遺下的東西，一面在心裏：「如果真的他發覺了我的不忠實，預備和我決絕的時候，再在地上躺一回，抱着他的腳，哀求他再饒恕

我一次吧。這懦弱的老實人一定會憐憫我的。」那麼地思付着。

「讓我和你一同到東京去吧，琉璃子！」他覺得在他的臉下有一顆蔚藍的心，沒有偏見的天真的心。

「啊！」太息了一下，爲了放下了心的歡喜，她抱住了他，把花一樣的嘴唇溫柔地吻着他了。

在酒味的嘴唇裏，意外地有了烟味，辛辣的吉士牌的烟味。那烟味電似地刺激着他的記憶，一個印象，一個聯想古怪地浮了上來，直覺地，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地。他看見吹色士風的，那個嘴角老叨着吉士牌的菲律賓人站在他前面；他看見他那氣地歪戴着氈帽走進這屋子來；他看見琉璃子蛇似地纏到他身上；他嗅到熱帶人的體臭——這體臭像是琉璃子身上的。於是他推開了她的臉，站了起來道：

「琉璃子，你是忠實於我的吧？」

「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

「直到今天？」

她也站了起來，柔弱的花枝似地掛到他脖子上面：

「你爲什麼要那麼地問我呢？」

「爲什麼你的嘴裏有着吉士牌的烟味呢？」

她的眼珠子狡滑地溜了一下道：「許是你的錯覺吧？」

「真的嗎？」

「真的。」

「不會騙我吧？」

她微笑着點了點腦袋，又把嘴唇貼了上去。

「如果是騙我，還是把真事說給我聽吧，我可以原諒你的。對於我，欺騙是比不忠實更不能忍受的啊，琉璃子！」

「我不會欺騙你的。」

忽然他覺得在他後邊兒那隻圓桌上面有隻煙盒，便推開了地回過身去，卻見那桌子上真的有一隻半開着的，皮製的煙盒，盛着十多根吉士牌。雖在他心裏拔了顆牙齒似地苦痛着。

（優在我胸前的琉璃子也一樣優在別人的胸前；她對我說：「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也對別人說：「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她在我的肢體的壓力下，也是着優弱的花朵的憂鬱，在別人的肢體的壓力下也是着優弱的花朵的憂鬱；她在我的胸頭，有着溫存的，蔚藍的眼珠子，她的

心臟的顏色的眼珠子，在別人的胸頭，也有着溫存的，蔚藍的眼珠子，她的心臟的顏色的眼珠子；她的遠處的戀情和迷濛的愁思是屬於我的，可是也屬於別人，屬於二個人，三個人，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幾萬個人，不，是屬於每一個生存着的人的。琉璃子，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活力的琉璃子不是我的，而是每一個生存着的人的！）

他憤怒地喊了出來：「琉璃子！」

琉璃子垂倒了胸袋，要流下淚來的樣子。

「他是誰？」

「褐色的羅柴立。」

「無恥地做了菲律賓人的情婦嗎？」

「……」緊緊地抱住了他，眼淚斷了串的珠子似地掉了下來。

「你不愛我嗎？你對我說的話全是假的嗎？你的……」

你的……全是欺騙嗎？」手指噙着她的肩頭，要把她的腦袋搖下來似地搖着。

她祇是悄悄地流着淚。

「你說……你說……你爲什麼不說！」咬着自己的牙。

「我是深深地愛着你的。如果你不能原諒我，那麼你

「打吧，你打死我吧！」可憐地，閉上了眼珠子倒在他懷裏。

「你騙我！你騙我！」

「再不相信，還有什麼法子呢？請剖開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臟拿出來瞧一瞧吧！」

「那麼，他呢？那個菲律賓人，那個忘國奴呢？你愛着也愛着他嗎？」

「你能原諒我嗎？」捧着他的腦袋望着他。

「淫婦！賤價的狗！不要臉的！吻着我也一樣吻着別人！和我一同地睡在這張牀上，說着要銷溶我的心的，溫柔的話，就在這張牀上，你又在別人的耳朵旁邊說着『擁抱我吧』的話！畜生！淫賤的畜生！」

「原諒我啊！原諒我啊！」
他不作聲。

過了一回，他太息了一下，把她放在牀上：

「如果你肯講真話，我為什麼不原諒你呢？現代人的血液裏邊，不會有多少原始人的嫉妬的血輪的遺留的。可是，對於我，欺騙是比失節更不可忍耐呵，琉璃子！」

（生靈的命運給我的不過是淺薄的氣息，可是靈魂的失節，琉璃子啊，是會使我變成遊魂的。保持着你給我的記憶中的印象吧！你是應該以我所想像，我所知道，我所認識的琉璃子的姿態生存着！別讓我知道你的靈魂的不潔，和你的靈魂的卑鄙吧！）

「請原諒我吧，那是在一個酒醉的晚上，醉得我彎了腿走路的一個晚上，他送我回來，就做了我的情夫。」

「以後呢？」

「以後因為已經失了節，也就沒法子了，而且他時常送錢給我，——爲着生活呢！」

「那麼你一點不愛他嗎？」

「一點不愛他！」

「一點不愛他！」

（欺騙着他爲了他幾塊錢用。爲了我也送他錢用，他也欺騙着我，直到今天。爲了生活，她賣靈魂的高尚性、靈魂的實質；爲了生活，她欺騙我；爲了生活，她欺騙一個有着誠懇的心靈的男子。在我記憶裏邊潔淨的琉璃子原來是我的錯覺——那麼地卑污的，世俗的人……）

——琉璃子！他絕望地喊。

「你別扔了我！你不能離開我的，我是那麼深深地愛着你啊！」
「嗚謝的聲音。」

「我答應你。」

她把那隻皮製的煙盒恨恨地扔到窗外，把嘴湊到他的嘴上，嘴角透出笑意來，笑意裏邊重又閃着生命的光澤。

「頑皮的！」在她的嘴上他又嘻嘻地笑了起來。

(她靜靜地聽着我的自白，裝作一個我的瞭解者，是爲了生活：她現在那裏聽着我，也是爲了生活。她的遠遠的戀情和遠遠的歡喜和歡喜的心願原來只是一種圖標，爲了生活獲得的方便的圖標。而她是那麼地欺騙了我，在我前面，和在別人前面一樣地搖擺着……)

「爲什麼不替我說 Pyriana 呢？」發膩的聲音。

於是她嘻嘻地笑着，老練地給她脫了 Pyriana，脫了

Corset。

(她深深愛着我，現在那麼說，從前也那麼說，安娜，麗莎，露娜，露娜，露娜，露娜，露娜，露娜，許多人全那麼說過，可是她們真的愛過我嗎？如果沒愛過我，她們爲什麼要說那樣的話呢？爲什麼要欺騙我呢？我有欺騙，人生就不能存在嗎？欺騙！什麼都是欺騙！友誼，戀情，藝術，文明，……一切粗莽的和精細的，顯劣的和深奧的欺騙。每個人欺騙着自己，欺騙着別人……)

在他的臉下有着發光的眼珠子和發光的牙齒，而琉璃的手又倔強地纏住了他的腰支；他輕輕地說：「小淫

婦！」嘻嘻地笑着。

(……還說我瞭解自己，也瞭解別人。這就是文化，就是人類，就是宇宙！每個人都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放在一切前面。我愛琉璃，是爲了我自己，而不是爲了她。她也爲她自己而出賣我對她的忠誠。一個人和我交朋友是爲了他喜歡和我交朋友，而不是爲了我喜歡跟他交朋友。讀者爲了要娛樂他們自己，爲了要在你作品裏邊找出他們自己喜歡，他們自己需要的東西來讀我的書。每個人都根據了自己的見解去分析一件事，去觀察一個人，去批評一個人。一個人所以能同情一個死了父親的孤兒！一個失了戀的人，就因爲他自己也許也會失去父親，失去戀人。爲什麼人類中間充滿了自私？)

「你脊梁上面全是汗，留心着了涼。」琉璃子把錦被

拉到他肩膀上面，枕着他的手臂睡了。

他在閉上了眼皮的琉璃子的林檎色的臉上吻了幾下，

又接下去想：

(要人家不自私，那不是我的自私嗎？那裏才有不自私的，真的人呢？只有母親是不自私的。偉大的母親啊！回家去吧！家園裏該有了新鮮的竹筒了吧。家園裏的陽光是親切的，家園裏的菊花是带着家鄉的泥土味的，家園裏的風也是带着家鄉的味道的。而且家園裏還有着靜止的空氣和沈默的時間啊！)

琉璃子已經睡熟在他身旁。

他輕輕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走下牀來，撫着發熱的腦門，一個病了的老人似地，低着腦袋走了出去，走過一條條黎明的街，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整理了一下箱子，便匆匆地去趕八點四十分的特快通車。

六

病後的潘鶴齡先生，每天五點鐘便起身，往田裏去溜躑躑，也幫着耙幾塊土，坐到樹根下跟老實的莊稼人談了話。在這些貧苦的，祇求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的，穿着襤褸的藍掛的人們中間發見了一顆顆真實的心，真的人類。他們辛苦地耕種着，他們都情願使自己吃苦，而讓他們的父母妻子們幸福；他們的妻子偷了人，他們會野獸似地拿了耙把她砍成五六段，可是自己偷了別人的妻子，也從不抵賴，從不擺出感傷的臉來。是的，人性是在他們裏邊。看吧！

有一天，在離開他家半里地兒的一座村裏的稻草堆燒了起來。許多赤腳的人從四面的田野跑過去，挑着一担担

的水。他沿着河邊的小河走去，走到那邊，祇見好幾間屋子已經燒了火了。一個年青的莊稼人，有着一顆蒙古人的圓腦袋的，急急地跑了來：

「我的媽呢？她病在牀上呵！」

「誰敢進去背他出來呢？」

他不說話，看了看火勢，便想撲進去，卻給他的妻子攔住了：

「撲進去不是一同死在裏邊嗎？」

他推開了她：

「不會的！就是死在一起，我是吃她的奶子吃大了的。」

便撲了進去。跟在他後邊，牽着他的衣襟，她也撲進去了。

在旁邊瞧着的潘鶴齡先生擺了擺手，流下眼淚來。

那晚上，望着帳頂，他失眠了。他想：爲什麼那些過着原始生活的人們有着那麼純厚的感情呢？他們有恨，他們有愛，有同情，一些真的恨，真的愛，真的同情。他們的人性是像酒那麼濃烈的。可是卻過着牛馬似的生活呵！

爲什麼那樣的人倒過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一些狡猾的，偽善的人卻有着一切生活上的奢侈和舒適？在這樣的，具有真的人性的真的人類的社會中間不會有欺騙，有偏見，有隔膜了吧？爲那些人努力也是值得的吧？

忽然，他對於十月革命，神往起來。

家園裏半個月的培養，在他的臉上消失了浸透了黃昏的輕愁的眼珠子，在他嘴上消失了Traumerei，那紫色的調子，疲倦和夢幻的調子，在記憶上消失了遼遠的戀情，遼遠的愁思。在精神和生理上，他變成了健康的人。

所以：——

「生兒子有什麼用呢？每年不寄錢回來，還從家裏拿出去用，害了病倒知道回到家裏來的。」

「當初原希望他好好兒的成家立業，不料他現在連媳婦也不肯好好兒的娶一個。」

「還是把培植他的那些錢，那些心血放在銀行裏邊，到今天倒也可以舒舒服服過下半輩子了。」

「可不是嗎？」

「這應該你做母親的跟他說的，我們全老了，做不動

了，他也該好好兒的拿定心做人了。」

那天晚上聽見他父親和母親的那番對話，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們這社會裏，父親和母親原是把子女當搖錢樹的。」那麼地想了一下，便收拾了行李，堅決地走了。

七

一個穿着做舊的夾袍的，二十七八歲，眼裏暴着許多紅筋的人衝了進來，把張着嘴正睡得香甜的潘鵝齡先生推了幾下道：

「一點多了，還不起來？」

揉着眼皮的潘鵝齡先生聽了他半天，才睜開眼來問：「怎麼了？」

「鬭爭已經發動了，很順利。你也睡夠了，快去吧，

那邊祇有老汪和老孫在那兒。」

潘鵝齡先生掙扎着爬起來，把放在椅子上的棉袍披上了，問：「現在幾點鐘了？」

「一點多了。這次羣衆的鬭爭情緒很高，好好兒的幹下去吧。我三晚沒睡了，讓我在你牀上睡一回吧。」那人

一面脫衣服，一面打着呵欠輪下去：「他們雇了好多流氓預備來打工會，我們糾察隊已經組織起來了，你去想法子把機關護衛，一……」說着已經打起駝來。

潘鶴齡先生抹着眼去到街上，嘻嘻地笑着坐到電車裏邊，想到廣大的羣衆在那兒指揮，想到他是被幾萬有人性的人愛戴着，連脚尖也愉快起來。

（許多許多的工廠張着大口，從煙囪裏吐着氣，肚子裏邊巨大的機器轟動着，每天早上把幾萬個人吞進去……

我說：「把機器關了！」

幾萬個人全把機器關了。

我說：「聽出工廠外面來！」

幾萬個人全衝了出來。

於是幾方里裏邊的工廠全死了。

於是有一天，來了許多警察，抓住了他的領子，給他上了鐐銬。他要坦然地跟了他們去。數不清的會跟在他後邊。

「潘鶴齡萬歲！」

他們會那麼地喊着，他們會從他們簡單的心裏邊流出驕來，爲了他，爲了他……

他跳下了電車，走進了一條骯髒的胡同，在第五十四

家掛着孩子的尿布的門口跨了進去。屋子裏擠了很多人，老汪正在那兒忙着寫第二十三隊糾察員名單，還有幾個在寫標語，一個夜校裏的學生也扛了技大筆伸長着手在一張白紙上面畫着蝌蚪那麼的字：

「必然反對妥協路線！」

一個腿裏插了把尖刀的大漢坐在一堆斧子旁邊，自由在地唱泗洲調。老孫正在那兒抽着煙，苦思着「告各界人士書」，瞧見他進來，連忙招呼他過去：

「我們來商量一下吧，我腦子混亂得很。」

他剛坐下去看他的寫了一半的「告各界人士書。」狂的外面亂雜的喊起打來。他抬起腦袋來問：「是什麼事」時，唱泗洲調的那個大漢已經拾了把斧子跳了出去。

「不相干的，多半是他們雇用的突擊隊來搗毀我們的工會吧；我已經佈置下十五個護衛了。」老孫那麼地說了，便和他一同跑到門外去聽。

胡同口那兒有七八十人，全拿了傢伙在亂雜地擠進來，這邊的護衛已經給打翻在地上了。

「不行，我們還是拿了文件往別處避一下吧。」

兩個人剛想跑進來，卻見每一間屋子裏邊全亂雜雜地跑出許多人來，有拎着竹掃帚的小媳婦子，拿着火鉗的老太婆兒，高高地舉着門鬥的年青人。一大堆小孩子也捧了大石頭跑過去，還有個老頭兒拿着煙管，把銅煙斗衝在前面，嗚吁吁地罵：

「揍這夥小子！」

一面兒使和擁進來的人揪打在一起了。

潘鶴齡先生忍着眼淚道：

「羣衆的熱情真是可以感謝的。」

八

第四天晚上十二點鐘。

「開門！」

潘鶴齡先生朦朧地問道：

「誰呀？」

越加搥得急了：「快開門！」

開了門祇見站在門外的是兩個警察，一個便衣的，和那天來拖他起身的，穿着敝舊的夾袍的人。

「是他嗎？」那個便衣的指着他問那人。

他心裏想：「是來抓我的嗎？爲什麼祇兩個警察。完全不像抓個要犯的模樣。」

那人蒼白着臉道：「是他。」

「值價些跟我們走吧。」便衣的毫不在乎地說。

他急急地扣上了鈕子，把兩隻手伸了出來：

「上銬嗎？」

「不用了！」

「他們以爲我是那麼容易捉的人！」微微地感着侮辱；跟着他們走到門外，門外停着輛汽車，街上一個人也沒有。

他冷清地跨上了汽車。

（捉一個人是那麼平常的事嗎？手銬也不上，只有兩個警察，從一個區委？如果白天到工會來捉我，該是多麼詩的場面啊！上了手銬，十二個警察，鎗全上了刺刀，便衣偵探們全穿了鋼馬甲，許多人聽見我跨上汽車，和這無恥的叛逆者一同地，我坐在他對面，我看着他，他慚愧地低下腦袋去……）

他抬起腦袋來，凌然地望着對面的叛逆者，那人也抬起腦袋來，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望着他。

（還慚愧得低下腦袋去嗎？還那麼坦然地望着我嗎？無恥的叛逆

者！你動搖了，你屈服了，你無恥地投降了，你知道嗎？你是不能那麼坦然地處在我對面，望着我的。你應該紅着臉，一個死囚似地在我前面而懺悔的，而且不許高聲地懺悔，應該像一個口吃人一樣，在我前面，瀟瀟地說着懺悔的話！你知道嗎，無恥的叛徒？因為你出賣了組織，出賣了朋友，出賣三萬五千人的權利；因為你辜負了三萬五千人的信任，三萬五千人的熱情。這是一種罪惡，你知道嗎？你還那麼坦然地看着我？我，三萬五千人會爲了我的被捕而從心裏流出眼淚來，出獄的時候，三萬五千人會爲了我的釋放而從心裏流出眼淚來，他們會放着爆竹接我回去；而你，你是會受到他們的唾罵，他們的輕視的！只有羣衆是忠實的！，不會動搖的，他們知道誰是誰，他們會感激，會報答於他們有恩的人，也會攻擊他們的叛徒者。瞧瞧那天突擊隊衝進來時的場面吧！」

汽車停了。他走了下來，跟他們走進一座屋子裏邊。

他聽到皮鞭抽到肉上爽辣的聲音，聽到喊罵的聲音，也聽到一個隱約的，咬住了牙齒的，沉着的哼唧聲。他也咬住了牙齒，想：

「好吧！羣衆會知道我的。」

坦然地走進了他的牢房。

九

半年後，跛了左腿，有了一個光腦袋的潘鶴齡先生走

進了一間一樓一底的屋子，悄悄地蹣跚着脚尖走上了扶梯，在亭子間門口悄沒聲的聽了一回，猛的推開了門，跳了進去嚷道：

「我回來了！」

裏邊坐着的五個人全給嚇得跳了起來，看見是他，全擺着詫異的臉色問道：

「你還活着嗎？」

「當然活着！」

他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靜靜地坐了下去。

（怎麼一點表示也沒有呢？）

「我還是我，不過跛了一隻腳罷咧。」

還是不作聲，靜靜地望着他，望了半天，裏邊的一個說道：「那麼，你投降了，無恥地投降了！」

他差一點跳了起來：

「你們居然這麼懷疑着我嗎？」

「是投降了，也不必抵賴；策略上你的投降於組織是有利的，祇要你現在再回到組織裏來，忠實於組織……」

他跳起來。

「算了！算了！可是畢索會知道的！畢索不會忘記了我的！」

一句話也不說地跑了出來，跳上了電車。

（試一試吧，你們可以懷疑我，畢索不會懷疑我的。畢索知道誰是誰！畢索不會拋棄我的。）

下了電車，他急急地走着，走到從前每天去的那條胡同裏邊，腦袋上面還是掛滿了尿布，牆根那兒還是焦黃的尿跡，牆上還是畫面了烏龜，許多人還是亂雜雜地不知在做些什麼。他向每一個人笑着。

（我回來了，你們知道嗎？我回來了，回到你們這裏來了！）

可是沒一個人理他，沒一個人招呼他，就像不認識他似地。他走到他從前時常去的一個人的家裏，坦然地跑了進去，祇有一個小媳婦子在那兒倒摟着一個孩子給抹尿，見他進去，攥起腦袋來道：

「你找誰？」

「對不起，我走錯了。」頹然地退了出來。

他走着走着，跛着一條腿，和一個光腦袋一同地，茫然地望着天。他想：

「這是什麼呢？這些，那些，全是什麼呢？全是什麼意思呢？」

對面來了榮哲人先生，聽見了他，一把拖住了他：

「你嗎？你在幹什麼？半年沒聽見你，文章也不寫，人也找不到，你究竟在幹什麼？」

他望着他，一個白痴似地，嘻嘻地笑了起來。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完稿。

雪的回憶

穆木天

一

雨雪霏霏，令我懷憶起我的故鄉來。居在上海，每年固然都冒過幾次嚴寒，可是，總覺得像是沒有冬天似的。至少，在江南，冬天是令人不感興會的。

雪地冰天，沒出過山海關的人，總不會嘗過那種風味罷。一片皚白，山上，原野上，樹木上，房屋上，都是雪。你想像一下好啦，在鉛灰色的天空之下，皚白的地面，是如何地一望無邊呀。一望是潔白的，是平滑的。

雪！雪夜！雪所籠罩着的平原，雪在上邊飛飄着的大野，廣漠地，寂靜地，在展開着。在雪中，散佈着稀稀的人家，好像人們是都鼾睡在自己的安樂窩裏。

從冬到春，雪是永遠不化的。下了二層又二層，凍了一層又一層。大地凍成玻璃板，人在上邊可以滑冰。如果往高山獻去，你可以看見滿目都是潔白的鹽，鬆鬆地在那兒蓋着。

一片無邊的是雪的世界。在山上，在原野上，在房屋上，在樹木上，都是蓋着皚白的雪層。是銀的宇宙，是鉛的宇宙。

兒時，我嘆美着這種雪的世界。現在這種雪的世界，又在我的想像中重現出來了。

過去的一幕一幕，蕩漾地，在我的眼前渡了過去。

雨雪霏霏，令我懷憶起我的故鄉來。

二

雪！下了好幾天的雪，居然停住了。

據人說，在先年，雪還要大，狍子都可以跑到人家的院子裏來。又據說，某人張三，當下大雪時，在大門口，親手捉住了兩匹狍子。人們總是講先年，說先年幾個大錢就能買多少豬肉，而在下雪的時候，人們多半是要講先年的雪的故事的。

說這話，是我六歲的時候。也許是七八歲都不定。那時，我是最喜歡聽人家講故事的。特別是坐在熱炕頭上，聽人講古，是非常有味道的。

人們總是講先年，說先年冷得多，可是不知道是什麼道理。現在想起來，怕是人類稀少的原故。我們家裏大概是道光年間移過去的。在那時候，我們是「佔山戶」。那是老祖母時時以為自豪的。你想想，方圓一二十里，祇有一家人家，那該是如何地冷淒呀。現在，人煙是漸漸地稠密了。

東北的冰天雪地中並不如內地人所想像的那樣冷。在雨雪霏霏的時節，人們是一樣地在外面工作。小孩子們是頂好打雪仗的。

這一天，雪花漸漸地停止了。空中是一片鉛灰，地上

是一片銀白。狗在院里臥着，雞在院里聚着。族中的一個哥哥，給我們作工，彎着腰，在院裏，用荅帚掃雪，掃到車裏，預備往外推。小院子裏是寂靜靜的。下了好久的雪，居然停住了。

我看着人掃雪，在院子裏，一個人孤獨地留連着。抓了抓雪，膩着，望着院裏的大樹。寂靜的空氣支配着。忽然，角門響了一聲。東北屯的大哥又來了。

我是最歡喜東北屯的大哥的。他說話是玄天玄地的，兩個大眼珠子，咕嚕咕嚕地動着，很是給我以刺激的。他能打單家雀，而且是「打飛」。他所打的那一手好鎗，真不亞於百步穿楊的養由基。真是「百發百中」。他能領我到野外裏跑。尤其是，他用沙鎗打了好些家雀，晚上，可以煎給我們吃。他一進門，聲音就震動了整個的小院落。

在數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街南的田地裏了。是東北屯大哥，在同祖母和母親說了幾句話之後，拿着沙鎗，帶我出去的。他帶我到近處各各大樹的所在，打了好些家雀子，帶了回來。雖然是冒着寒冷，可是，我是非常地興高采烈的。

吃着煎家雀，東北屯大哥，大吹大擂地，給我們講雪的故事：哪裏雪是如何地大，在哪裏他打死了多少兔子，哪裏雪給人家封住了門，在哪裏他打死了多少野雞。雪的故事，是最令我懷起憧憬的。

到了夜間，東北屯大哥走了，後街的伯父又來了。祖母在吃消夜酒。祖母絮絮叨叨地講過來講過去。隨後，她叫後街的伯父說唱了一段「二度梅」。

依稀的月光，從鏡簾縫裏，透射到屋子裏。濛濛的雪，又在下着。靜夜裏，又起了微微的冷風。

三

雪！濛濛的雪，下着。院裏又鋪上了一層綿絮。

我又大了兩歲了。這一年冬天，雪是不怎麼大。地凍了之後，像是祇下着小的雪。

這一個冬天，我們的院子裏，好像比往常熱鬧得多了。我們是住在裏邊的小院裏。外邊是一個大的院子。現在，馬嘶聲，人的往來聲，車聲，唱籌聲，打油的錘聲，在外邊的院子裏交響着。頹廢的破大院，頓時，呈出了新

興的氣象。

父親是忙忙碌碌的，從站上跑到家裏，從家又跑到站上。一車一車的黃豆，每天，被運進來又被運出去。據說父親在站上是做「老客」。

一個先生，是麻臉的，教我讀書。可是，有時，他也去幫父親去打大豆的麻包。

外院裏，是好幾輛車在卸載裝載。馬在無精打彩地，倦怠地站着。身上披着一片一片的雪花。人，往來如梭地，工作着。

我也擠在人堆裏。看着他們怎麼過斗，怎麼過秤，怎麼樣，怎麼抗。

雪霽霏地下着。麻臉先生，劃着蘇州碼子，記着豆包的分量。他的黑馬掛上披着白，像是腫了似的。

雪霽霏地下着。禿尾巴狗在院裏跑着。飛快地。在雪裏輕輕地留下了爪印。

外院的東院是倉子，是馬廄，是油房。人往來地運豆子。鴿子，咕嚕咕嚕地叫着，啄着豆子吃。像是家道興隆似的，各各人都在忙着。

晚上，工作完了，父親同麻臉先生總是談着行情，商量着「作存」好還是「作空」好。

麻臉先生會交易經卦，據說，他的數理哲學是很靈的。父親會算論語卦，有一次算到「長一身有半，」於是「作存」，果然賺了。

我呢，我夜裏總是跑到油房裏去。那裏，是又燒烘，又熱鬧。

馬拉着油轆子，轉着。豆子被壓扁，從轆盤上落到下邊槽子裏。出了一種香的油氣，馬的眼睛是蒙着的，說是不蒙着，牠們就不幹活兒。

同看轆子的人打了招呼，進了去。順着窄路，走到裏邊的房子裏，則又是一個世界了。

油匠們歡天喜地地，笑談着。他們一邊在工作着，一邊在講着淫猥的故事的。

我是歡喜他們的，他們也歡喜我。我上了高高的墊着厚板的炕上，坐着，躺着，看着他們在工作，一隻手操起了大油匠劉金城所愛看的「小八義。」

我看着他們怎樣蒸豆批，怎麼打包，怎麼上榨，怎麼

錘打。那是非常地有趣味的。揚着錘子唧唧地打着，當時，令我想到呼延慶打播。而等待着油傾盆如注地淌下來，隨後，打開洋草的包皮，新鮮的豆餅出了榨，我是感到無限滿足的。有時，我是抓一塊碎豆餅吃的。

卸了油掇，油匠們又是講起張家姑娘長和李家媳婦短來了。他們垂液三尺地講着生殖器，有時，那也令我感到無限的滿足的。

聽夠了，我則看我的「小八義」。我是崇拜猴子阮英的。

很晚的才回到房中睡覺。父親沒有問我。據說第二天要起早上站去，早就睡了。

翌日，早晨，天還是黑洞洞的時候，就聽見車聲咕咚咕咚地從院裏响了出去，起來時，聽說父親已經走了。外邊小雪在下着。

濃濃的雪下着。院裏又鋪上了一層綿絮。

四

厚厚的雪，下了幾場，大地上好像披了喪衣。

隔江望去，遠山，近樹，平原，草舍，江南的農業試驗場，都是蓋着皚白的雪。

一帶的松花江，成了白雪的平原。江上，蓋着「水院子」。時時，在雪裏跑着狗爬犁，飛一般地快。

狗爬犁，馬爬犁，跑過來，跑過去。御者，披着羊皮大衣，縮着脖，在上邊，坐着。

江心裏，時時有人來打水。夏天渡江用的「小威虎」（小船），繫在岸邊上。

夏天的排木沒有了。不知道是哪裏去了。

風吹着，冰冷地。太陽從雪上反映出銀星兒來。人慢慢地工作着。

這是聖誕節前後。我因事回到久別了的故鄉省會，看見了這種美麗的雪景。

有人說，吉林省城是「小江南」，可是那種美麗的雪景，是在大江南人所夢想不到的。

在火車中，遙望着皚白的雪的大野，是如何地令人陶醉呀！在馬車裏，聽着車輪和馬蹄踐軋在雪上的聲音，是如何地令人歡慰呀！

雪！潔白的雪！晶瑩的雪！吱吱作响的雪！我的靈魂好像是要和他融合在一起了。

在這雪後新晴的午後，幾個朋友，同我，站在江濱上，遙望着江南岸。

也許賞雪是對於有閑者的恩物罷。望着，望着，入了神，於是，大家決定了去玩一玩。

於是，從岸上下去，到江面上。

西望了望小白山，北望了望北山，再望了望江南的平原，我們就決定了沿着江流向東方走去。

人多走路是有趣的，特別是走在皎潔綿軟的雪上。

在江北岸，是滿鐵公所與天主堂，雄赳赳地，屹立着，俯瞰着蜿蜒的大江。天主堂的尖塔，突入於蕭瑟暗澹的天空中，傲然在君臨着一切。

田畝上蓋着雪，在江南岸。村外，樹林中，有幾個小孩子，聚在一起，玩着，鬧着。

拉車的拉車，擔柴的擔柴，打水的打水，老百姓在冰雪中，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我們跑着，笑着，玩着。雖然都是快到三十歲的人，

但是，到了大自然裏，卻都像變成小孩子。

遠遠地望去，龍潭山在江東屹立着。繁密的松柏，披上了珍珠衫子。松柏的葉子，顯得異常青翠。

玩着，鬧着，打着雪仗，我們，在江心裏，不知不覺地，快要到在舊日的火藥廠的遺址了。望着岸上的廢墟，心裏，不由地，落下憑弔的淚來。

順着磚瓦堆積的小路，攀了上去，我們幾個人，在積雪中，徘徊着。廢墟還是在無力地支持着。那裏，已成了野兔城狐的住所了。

我們呼喊，從廢墟裏，震動出來了回聲，同我們相唱和着。回聲止處，山川顯得越法地寂寥。我呢，不覺要茫然淚下了。

我呆對着殘垣上的積雪，沉默着。心中感着無限的哀愁。

江北岸，軍械場的煙囪，無力地吐着煙。似在唏噓，似在飄刺，似在憑弔，似在驕傲。一縷一縷的煙，飄渺地，消散在天空裏。也許那是運命的象徵罷！
大地是越法地廣大了。雪的喪衣，無邊無際地，披在

大地的上面。

五

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這一座古城，像是包圍在雪的沉默中了。

這是我離開吉林城的那個冬季。因為當時感到那也許是一個永別，所以，那一年的雪，在我以為，是最值得懷戀的。

從臥室聽着外邊往來的車，咯吱咯吱地，壓踏在雪上，是如何令人愁惱呀！在黎明，在暗夜，我，不眠地，傾聽着風雪交加中的响動，是如何地孤獨寂寥呀！

我曾在雪後步過那座古城的街上，可是滿目淒涼，市面蕭條得很。我也曾在晴日踏着雪，訪過那些城外的村落，可是，田夫野老都是說一年比一年困苦了。多看社會，是越多會感到淒涼的。

在北山上建了白白的水塔。在松花江上架上了鋼鐵的江橋。可是，北山麓上，仍然是小的草房在雜沓着，在江橋邊上，依然是山東哥們在賣花生米。農村社會沒落了。

好些商店，也是一個挨着一個地關上了門。

夜間，不寢時，聽着外邊的聲籟，我總是返來復去地，想着。吉敦，吉海接軌的問題，農村破產的情狀，南滿鐵路陸續地在開會議的消息，是不絕地在我腦子裏縈迴着。

有時，驢燈獨坐，望着街道上的燈光照在白雪上，顏色慘白的，四外，死一般地，寂靜着，感到是會有「死」要降到這座古城上邊似的。

在被雪所包圍着的沉默中，無爲地，生活着，心中是極度地空虛的。有時，如雪落在城上似地，淚是落在我的心上了。

雖然，過着蟄居者的生活，但是，廣大的自然美也是時時引誘着我，而且強烈地引誘着。

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沉默的古城，是又越法地顯得空曠了。

雪停了，又是一個廣大無邊的白色的宇宙。

我們，三四個人，在圍爐雜談之後，決定了到江南野外里跑一跑。

走到江邊，下去，四外眺望一下，江山如舊。野曠天低，四外的羣山，顯得越法地小了。小白山顯得越法地玲瓏可愛。

南望去，遠山一帶，靜靜地伏在積雪之中。村落，人家，田疇，樹木，若互不相識地，遙遙地，相對着。

在一切的處所，都像死的一般地，山川，草木，人畜，在相對無言。沈默的古城，好像到了死的前夜。

我們，三四個人，到了雪色天光之下，羣山擁抱的大野裏了。

天低着。四外，是空廓，寂寥。

白色，鉛色的線與面，構成了整個的水墨畫一般的宇宙。

趕柴軍的，走着。拾糞的孩子，走着。農夫們，時時，在過路。但都是漠不相關的。

我們，三四個人，在田間的道上，巡回地，走着。有時，脚步聲引出來幾聲狗吠。但，我們走開，狗吠也隨着止住了。

對於神的敬禮，好像也沒有以先那樣虔誠了。小土地

廟已傾圮不堪了。

有時，樹上露着青綠的冬青。烏雀相聚着，聒叫着。

待我們走近，立住，鳥兒，就一下子，全飛了起來。

江橋如長蛇似地跨在江上。像我們的血一天一天地被牠吸去。

江北岸的滿鐵公所，好像越發高傲地在俯瞰松花江。

牠那種姿態，令人感到，是戰勝者在示威。

天主堂的鐘聲哀婉地震响着。是招人赴晚禱呢？還是古城將死的吊鐘呢？聲音，是淒愴而輕脆的。

我們，三四個人，在田野中，走着。暮色漸漸地走近來。我們，被蒼茫的夜窳籠罩住了。

在蒼茫的夜色裏，我是越法地感到悽涼了。那種悽涼的暮色在我腦子裏深深地印上了最後的雪的印象。

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包在雪中的古城，吐出來死的唏噓了。

六

雨雪霏霏，令我憶起我的故鄉來。現在，故鄉里，

還是依然地下着大雪罷。可是，我呢，則是漂零到大江南，也許會永遠沒有回到故鄉的希望了罷。

和我同樣地流離到各處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可是，他們同我同樣，也怕會永久看不見的故鄉的美麗的雪景了罷。

在故鄉呢，大概山川還是依然存在罷！永遠沒有家中的消息，親友故舊是不是還存着呢，那也是不得而知了。特別地，對着雪景，我懷憶起來白髮蒼蒼的老祖母的面影來。

有人從東北來，告訴我東北的農村的荒廢。在那廣大的原野裏，真是「千村萬落生荆杞，禾生隴畝無東西」了！

據說：有時土匪綁票子祇綁十枝煙卷兒，在到處，人們都是過着變態的生活。

在故鄉的大野裏，在白雪的圍抱中，我看見了到處是死亡，到處都是飢餓。

在白雪上，洒着鮮紅的血，是義勇軍的，是老百姓的。

據說，故鄉的情形完全變樣了。現在呈出了令人想像不到地變態的景象來了。

是死亡，是飢餓，是帝國的踐踏，是義勇軍的抵抗，是在白雪上流着猩紅的血。在雪的大野中，是另一個世界了。

我想像不出了。我祇是茫然地想像着那種猩紅的血，灑在潔白的雪上，在山上，在平原上，在河濱上，灑在一切的上邊。

雨雪霏霏，令我回憶起我的故鄉來。

春光 創刊號出版

本刊由上海交通路春光書店發行，定價每期三角，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要目

論文

論朱湘

三個美國人（弗理契著）

漁村小景

鐵路照會

六月的吉林

驛子

民間針灸法

擠兌

皮背心

失去自由的人羣（連載小說）

在煙火旁（萊奧諾夫著）

陳君治

蘇武

杜衡

何家槐

李輝英

丘東平

胡明樹

宋之的

冰心

征農

陳君涵

劇

官督就職

老少無欺

監房的夜（外二首）

春天（外二首）

新性情詩選錄（但丁著）

父親

魏金枝

張天翼

艾青

金曼輝

王獨清

魯彥

文散與詩

外有雜文多種，畫報八幅，不備載。

科夫雅金手記

陳君涵譯

蘇聯里昂諾夫著

我們這裏是一座大草原的市鎮——一座寂靜，無聲息，不相干的市鎮。北邊綿亘下去是草原，東邊是韃靼人的森林。至於南邊——連我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了。大概，我們的周圍有很多的空地。在別的責罵之外，他們還說我們周年到頭喜歡喝酒。這是不錯。我們是喝酒的。不過憑良心說這是應該被准許的，在荒原裏不喝酒是不容易哩，雖然喝酒是人的一個過失。我們還有天空，在我們的頭頂上是圓形的一碧無際的天空，在春天像這樣的一碧無際而且深不可測會使我們的雙膝打顫。可是這天空也是空無所有。在天空中，誰都知道，沒有樺樹林生長，即雖在夏天連一朵雲也很難看見。但是我們並不埋怨。我們甚至倒已弄慣而且喜歡這樣了。因此，熱，這裏是兇猛的，從清早

到夜晚你看它是何等的灼熱罷！許多的人都被逼得躲在浴盆裏，祇要他有一隻浴盆。當熱達於極度的時候，不僅狗子，就連鷄子都瘋狂了，人們洗澡自然先把頭浸在水裏，管它水是淺的。

另一面在果古萊夫還有許多的綠蔭，尤其是在苦味街上。你可不必關心街名是苦味罷；它不過是從一頭到那頭的一座花園而已。在四月野櫻桃盛開的時候你簡直不能到街上去散步聞香——了不得！多麼的強烈，幾乎叫人作嘔了！不過那蒼翠之色不僅怡悅眼簾；就是死神自己的脅迫也因爲蒼翠而退返三舍。在我的對面，一所綠屋之上懸着一面招牌「J·斐忒希金各種棺木鋪」，但是那菩提樹所遮的綠蔭對於我是極有意義的景緻。那綠蔭可以防禦火熱

之驚天，這樣就看出它重要的功用了。的確，我們從未有過一次地震，不過，依我看來，大旱中的草原的炎熱比地震來更外厲害。哦，那些炎熱啊，它們把果古萊夫的各方面都咬毀了。會記得有一天，我們的鎮市裏有一百十五家的庭院連着周圍的房屋都被燒坍了，我們每年都有一次的火警。但是果古萊夫仍是穩固的立着。拿它作一鳥瞰，看來是很不壞哩。

可是我們草木園的全部都被最愉快的居戶住起了：歐掠鳥，麻雀，燕子，這些都是我們的鳥兒，烏鴉和白嘴鴉，我也許都不拿牠們算作鳥兒的。牠們同風箏一樣。不過我愛麻雀是因為牠們的快樂。我們的麻雀是很馴良，牠們都把卵孵在鷄窠裏。我還敬重燕子因為牠是有益的；牠能吃蒼蠅。因為熱的原故，我們有無限的蒼蠅；成大羣的蒼蠅，是夠把你的頭腦噓得天昏地暗。啊，祇要所有的燕子把所有的蒼蠅吃了就好了！

夜鶯們也到我們這裏來。夜鶯在各方面都使我開心。牠不吃什麼，可是唱得真可愛。況且在這些地方牠算是一個大傢伙。狩獵人說牠有時秤秤有兩磅重。不過我是不相

信。狩獵人天生是說謊者。夜鶯在附近隨處都有。三年前有一隻夜鶯整個的夏天登在第康·庫里科夫的花園裏。幾乎全鎮的人都跑去聽牠唱歌，尤其是年輕未婚的人。但是沿路他們總要從樹上——特別是櫻桃樹——把含蕾的花兒折下來，並且毫不顧羞恥的把它們插在鈕扣上，就這樣在街上閒逛。因此第康不得不秘密地尋出窩巢來而將它搗毀（不過我想他僅是對漂亮姑娘們懷着惡意而這樣做）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想頭呢？青年小夥子之所以來聽夜鶯，因為在我們這裏，譬如，一種戲院都沒有。在一九〇四年來這一個過路的馬戲班，但它裏面所有的祇是馬，當然是受過訓練的馬啦，一點的道理都沒有。還有一個魔術家，叫做李翁諾里，他是來過了，為的是迷失了路途。但是他所演的祇是吃火噴烟，以及綠帽變糕之類，在技術方面一文不值。可是我們仍是極高興他；他有一副漂亮的儀容——一個高身材的人穿着漆皮靴，在他的燕尾服上還掛着勳章。

這位魔術家同華羅夫挾上朋友了，後來他完全擺脫了馬戲的表演，他便留在果古萊夫改行做補鍋匠了。他甚至

至想結婚，但是結果沒有弄到；並且聽說他竟全然不是李翁諾里而是魯克錫馬基契捷涅科夫，因此我們大家都非常地高興，知裏他是屬於耶穌正教而不是路德教派的信徒。

茲福雷金，我的地主，曾經有一回毅然地想利用他，常要去看他，放一個盧布在板櫥上說：「替我要一齣綠帽變糕！」當他想變的時候，茲福雷金便大驚小怪，把前言吞食而要求另一樁事，累價至三四盧布。我們看見這樣便高聲大笑，並且戲謔他說：「他要做完的，科茲瑪·格黎高里契，吃他教你吞食新聞紙罷。」但是茲福雷金沒有理。捷涅科夫以「第二補鍋匠」之名（第一補鍋匠是華西羅夫）住在果古萊夫一直到現在，並且的確養得肥胖了。這是果古萊夫鎮使得過路的演藝者有這樣的影響。

我們有一所市立醫院，是商人米烏科夫所建築，贈給柴姆斯忒福的。果古萊夫還有一所四級的商業學校。三所教會學校。還有一所預備學校，但是因為有一個學生欺騙了一個未出閣的少女，鎮長科皮忒金的女兒而關閉了。這便是我們當中的不幸之事：大家都不禁表示出他們的氣怒

來。

此外還有一所家庭俱樂部存在着。這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的光陰消磨在打彈子上。未婚的人也許來，但不許帶酒。

還有一個救火隊俱樂部，是我們音樂家活動的中心，除音樂之外我們還有稟友，並且，最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跳舞會……

x x x x x

我是生於一個連續不幸的環境裏。一八六〇年四月十日發生了事變。我們隔壁鄰居家失火，我的母親在身體不可靠的狀態中受了驚嚇而生了我。所以我的身材很短小面貌又不揚，事實是因為沒有足月便誕生的原故。

因為我是個頭生子，我的父母有了無限的快樂。有許多多的客人來參加我的洗禮，雖然我們家的用度不足，一個盛大的宴會還是得準備了起來。那天我可以說準用去了十五個半盧布，餽送人家的茶食還不在內。我的先叔葉費姆牽了一頭活羊來，伊格那謝米尼奇特類拔萃的送來一塊三十磅重的糕餅，為大家傳頌不已。至於我自己，我可

有些不大記得清楚了，雖然是一樁過去有趣的事實。我不會描寫那次的盛宴，不過那是很熱鬧的。說起教母，是我的叔祖母蒲寧娜，一位宗教信仰極深的女人；致於教父呢，是伊凡·伯拉敦涅奇，一個三十五歲的人。

我們那時居住在郵政局街。我的父親彼得·英諾堪諦奇是一個性情脆弱的人，開了一爿小百貨商店。在雜貨之外，你隨時可以買鈕扣和裝車輪的鐵邊，還有肥皂和鏈鎖。可是有一個本方的人叫做巴梭夫的，也開下一班同我們拉市的店來，他是一個壞蛋，我的父親便十分地納悶。他的事業因以失敗，同時他的健康也毀了。他變做無節度的痛飲，在一八六八年的四月三十日未盡天年而早逝了。他還沒有上四十三歲。當他在臨終的時候，我的父親說：「安德雷，尊敬……」我應該尊敬誰呢？他可沒有說明白，因為他是死了。那時櫻花盛開，香氣馥郁，死得很舒服的。

我那時是十八歲用功讀書了，孜孜不懈，因為我深知學以致用的。在這一點上，我被當地的製造家茲福雷金所賞識了。他預定做我的恩主，實際上做我第二個老子。他

是商人階級幾乎是果古萊夫頂重要的人物。當地四分之一的地區都是他的財產，那實際給他賺大利的工廠還除外。他拿我當個學徒，結我的母親一盧布一月。這對她是一個幫助。光陰荏苒我就成爲他商業上的親信。我的成功是歸於我的老誠持重，無論做什麼事我都緘默無言，爲的是怕傷人家的感情。傷害別人的感情是天賦與的殘忍，我這樣想。我又不願獲得非己之財，即雖可以守着秘密。我在襁褓時代就有這樣的特性了。

並且，差不多在搖籃時代就開始學習音樂了。我的父親有一隻斷掉兩根弦的豎琴。我是非常地想學彈弄，但是商業和我脆弱的體質常常不使我做這勞役。甚至現在，我還時常彈彈跳舞曲或是一支令人傷感的小調。小調我是能自彈自唱的，雖然我的聲音是有些特別，你們得常試試看呢。

我同科茲瑪·格黎高里契在一道經過了四十九年。祇少一年便是我的五十年服務紀念了。人倒霉的時候，命運也常乖逆。我的二十五年紀念也沒有慶祝。科茲瑪·格黎高里契出外經商去了，後來他爲他自己的銀婚式卻慶祝了

一番。那是一次的盛宴啊！單是埃及名都的旗那萊統用盡！古羅夫店中的存貨整個的買光。果古萊夫轟動了三天，可是我們這裏倒是平平安安。我呢，在陰蔭處管理着店鋪。

在這幾天我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名叫擊特霞蘇羅波華的姑娘了。她是一位極其漂亮而有美髮的良戶人家的女子。她有很美妙的歌喉，她在華西羅夫的家唱詩班中歌唱，在那裏我以教會庶務的資格同她結婚了。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直至忽然地有一個從巴爾諾耳來的經理費格萊夫叫擊特霞變了心，離開了果古萊夫，把她帶到他自己的家裏去了，這事的結局是悲慘的。我甚至幾乎不能把這事的源原本本寫下來，因為眼淚模糊了我的眼睛了。啊，擊特霞呀，當時我經過的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呀！整整三天我沒有吃一點東西。從此以後我便決心不結婚了。還管什麼同鬼在一塊往來呢。因此，我從來就不曾有過什麼家庭的生

活……

突如其來的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是何等的一個時

候啊！就是這樣的使我痛苦。彷彿一個平靜的池塘投進了一塊石子。魚都分散各尋安身之所去了，而那擴大的圓紋好久好久都不會停止。

果古萊夫是什麼呀？無疑的正是另外的一種池塘。我們都是魚！談什麼恥辱或是批評，嗚，不過拿正確的比喻來說罷，我說我的恩主是一條梭魚，因為他有長的身軀而喜愛深淵。克里西契是一條鱧魚，是從他的裝飾而判定的。米克海·伊凡涅奇是一條光滑的鱈魚；他講話伶俐而且光圓得如同一個蛋。諸如此類。至於我罷，我是一個小鯉魚。小鯉魚祇是爲着油煎而生存的。萬一不幸的話我們都會被捉起而放在一隻桶裏去……

……在那時候戰爭起來了。我們非常地知道有一個戰爭。科茲瑪·格黎高里契擔任了戰事公債，因爲要國家作事，恐怕也捨此莫屬了。並且他們還在我們中間招募新兵。畢亭在沙米金家款待他們吃喝，看見他們在外面奏樂，每人都領得一盞燈，一磅蠟燭，一個盧布。我立在一旁，鐵血直湧上我的心頭。我要爬上牧羊山去向着全世界叫喊：「朋友們，切莫屠殺年輕的人！已往大地上不會

有過流血！不要在無知無識的活下去罷！」但是牧羊山上的一聲呼喊，不會達到全世界的，我在極悲痛中啞寂無言了。可是戰爭依然地進展下去。所傳給我們的消息是渺乎其微，而我們好像生怕聽到消息似的。萬一他們不幸呢？那末，我將怎麼辦呢，我，科夫雅金？哭泣？咬牙，搖尾把！啊！不過，我是沒有尾把的。

x x x x x

事情開始有了個預兆了；費杜沙·替孔諾夫娜的又聾又啞的女兒奧加在一九一六年的冬天做了一個夢。她又不能夠把它適當地明明白白說出來，祇是弄手勢，做鬼臉，她顯然地說天空終夜地在嘲弄她，並且另外還有——黑甲蟲。的確我們有夠多的甲蟲哩。不過天空叫我們從何說起呢？當時我就對我的母親說過：像這樣的夢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想出來的話；她需要着一個丈夫了。無論什麼少女都被污穢的幻夢弄得瘦的像個鬼的。這是第一層——第二層便是甲蟲了。科茲瑪·格黎高里契的老婆是一個極其令人難愛的愛清潔的女人。在每個房間裏她都放着一只洗盆架。至於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因污穢而生的甲蟲呢——

決無一個。

噫，在一九一七年的正月我們家裏大捉甲蟲。牠們開始成羣結隊的到我們這裏來了。甚至會有爬到主婦的耳朵裏去！這樣的事並不是在夜晚而是在白天，我加重地說過這樣的事的確是在白天。我看見了我的衣服被甲蟲沾污時我準備把牠們撲滅。即雖用熱鐵燒燙祇是枉然。

噫，之後社會上有大變動了。三月十四日伊泡里突謝改契在傍晚的時候到主人家來蒼白得像奶餅一樣。喝完了「沙爾」一杯茶，他說了一件重大的秘密，並叫把門窗關上說「沙爾完了」。雖然他還沒有全完，但是完也不遠了。爲着所有的這些牽連，當然日耳曼已經很長久地想努力把俄羅斯屠成荒土了。

不過，這是難以相信的事。我決定再等待一會兒功夫。匆忙無益，讓事實來證明——這便是我的信條。

科茲瑪和我一樣地也不肯全然地相信這椿事。他的老婆卻反哭了起來。

這便是我開始相信預兆的所在。你不能否認，終有一天事實會證明給你。

可是五天十天過去了，萬事都沒有更變。連克里西契不肯放鬆職業的人他把名稱累累改過，也沒有不幸的事變。不過大家都變做不聲不響，好像在靜待着什麼事情發生似的，忽然地神父伊凡·劉明那爾斯基被調到盆紫去，他還把他的進陞大吹了一頓。伊凡神父是多麼可憐你，他是一個真正的果古萊夫人。

科茲瑪的舅子在沙瑪拉死了——他也是一個製造人，特別關於線物原料，他的腿上發腫了好多時，我們那時還發生了一個暗殺案的——哥哥殺死兄弟，並不是在酒醉時而是在清醒的時候。社會的不寧又開始了。

這裏還有一樁可笑的事。我們果古萊夫有一個工匠梭蘇涅科夫。他是一個不相干的人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聽說他同他的女主很親密。）他忽然地自白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在他的館上懸掛着一面揭示牌，上面有這樣的文字：「我什麼一切都不承認——亞歷山得·梭蘇涅科夫。」

我到任諾地神父那兒去——「這事怎麼樣！這兒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自認了。」他說這些都想一網打盡地廢除一切事物。其實我很明白：一切都精光了。這人就住在我們家

的街那邊。看起來真是可怕的样子。因此我們的科茲瑪決心想把他趕走。每天晚上他都臨窗開留聲機，並且把「上帝救沙爾」的一片反覆地開了十來遍。梭蘇涅科夫固執得很把窗子關上，甚至拉上窗幃不讓自己聽見。因此他被剝奪了黃昏的涼爽（這兒的黃昏空氣是美不可言並且聞起來有花樣的芳香）然而，無政府主義者的揭示板仍舊懸掛着。後來因為有一隻甲蟲飛到發條裏去而唱得不響了，科茲瑪便給他的門丁一支號筒，叫他對着那人的窗子高喊：「我不承認無政府主義者——科茲瑪·茲福雷金。」就這樣不斷地喊下去。至於我們呢，我們坐在一張小櫬上嘴裏打着口哨。

不久那個工匠便離開了。那女主的丈夫，他一向在外邊五年不通音息的人，忽然地出現。這位無政府主義者在得到充分的榮譽之後，他就走了；我們還請了一桌家常酒席的。

此外，在七月裏有了一樁不法的意外之事。伊鮑里脫·塞爾解契逮捕了兩個有嫌疑的人。他們眼睛裏含着眼淚勸說那班製甘油的工人叫他們把所有的商人勸斃，假如這

事是才分急迫，這些工人也難以拒絕他們，如果他們不被逮捕起來的話，血是一定早已流準了。但是，第二天就來了一個電報說他已把他們釋放了，並且甚至道歉。伊鮑里契在那天晚上到科茲瑪·格黎高里契這裏來吞着眼淚說：「我是失去了我的知覺，有什麼辦法呢。有嫌疑的人——可是我必得要道歉。各事都倒行逆施了；可疑的人反有了權力……」

然後又有些兵士們來作亂了。克里西契，果古萊夫民軍的領袖星夜到他們那兒去，幾乎要求他們不要成排地離開。他們把他驅逐了出去，握著所有的紙牌……

還有許多其他奇怪的現象相繼發生了。卡里科在物價這一點上完全瞎鬧，惡劣的假天鵝絨比真貨還貴。布匹的添備完全停頓。可是儘管我們做多少交易，利益都沒有辦法到我們的腰包裏來。我們於是不得不把一部分的貨物收藏起來以待市面較好的時候。並且許許多多人都都開始（好像不約而同似的）購買麵粉準備圍困時用了。

另外，馬忒斐忒忒維奇現在要產生個首領。於是一個叫卡杜黑涅的（黑而多毛的）當選了。我們不認識他，我們

甚至連都不曉得有這個人，可是忽然地我們又有一個卡杜里涅來了——容納呢還是不理呢？就在這時候科茲瑪（他是更變得易怒了，一句話都不講，祇是自發怒言）稱呼我是一個「逗號」。我並未發怒，也許我真的像一個逗號）不過為什麼要這樣稱呼我呢？總之，一個人決不替自己創造愚蠢，所有的愚蠢都是天生的！……

至於現在，不過纔是開花時節。但等到果實開始落下的時候，我們甚至連聽話的功夫都沒有了……

x x x x x

就這樣讓歲月如流地飛逝去了。忍受着寂寥之苦的我對於生活的隨便什麼事情都不過問。我終天坐在辦公室裏（經濟會議的建設股）用筆在紙上亂塗。問我塗些什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可會真的用一枝筆搜索枯腸寫些有用的事麼？在我的周遭，別人也是在亂塗着，在啞聲低話着，俯着頭不管閒事。有人擲一本小書到角落裏。我去把它拾起，就在那晚坐着把它讀完了。它上面說所有的人類是從猿猴變來的。我讀到最後，把書合上。哦，我覺得多麼的難過啊。我自己又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假如人是猴

子變的，那末，我以為無須作其他的想頭了！有什麼意思呢，我想，一個人可以為着人類身上無毛而驕傲麼？就這樣我做了一個穿夜，好像一個「逗號」一樣。我的腰股疼痛，我的思想奔騰着。我甚至有些怕冷了，他們又有什麼另外的笑話拿我開心，我想，這些是屬於何種的行爲呢？

忽然地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破曉的時候，我完全明白了我的小時全是空虛。我甚至明白一切都是空虛。我是空虛，我的哥哥也是空虛。所寫的一切都是空虛，因為是從猴子變來的原故。蒲公英在田間盛開着，但是空虛已經把它們踐踏了。你是對的，我的不忘的恩主。世上的一切都是空虛，飄浮在生之雲霧裏。不過我祇是不懂何以蒼蒼的青天能夠俯視在這樣的空虛身上，這是好不羞恥啊！我必定已經開始瘋狂了……

這是屬於那一種的事情啊，我不懂。人類的命運在什麼地方啊？忽然地我想起了泰里亞闊夫在我之前他就戰心剋膽地對於猿猴思索過一番了。我跑到他那兒去。他那時正在用銅絲（銅絲一定要更結實得多）補綴着他的外套的衣袋。我衝到他面前去問：「德美瑾·尼卡諾羅維支，我說

假如一切東西都是猿猴變的，你以為怎樣？」他於是回答我：「就是這樣，」他說，「從猿猴變的吧。不過祇有人，他是從狼變來的。」

我簡直被弄得莫明其妙了。我便輕輕地問他，我的聲音在我的喉嚨裏響着：「可是狼，牠又是從那裏來的呢？」答我，德美瑾；誠心地給我一個答案罷，好朋友。」

「狼，」他說，「我想是從蛆或蚤子之類變來的。」
「不過蚤子，蚤子污穢的東西，何處又是它的來源呢？」

「蚤子麼？我想蚤子是潮濕產生的，」德美瑾答着並且開始輕咬着他的手指。

「但是潮濕，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不許不開口，不許不開口，把這個拷問答完了吧！」我精神痛苦地向他叫喊。

「嗯，潮濕，我想是由潮水生出來的。有了潮水，才有潮濕，因此整個的玩意兒開始了。」

聽了這番話我睜大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我還是號哭還是在搏鬥。我離開了泰里亞闊夫飛奔到任諾地那兒去，

「任諾地」，我從門口高喊着「你同我都是從潮水變來的，可會有這樣的事麼？請答這個謎！真理在什麼地方？」

任諾地笑了：「你說潮水麼？那是泰里亞關夫對你講的謊話。萬物的原始是上帝；至於泰里亞關夫，他有一個無經驗的鬼魔附着他呢。」

「啊哈」我想，「這個獨眼的說謊者！」我又跑回到泰里亞關夫那兒。我在鎮上跑來跑去顛厥着咬着我的牙齒。

「你說謊！」我幾乎要到他面前時，我對他高喊着，「你這卑鄙的多嘴多舌的人！我是上帝生的，祇有你才是從潮水出來的呢。」但是德美瑾拿他的一隻好眼睛不住的望着我笑。

「神父已經對你說了謊了，這樣，他纔可以管制你。在我們的現在總歸是這樣的：不論誰祇要最會說謊他就有極大的權力。根本就沒有上帝這回事；你的上帝也是從潮水產出來的。」於是，我才知道這樣的事實，原來任諾地對我講的也是一個神仙之譚。這鬼終於被我碰到，一聲呼喝，我衝到他面前去了。

「神父，」我呼喊着，「沒有上帝這回事！你的上帝也是從潮濕生出來的。你又爲什麼對我講謊呢；任諾地，我一向都引你爲我的知己？」於是任諾地談笑了並且說：

「如果你套着酒瓶頸子朝天空看過去，你甚至連月亮都看不見的話，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吧。」現在我要喊出：「救命啊，殺人放火了，」我的聲音阻塞着喊不出來了。我跳到門外，任諾地在我醒來時高聲大笑。我甚至都記不起我是怎樣離開任諾地的屋子的了。第二天我睡在牀上。初則眩暈，繼則我就發抖，再則就像有木棒在我的頭上敲擊一樣。我躲到被窠裏去了。

是畢賓斯基的妻子救了我的——小婦人中的最好的一個。她可以溫和地過日子並且有百年的陽壽。我要醒來了：勃特琳娜·安德雷夫娜靠在一隻小箱子上坐着。大爐子爆裂着，雪花打在窗子上，我的頭腦裏是空空的。她老是在那兒，我的鴿子窠像一個滿是洞的老鼠籠。現在我更躲下去，在那兒簡直看不見我了。在我昏迷睡夢中，我不斷地看見擎特霞。我想寫詩給她，她常會把詩撒在一旁說：「詩有什麼用處？所有的全是極度的空虛！」

在月底的時候，我起牀了。一切都在我的心中紆迴盤旋着。仍然是一個更大的不幸緊握着我，比我那時脚跑得快。發燒從泰里亞到任諾地家，在鎮上跑來跑去的更厲害的多。啊，人間的大變動比起潘沛依的地震更來得可怕。

於是我總想詢問究竟是什麼一種人他捏造出猿猴這類的話來呢？回答是「一個偉人」。我非常懊懣，那時絲毫也沒有一個大人物到過果古萊夫——更無這種想念。因為這是我的結論，人物愈偉大愈是卑劣不堪。每個大人物都需要流血。可是在我看來一滴人血比任何的偉人都更有價值。哦，當那些人物們不復是——文雅溫和的時候，那末我們棲息在大地之上是會不差哩。恐怕沒有人會嗅出花何故開放的理由。沒有人想去割取鳥的頸喉尋出牠用何部唱歌。你唱歌麼？好的，那麼，唱罷。

關於本文著者，羅曼最近最有名的小說家里昂諾夫的行迹，初看起來是頗為貧乏的，可是，在實際上卻完全相反，倘使我們鑑賞一個作家，是依據他的無論已經實現了的，或是仍留在未期待之中的成就來作標準，這種態度，實是非常的重要。年青的里昂諾夫，到現在為止，他已經完成了好幾個長篇的著作，將近數千頁的小說了。他是

一個天然的小說家；因為在他是不可不成為一個作家的。我們認識里昂諾夫，即雖他有着缺點，還是一個稀有的天才。他，如其他大部分的作家一樣，在他致力寫小說之前就寫了詩歌。他的第一本小說一九二三年出版，從這年起，經過了七年之後，即一九二九年，他又完成幾部小說，其中的人物的懶惰，曾博得了無數讀者的稱許，更有他的兩部巨作鱷鼠和賊，前者採取了俄羅斯三十餘年以來革命終止時期的生活，內容很複雜難。賊則是里昂諾夫最成熟的作品。在這作品裏引起人對於大作家索恩安也夫斯基的回憶，而在鱷鼠則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和高爾基。他，又和俄國所有的其他最有名的作家同樣，在他的最初，是受了別人的影響的。但是里昂諾夫并未受他的影響而束縛。他在各種不同的影響的底下，獨自謀得了發展。本著科夫魯金手記是從去年英國出版的Bonnie編輯短篇小說集中轉譯，從這篇小說，我們對於里昂諾夫的氣質可給予這樣的一個評斷：有一個昂揚不羈的意志鼓勵着他，這就是感情與思想的一個溫和，他渴望着真的堅恆和自己的主張，他并不非難生活，雖然他說生活是壓迫的。里昂諾夫的創作題材多半是描寫那些人類的被摧殘者，寂寞而自以為是的人物，有時是偏僻的，有時是在革命中尋找出路的小地主等的人物。反映着他們在革命期間的活動和苦悶。高爾基在向人談到里昂諾夫，便無限的興奮，承認他是蘇聯青年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個。到今日為止，里昂諾夫膾炙人口的著作有：拜北契諾的損失（一九二三）森林之女王（一九二三）林阿達（一九二四）小人物的末路（一九二四）鱷鼠（一九二六）小說集（一九二五）賊（一九二八）權（一九三〇）

——譯者附誌

一九三三年的歐美文壇

高明

一 英國文壇

a. 一般的情勢

「每年到這個時候，從大西洋那邊，總有人來問我：『今年有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出現沒有？』我在這幾年來，對於這個問題總做着同樣的回來答：『有希望的作家，雖然有一兩個，但是能夠確保將來的，卻一個也沒有。』」：「London Mercury」的

斯塊亞(Sir John Squire)去年也這樣說着。他還說：『這十年來沒有新

的大作家出現，世間像是不滿着，但是這種事情在文學史上卻決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固然誰也不以為偉大的文豪會不絕地輩出，但是接踵出現的時代，卻也並不是沒有的。天才有時候雖然也會和時代無關係地產生，但是發見天才的，卻總是時代意識。新人果真不出來嗎？還是出來了而沒有被發見呢？

倫敦去年春天有一張影片哄動着一時，片名“Cynara”。這影片是十

九世紀來的窮詩人道遜(Ernest Dowson)和一個酒店裏的女人發生窮酸

的戀愛時吟了的“*I have been faithful to thee, Cynara, after my fashion*”的詩的電影化。因為麵包不夠(並不是因為威士忌酒過了度)的緣故夭折了他的天分，過了四十年，「好容易」被大眾發見了。影片的收入據說已經超過了十五萬磅；但是本人的他，卻早就 Literally 地窮死了。不過這種事情，是不論什麼時代都有的。偉大的新人，也許出現着

吧；不過沒有被發見，卻是實在的。

要問新人抬頭的機會比之從前如何，那末，自從「亞賽尼亞姆」停刊以來，在文壇上既成大家的重壓，已是比較稀薄；而且一些出版者，也都竭力搜求着新人。雖然這樣，在一九三三年，值得承認的新人，卻還是沒有出現。

所以一般地說，英國的文壇是非常的沉悶。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去年比前年沉悶得更利害；相當有趣的程度的作品，其實也並不是沒有的。

b. 既成文壇之諸星

既成大家，幾乎沒有什麼活動。

吉卜林寫了法蘭西的回憶 (Souvenirs of France)。這是從五十五年前跟着父親去巴黎博覽會的時候的追憶開始，一直到今日的半世紀的印象的

Kilm 身上來。

契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到了秋天，出版了聖托馬斯·亞魁那斯的研究 (Study of St. Thomas Aquinas)。這是聖芳濟的續篇。神祕的傾向，本來他從初期起就有着的；所以他之沉潛於中世紀的聖者，雖然也像是當然的事，不過同時也是極其出人意外的。

威爾士寫得很起勁。在布拉普的巴爾平頓 (The Bulpington of Blimp) 裏，他描寫了保守的人的一生。在秋天又發表的將來的事情的形態，(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據他在序文裏說，乃是把一九三〇年在日內瓦死了的雷文博士在迷迷糊糊之間看見了的事情的筆記整理了一下東西；據這書裏說，一九三五，三

七，四二年，世界上將流行流行性感冒和虎列拉；四五年，日本將進至細亞大陸，而引起美國的參戰；至於歐洲，從四十年到四十九年，將因大戰亂而為毒瓦斯所包圍；在五十五年，世界人類將因疫病而死去一半；到六十年，法律組織崩潰，人類回到野蠻時代的生活。不過即使到那時候，在那裏也還有着飛機的聯絡：這種地方，可說是威爾士式的。到六十五年，飛行家召集全世界的科學家技術家，統制空與海；在七十八年，開了一個世界會議，組織法西共產主義的統治機關，樹立三十年計劃，絕滅利己心，純化個性，停止獨裁制度，有秩序的世界於是重新出現。至於關於文學者，則有「辛克萊·劉易士將活到一百〇五歲」的預言。

上面是關於既成作家。其次，我們要說一說今日作家。

海格羅次(R. L. Megeon)在他的近著今日的五個小說家詩人(Five

Novelist Poets of To-Day)裏，舉

出羅命斯(D. H. Lawrence)，德·

拉·梅亞(Walter De La Mare)，

西特威爾(Osbert Sitwell)，亞姆斯

特郎(Martin Armstrong)，斯特郎

(C. A. G. Strong)，而把這五個人

認做了今日詩人小說家的代表。這裏

面，已成故人的羅命斯，名聲簡直太

大了；德·拉·梅亞，照理還可以出

風頭一點；至於其餘三人，則位置還

沒有確定。

這中間，亞姆斯特郎在去年發表

了繼母(The Foster Mother)。這本

小說大體的情節是：繼母馬德夫人，

是一個容貌和性情他都極不快活的女

子，她完全不了解兒童的心理，簡直

頑迷得極；不過在痛苦之中撫養義姊

斯威夫特夫人的遺子這一點，在道德

方面卻是令人同感的。繼子是站在最

能博得同情的立場上，但是略有低能

的傾向；所以令人感到即使被虐待也

是不得已的。在作中人物裏像是善人

的，僅有斯威夫特的女僕賈內特；她

感到舊主的恩典，而擔心着遺子的身

世，在這一點上，是忠實的；但是極

端憎惡斯威夫特夫人，在夫人臨終時

也故意延遲招請醫生，而促早了她的

死期，這卻並不善良。

在前代的小說裏，作中人物無論

善惡，都是一目瞭然的。但是到後

來，卻漸漸變得難於判斷了。在亞姆

斯特郎的作品裏，這件事是顯然意識

地被做着的。

休·窩爾坡爾(Hugh Walpole)

正在寫着以亨利士一家為中心的直於

二百年的長篇小說；去年出版的瓦內

沙(Vanessa)，已經快要寫到現代

了。此外他還寫了萬靈節之夜(All

Souls Night)。本來自昔就有那天

晚上鬼出現的傳說的；而萬靈節之夜

便是那鬼的短篇集。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直被看做

着有才能的新進作家的歐弗拉赫底

(Liam O'Flaherty)，此後平均

每年兩冊地濫作着，而令人為他墮於

journalistic 惜；可是去年，卻以殉

道者(Martyrs)的一篇，恢復了文壇

的地位。殉道者取材於愛爾蘭的內

亂；主人公布萊恩·克羅斯比是一個

瘋裏瘋氣的神秘的革命家，雖有做飢

餓罷工的勇氣，卻討厭軍事行動和流血。

在這篇東西裏，是躍動着互相鬥爭的國民性和信念。本來在他的作品裏，是常有着過嫌煩瑣的心理描寫的，但是在這篇東西裏，這個毛病卻減少了。殉道者是一個緊張的，tempo很快的，在淒慘中有着 Humour 的浪漫的作品。

坡威士(Powys)的 'A Glastonbury Romance' 是一本千頁以上的大書，主要人物有四十人以上。這無疑地是去年的收穫之一。

朱伊士在 "Transition" 雜誌上連載了 "Work in Progress"。在嘗試着英語的革命的點上，是被人注目的。有時候把字連在一起，有時候利用句子所有的聯想：看他的意思像是

在表現上開一新境地。他也許是說「新的感覺需要新的字眼」吧？在那裏同時附着新字辭解，因為在那文章裏，不加解釋，是更沒有理解的可能。

c. 雜事二三

倫敦的霍德·恩德·斯塔夫頓和紐約的弗雷德利克·斯托克斯兩出版者，曾共同以兩萬金元的懸賞募集小

說原稿；結果是貝斯女士(Miss Joseph Beith)當選了。她是蘇格蘭人，曾以優等讀畢劍橋大學的英文科，是網球和「拉克羅斯」的選手，而她的當選小說，據說是在肯特做教師的餘暇，用會是一個教師的曾祖父的日記做材料而寫了的。題目是不復來的春天(No Second Spring)。

關於莎士比亞的論爭和著述，一

九三三年是特別熱鬧。可注目的出版書籍有乃特(L. O. Knight)的馬克貝斯夫人生了幾個孩子呢。(How many children had Lady Macbeth?) 斯米斯(Logan Pearsall Smith)的讀莎士比亞(On reading Shakespeare)等。

二 法國文壇

a. 社會的情勢

不論怎麼說，世界上最安定的總是「法郎」，接着「金磅」，「金元」也發生動搖了，但是「法郎」卻安定着。所以法國的國勢比之其他諸國，絕對不是瀕於危殆的。

政局上雖然多少有着變動，並且內閣是比無論那一國都要短命，但是在一般民衆之上，卻是不大有影響

自從急進社會黨首的愛利歐前總理訪問蘇聯，「出」字終於成了德國唯一無二的黨以來，對於法國的威脅雖然增大了，政局上雖然有着變化；卻絕對不會因此馬上反映到今日的法國上來，而引起騷亂的。

在這一點上講，歐洲大戰以來常是「非常時」的法國，可算反而萬事安定了。

因此在文學上，像其他國度那樣和政界的搖動，社會不安，以及經濟困難發生關係的事，也是很少的。因此恐怕將是歐洲最後的「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法國，在文學上是沒有投上充滿於世界的不安的影兒的。

雖說如此，安德雷·紀德的左翼轉向，和甚至包含着杜亞美爾，威爾

德拉克等人的反「納齊斯」(Nazis)文化政策的運動，卻也不是沒有；不過老了的紀德的左翼的關心究竟是什麼的程度的東西，卻還不清楚。以目前而論，他不過對共產黨懷着厚意，替「人道」報做宣傳股而已。

b. 既成文壇之諸星

老大家安利·丟威爾諾亞在一九三三年，以小說在一個女人的背後(A L'Ombre d'une Femme)，獲得了學士院的文學大獎。丟威爾諾亞是非常長久地做了文壇生活的人，本來早就不妨得到這筆獎金的。而去年，作為不斷努力的結果，終於得到了。

在一九三三年活躍的作家極多，在這裏不能枚舉；至於重要的作品有維克多·馬爾格利德(Victor Marguerite)的「Nos Egales」、安德雷·

徐亞雷斯(Andre' Suares)的「Ma-rinho」、弗郎西斯·卡爾哥(Francis Carco)的影(L'Ombre)、羅傑·馬爾當·丟·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的古舊的法蘭西(La Vieille France)高萊特夫人(Mme Colette)的雌貓(La Chatte)、喬治·杜亞美爾(Georges Duhamel)的勒·亞武爾的公證人等小說，弗郎索亞·波爾歌(Francis Porché)原來的樣子的威爾倫(Verlaine telqu'il fut)等傳記，以及弗郎索亞·莫利亞克(Francis Mauriac)的小說家與作中人物(Le Romanier et ses personnages)等評論。而因狄斯雷利，拜倫，雪萊等而被認為傳記作家的安德雷·莫羅亞(Andre' Maurois)，據說也正在寫着屠格涅夫的傳記。

此外，最近法國文壇成着一種流行尼采研究，也被許多人做着，並且產生了德倫 (Delain) 的尼采和紀德 (Nietzsche et Gide) 那樣的好書。

○ 主要作家的諸作品

高萊特夫人的謎 (Madame)

現代法國文壇所有的最大的女作家高萊特夫人，到一九三三年，終於進至圓熟之境，而寫了小說雌貓。這小說並沒有從高萊特夫人的從來的境地踏出一步，而是把歇利 (即戴望舒所譯的紫戀) 犬貓對話等佳作所有的非女人不辦的微妙心理描寫和透徹的觀察更深一層的東西。

高萊特夫人之對動物抱着深的愛情，知識，和理解，是誰也知道的；比方說在這本小說裏出現的雌貓，簡直完全成着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而不

僅僅是一個附屬品）。

最近在無論那個國度，女作家都很不振；獨有高萊特夫人老當益壯地揮着健筆，確實可算是一個偉觀了。也許是爲的報答她這個努力吧，一九三三年法國政府把高萊特夫人叙爲「勒炯·德·奴爾」勳章的三等，或者是一件值得注目的事。

比耶爾·布諾亞的「Port-de-France」

被選爲法國文學者的最高名譽的學士院會員的大衆作家比耶爾·布諾亞 (Pierre Benoit)，有着開尼克斯馬爾克，亞特郎替德等小說，是一個非常的多產作家，但是在中國，卻不大被知道。

因爲他本來是一個大衆作家，所以題材也很自由；比方說深夜的太陽，是寫着張作霖在世時代的滿洲。

至於近作佇爾·德·法蘭西，則以馬爾替尼克島爲背景。

保爾·莫杭的倫敦 (London)

寫了紐約，寫了活的佛陀，寫了一九〇〇年，與其作爲小說家，不如以文明批評的隨筆而一直被認識着的保爾·莫杭 (Paul Morand)，這一次寫了倫敦。這是照所看到的樣子叙述從大戰前到大戰後的倫敦的東西。筆致已經沒有夜開，夜閉那樣的絢爛多粉，而變得艱澀得多了。

安德雷·徐亞雷的馬爾西歐 (Marsilio)

法國文學家的最近傾向之一，是過於在異國找尋題材了。這個第一層緣故是因爲從來不喜歡旅行的法國人，近來他比較地喜歡旅行了；第二層緣故是因爲文學家到海外旅行了的，常有着矜持的氣味。

批評家安德雷·徐亞雷斯這一點是極賢明的，於是把海港馬賽寫出了。這便是馬爾西歐。據一些人的批評，這本東西，朗快地寫出了南法的明亮的太陽和哄笑的城市的全貌，是遠駕於保爾·莫杭的倫敦之上。

威克多·馬爾格利特的“Nos Egales”

以娼婦，拉·加爾宋等作而被熟悉的威克多·馬爾格利特，是一位有^不的創作力旺盛的健筆家，而老來，更壯健地開拓着新的境地。

寫大戰後的新女性而引起了大問題的拉·加爾宋，已經陳舊了；因此他又摸索着別的方面。

這一次馬爾格利特開始看到的，便是大戰後社會陷于混亂，女性的位置也已提高，男女間的社會的地位間的間隔也愈來愈小的那個狀態。

不少女性壓迫着男子的時代形相——他就把靠自己的工作立身世間而活動的健壯的女性們，喚做了“Nos Egales”（簡直是一個男人的女子）。

並且他觀察和這慘澹的人生勇敢地戰鬥到底的女性，而把時代形相出色地寫出着。

羅傑·馬爾當·丟·加爾的古舊的

圖西 (La Vieille France)

這據作者本人說：不過是「鄉間的素描的Album。」在這篇東西裏，法國無論什麼地方的鄉間都會有的村莊的生活——保守的古舊的法蘭西的姿態，是被細緻地描寫着。貧婪的老太婆，有着進步的思想的小學教師，

平凡的麵包匠，虔敬上帝的老小姐，極其反動的僧人，雇入在大戰中做了俘虜的德國巴伐利亞人而和他私通生

了孩子的女人，……等，是在這裏出現着。

弗郎西斯·卡爾哥的影 (L'Ombre)

長於描寫孟馬爾多的夜生活的弗郎西斯·卡爾哥，是一個最帶巴黎人氣的作家，在此之前，他寫了流氓，寫了賣淫婦，寫了出沒於光和惡行之巷的無賴，而這一次，則寫了偵探小說。這，便是影。據各批評家所公認，影不僅是趣味中心的好讀物，且是帶着作家之詩人的本來面目，有着人類的靈魂的寂寞的孤獨感的，悲哀的，懷鄉的詩篇。

三 德國文壇

a. 希特勒的文化彈壓

一九三三年德國文壇的最大變動，便是希特勒的文化彈壓。三月間

握了政權的他，把在大戰後的德國要算是唯一的輝煌着的存在底有近代性的藝術，一掃而盡了。接到這個報告時，英國評論家黑林（Robert Herrick）說：「命被投於獄。福希特方格遭了家宅搜索。亨利·曼亡命法國。照這個樣子，即使最低限度地，德國近代文學的連續性也是被威脅着。」

事態既然關於文學，就是此後也不會被改善的。亡命國外，或是被褫奪了自由的藝術關係者，有霍普特曼（Hauptmann）、雷馬克（Remarque）、福希特方格（Fechtwaenger）、托勒（Toller）、蔡希（Zweig）、曼兄弟（Heinrich und Thomas Mann）、倫（Ludwig Renn）、馬哈札姆（Erich Macksam）、弗羅伊德（Sigmund Freud）、爾爾（Alfred Kerr）、伐塞曼

（Jacob Wasserman）、伐特（Bruno

Wator）、克倫普勒（Klemperer）、

代伊爾（Weil）、布希（Busch）等；大戰後的新文學，差不多完全消滅了。

本來在德國文學上，就有着和政治或社會密接着的一派，和忽視外界的內觀的一派；前者的發展，常是政治或社會的狀態所支配着。所以文學的發展上沒有連續性，而與政治形態一同起伏，乃是德國文學史的顯著的特色。從這一點上看來，「納齊斯」（Nazis）的彈壓，祇是手段太野蠻了；要講文學和政治一同轉變這件事，從前也有的。

b. 普利非爾的小說

被「納齊斯」所一掃而盡的文學，是不能和大戰後的德國社會分離着考察的；可是那變革的本質，究竟

是怎樣的東西呢？

普利非爾（Theodore Pivier）的

該撤去。將軍留之和「納齊斯」把攪政權同時出版，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暗合。作為小說而論，這是去年最大收穫之一；據一些人的批評，作為取材於精確的歷史事實，敘述休戰前的德國的東西而論，是再不能看到本書以上的東西的。

戰局刻刻不利；代表支配階級的巴登的馬克斯親王，雖然為流行性感冒所苦，不想阻止將離斯帖的該撒，軍部竭力拒絕和平。疲於戰爭的大眾，正在為打倒軍部而暗鬪着，這時候基爾軍港的水兵聽到政府要命令他們出動去以不完全的武裝和英國艦隊決戰的風說，起了暴動，後來波及柏林，共和制因以樹立。

軍部硬不肯承認戰敗；不過民衆卻失了戰意，因共和制樹立而期待着洋洋的前途。——本書就在這裏完結。

去年一月，新進評論家披由克勒 (Graf Von Pückler) 以「沒有反抗者的國度」的題名，論着德國的現狀說，在德國並沒有本質的革命。如普利非爾所寫，政體的變化，而期待着物質的繁榮而產生的，若是得到外資的輸入，那末變軍需品工廠而爲生產的，實是易易之事。握了大戰後的政權的社會黨，因爲要想得到西歐自由分子的援助，所以是消極的。而積極的鬭爭，僅在從共產黨和軍部支生的團體之間被做着。魯登多爾夫之流，到希特勒，乃得勝了。

。從心理上看到的納齊斯運動

「納齊斯」之能握政權，實是德國特殊的民族心理所促成。關於這一點，尤瓦 (W. N. Ewert) 這樣解釋

着：「德國的老人和青年的大部分，都因大戰時的榮養不足和心痛以及戰役的疲弊，而變成着精神病的，並且那劣敗感是尋求着爆發的機會。而滿足了這個的，僅有希特勒。」

又，他們有着在一八〇七——八年受了拿破崙的馬蹄的蹂躪，因此湧起了國家主義的精神，終於在五年之後勝戰拿破崙，接着建設了德意志帝國的過去。

即使不同情「納齊斯」的文化彈壓的哲學者開塞林 (Graf Von Kesselring)，在會見「Bookman」雜誌的記者時也說着：「在喚醒了德國的國民意識一點上，希特勒實是不朽的

人。」對於「納齊斯」，這樣的擁護者似乎是很多的。

d. 納齊斯的藝術

「納齊斯」的藝術彈壓，從一方面看來，也是他們承認着藝術之社會的重要的結果。那末他們使反動化的文學者出動，到底想產生怎樣的文學呢？

希特勒曾經做過這樣一段演說：「現在，藝術有着表現決定的時代精神，具象正在興起着的英雄主義的情緒的任務。前景有血，和生命。應當維持和愛護過去的傳記，乃是自明之理。」而據杭布格·納哈利希登的說明，那所謂「英雄主義」，便是超越個人的利害得失的精神的態度。

希特勒簡直強制地使全德國讀着他的著作我的戰鬪 (Mein Kampf)。

這是他的自傳，他的信念的發表。

「納齊斯」所要求的新藝術雖然還沒有產生，但是利卡爾大·胡赫 (Ricarda Huch) 女士的名字卻漸漸被注意起來了。胡赫女士生於一八六四年，今年已有七十一歲。她的傑作，取材於三十年戰爭的德意志的大戰 (Der Grosse Krieg im Deutschland)，出版於一九一二年；所以並不能算是一個新人。前年曾得歌德獎金。近著是「Von Stein」。在這裏面，她非難俾斯麥之統一德國是迎合銀行家工業家而站在普魯士的基礎之上之舉，而以爲建國的理應應適於十一世紀十二世紀的德意志帝國。這種態度，也許可以作爲顯示「納齊斯」文學的一個方向的東西吧，雖然藝術的價值是根本談不上的。

四 蘇聯文壇

a. 一般情勢與批評界

在所有世界各國都萬策俱盡、日暮途窮之中，獨獨以一個明朗的希望，而忙着壯健的建設的，便是蘇維埃聯邦。

我們當然不能說她所做的事全都對的。她時常也犯着錯誤，做着不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情。可是她有的是精力，事情做錯了，她會重做，在敏活或其他點上有可學的地方，她會不倦地學。在那裏是有着未來，有着活氣。

在文學上，當然也反映着這個；在所有世界各處的文學極端不振之中，唯有蘇維埃文學，無論在質的方面或是量的方面都顯示着異常的躍

進。

在蘇維埃文壇上，以前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委員會的「關於文學藝術團體再組織之決議」爲契機，有了一個歷史的大轉變。舊「拉普」(俄羅斯普羅作家同盟)解散了，一個爲組織把全蘇維埃作家結合於它的權力周圍的以社會主義建設爲中心的單一的作家同盟起見而設的委員會成立了；它的第一次大會，將於今年五月召集。而向蘇維埃文學的新方向的再組織的口號，便是在舊「拉普」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批判上被提出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作爲組織委員會的第二次擴大會議的活潑的大衆討論的結果，「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本質漸漸被闡明了。而在這問題的討論上去年最活躍

了的，便是組織委員長高爾基，以及格羅斯基，基爾波丁，盧納查爾斯基，法捷耶夫，瓦希利珂夫斯基，窩伊青斯卡雅，拉達，基爾熊，亞非諾格諾夫等。而倘若要從文學新聞上舉出去年最有反響的論文，則有：第十八期的天才及其動向，第二十四期作家大會討論報告，第二十五期的關於文學的單純化（這篇東西的作者是著名小說水門汀的作者格拉特珂夫），第二十六期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論，第二十七期的關於作者之諸考察（盧納查爾斯基作。這篇論文，曾喚起極大反響），第四十八期的主題論（高爾基作）等。這些論文的中心題目，可說通通把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做着焦點。

b. 小說

所以現在蘇維埃的文學作品之被以接近這「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程度而測量，乃是當然之事；那作品若是描寫着社會主義的現實的真實，有着很大的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教育大衆的力，在蘇維埃文壇上，在蘇維埃的大衆間，便得着好評，便被許為傑作。而以這個為對象，文藝作品的讀者大衆，在蘇維埃同盟，並不是幾千還是幾萬，而是幾十萬還是幾百萬。他們正在親自完成着一個 *Proletaria* 日；因此是有着高的要求的大衆。這個事實，一方面使蘇維埃作家遭遇極大的困難，但是在另一方面，或者也是使蘇維埃文壇及蘇維埃文學無論在內容方面還是在形式方面都能做到比別的無論那一國都健全的發達的保證。因此在這裏，我們有先舉出

前年發表得着好評，並且那好評一直繼續到去年的小說，然後再舉出去年作成博得較大聲價的作品的必要。

團結 尼基福羅夫作

斯克塔列夫斯基 列歐諾夫作

——以上一九三二年

時候嚙，沒有策略 卡塔耶夫作

對馬 諾維珂夫·柏烈偉作

重砲兵團 列別登珂作

伏爾加的嬉戲 比所維作

彼得第一 A·托爾斯泰作

黃金的小櫃 伊爾夫與

彼特羅夫合作

布魯斯基（第三卷） 旁非羅夫作

利普斯卡雅的第三測定

歐格涅夫作

她走的艱難的路 別列左夫斯基作

——以上一九三三年

o. 戲劇與詩

蘇維埃的戲曲的標準，比小說要低得多。今年所上演的東西之中，博得好評的，有下列諸作：

我的朋友

坡果丁作

西歐戰爭

利希內夫斯基作

干涉

斯拉文作

雪

坡果丁作

戰士

羅馬所夫作

斯塔利查珂夫的生活權

A. 托爾斯泰作

僞

阿非諾格諾夫作

樂天家的悲劇

西內夫斯基作

父與子

斯拉文作

至於詩，則比戲劇更不振了。代

米揚·貝德內，貝吉米容斯基，都健

在着。此外，賈羅夫，魯果夫斯珂

伊，巴格利茲基，阿謝耶夫等，新進

的詩人也很多。不管怎樣，可說是一種社會的抒情詩的敘事詩的抒情詩的 Gero 之正在成着支配的，總是確實的。

五 美國文壇

a. 一般的情勢

美國的社會情勢如何動着，這並不單是文學者的問題。為調查這個，胡佛當選總統時，曾集合全國的經濟學者和各方面的專家，大規模地研究過。結果，積了三年的努力，去年初頭，成了題名最近社會諸傾向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的浩瀚的二冊的報告書，而被發表了。

若從這裏面舉出和文學有關係的點來，則作為出產率減少的結果，今

後二十年間，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將有五〇%，四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人將有二五%的增加，而成為老人的比率較多的社會。這個事實，無論對作家還是對讀者層，都會發生影響的吧？

在思想方面，大部分雖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信者，但法律家和司法官將變成反動的，嘲笑議會政治的氣風和階級間的裂痕將漸漸擴大，漸漸加深。這是暗示着文學的動向的。

b. 混沌的現狀

倘若把過去兩年在美國獲得好評的作品（包含英國作品）數一數，則有窩姆士雷的三種熱病 (Walmesley's Three Fevers)，維拉·卡沙的隱憂 (Villa-catha's Obscure Destinies)，歐利夫的九月中的兩個禮拜 (Sheriff's The Fortnight in

September)、本特雷的遺產 (Phyllis Bentley's Inheritance)、勃克的大地 (Pearl Buck's The Good Earth)、莫爾根的泉 (Charles Morgan's The Fountain) 等。這些，無論取材或手法，都是寫實主義的；而這個大勢，也持續到着去年。

明白地顯示着這個的，便是對於赫勤遜 (Hutchinson) 的新著弱點 (The Soft Spot) 的美國文壇的批評。在他寫假使冬天來了 (If Winter Comes) 的時候，因為讀書界已經厭了戰後客觀的小說，所以他的浪漫的作品，是受了異常的歡迎；而這一次的作品，則是描寫一個在道德方面存着弱點的男子從英國的鄉下跑到南美馬來半島在極浪漫的環境之下克服他生來的弱點的道德的東西。若專門

以趣味而論，起碼比他的前作要有趣，但是在美國的世評，卻不大好。因為時代的好尚已經變了。

又去年得「伯利查」獎金的斯特利布林 (Stripling) 的鋪子 (The Store)，也是帶着極濃厚的南部諸州的鄉土色彩的寫實的東西。

去年被評為最大收穫之一的，是阿倫 (Harvey Allen) 的「Anthony Adverse」。這是一千二百頁，五十萬字的龐大的東西，在三個月中賣去十五萬部的。全書分三篇；時代從世紀法蘭西革命，拿破崙時代，到金權萬能的民主的初期，舞台是歐羅巴，亞非利加，美洲大陸；一方面既是冒險譚，一方面也是求神的近代的寓言。在這本東西裏，是毫無破綻地結

合着「羅曼斯」的趣味和寫實主義的事實感，而有使人讀了這大冊的魅力：這是批評家的意見所一致着的。

這幾年來，在美國，歷史小說的風潮甚為顯著。因為這是至今尚未開拓的境地，材料非常之多，所以作品是濫出着。不過正因為取材便利，所以常有不深下掘的傾向。

魯伊斯·布龍非爾德 (Louise Bromfield) 的農園 (Farm)，從形態上也引起一些注意。從量上說來，雖非大作，但在三百頁的篇幅裏，卻寫着亘於四代的家族和垂及百年的農園的變遷。因此有幾處地方，簡直寫得簡單得和雜貨店的帳單一樣：這一點，是許多人所感得不滿的。

歐布來恩 (Edward J. O'Brien) 編輯的一九三三年短篇小說傑作集是

被出版了。全書採錄二十九篇；其中十三篇是借知力比作者低的人物的口而敘述着，七篇，是利用着半意識地把握事實和事件的小孩子的觀點。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國文壇的趨勢吧？而在這二十九篇之中，最出色的，也許便是描寫流浪到卡內克替卡特的山裏來的愛爾蘭的女人的從朱伊斯的由利西斯得着 Hint 的坡特女士 (Miss Porter) 的破鏡 (The Cracked Looking-Glass) 等。

d. 雜事二三

葛特魯·斯泰因女士 (Gertrude Stein)。去年出版了一本托克的自

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所謂「托克拉」，是斯泰因的秘書和同伴者的女性的名字，因為出版者德遜斯泰因寫一本自傳所以「像魯濱遜漂流記那樣單純地」寫了秘書的自傳，並且談着自己。

李珂克 (Stephen Leacock) 寫了馬克吐溫傳，並且作為「阿普爾頓傳記叢書」的一本而出版了。雖然是不滿三萬字的短的東西，卻表現着燃燒着社會的正義的他的生涯。

劇壇仍舊很沉悶。熱鬧了春天的紐約劇壇的馬克斯威爾·安德遜 (Ma

xwell Anderson) 的你們的兩個家 (Both Your House)，算是去年最高的脚本，被授與了「帕利查」戲劇獎。這，如題名所示，是暴露兩大政黨的內幕的東西。作者生於一八八六年，在地位上與友仁·歐尼爾，G. 開利同格。這你們的兩個家，是前年參觀議會得來的 Hint；但是寫成的動機，卻據說是因為他的成功的脚本伊利沙白女王的上演費的大部分都被徵收作了所得稅，因而生了氣的緣故。

(本文係根據一九三四年日本中央公論年報編成)

逼

李 秀

過了清明節，再數六十天——麥熟時候。

這句話，是個民們，口頭固定說的，有經驗的格言；

也是老陳近來幾個月，時時放在心頭，巴望的時光。債主

每有來討，也必拿定這句話的結論，很和善而回答着推

諉：

「……爲我窮人耐一耐，反正沒有幾天了。一準麥

能還。」

穀雨前後，正落了常及事的甘雨；今年的春雨又多，

誰都不是說：今年將是好年光。

爲着豐年預兆，佃民們都雀躍着高興；都以爲不當

那：死不瞑目的餓死鬼了。

麥田裏的自正月到現在，由蔥蘢綠的麥苗頂，才變

成了，綠黃色長地穗子了。不過前幾天的黃梅風雨，因

太大了，有點傷損；但還不大傷什事；雖就不傷事，然麥

價的漲落，倒有點大關係，猛又長價了，一元八角。

佃民們都巴望着，麥熟了還債，還租稞子，及官糧；

官糧真也逼得緊，今年要支納明年糧，糧差不時到村鄉

催，但今年佃民租的田，到明年是否仍還是他租呢？這倒

說不準，但官家不給你評道理。

雖都說是麥快熟，還有一個眼前的餓火，僅祇十幾天

遠的水，也救它不了急，早飯都胡亂的充過去，午飯呢？

有的仍是餓着空肚皮。有的仍爬到榆樹枝上，合榆葉去訴

苦。

「商二爺開了善念，積福，積壽，積男子。」

連着農村的人，都在給商二爺念着佛，因為二爺打開了倉，——賑濟嗎？

不，何嘗是賑濟，不過僅打開了，固封着幾年的陳倉，任佃民們，借一斗陳穀，麥能還六斗新麥。

商二爺昨天在這樣的盤算道：

今年的麥一定準收成好，倉裏七百石，五年的陳穀，應當換一換新的了，免得壞了倉；拿穀換麥嗎？對換嗎，不成；換出去，不能全討收回來怎辦，那麼一斗換三斗，就能盤算過了？還不成，這得夠我的麻煩錢嗎？六斗，得了，就六斗；反正我要一斗還一石，也能成功的；他們若不來借，就都得受餓的……應當放一下倉了，雖眼看麥，一定要收成好，他們若餓死，誰給割回來呢？……

二爺來回的一想，把一石的念頭，算是打消了。

誰願餓死呢？所以窮洗佃戶們，都十分的高興着；對於這種目前被救的高興與喜悅，和這開民國以來，豐年預兆紀錄來比較，更高興得十幾倍的活躍着；馬上就都歡聲喜氣了。

老陳也盤算了又盤算：

……不敢去借呀，一斗還六斗，雖說過了清明，將快到了六十天；但吃麥還有半月多，若要去借，至少得要借六斗，六六四石六，再債，租稞，官糧；收成好，麥價又賤了；不夠，不夠，不去借，還不夠呀，……不，索性再忍一忍，還是不去借着好。

老陳乾癟的嘴唇與酸酸的牙，都重重的，咬合了一下；在六十三歲的駝背上，揹着了一把鋤，左手裏提上一個小籃子，慢慢踱往田野去，一則為鋤一鋤田裏草，一則為我充飢的去。

幾個村裏的磨子，都是鸚鵡地磨着穀在響；有的是人推着，有的是一個瘦得不像樣的老牛拉着。每一個碾子，或磨子旁，都有好幾個，剛從商二爺倉口出來的柳條籃子，滿盛着令人喜悅的穀子，在等候着。

商二爺有個怪脾氣，祇愛好女人，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去到借穀的，若家裏有最年輕的姑娘或媳婦，定非是她來借不可的，不然二爺就不但不借給，恐還要大發

怒，而又閉了倉的。要若是個漂亮的，來借時的話，他非要跟到倉房，多交幾句話不可；管倉的也揣慣了二爺的脾氣，就連忙吩咐過斗的伙計說：「量旺點！」

險些出了岔子：秦汝南的妹子，不知怎的，也肯去借去；他長得真是個漂亮的女子，是剛停了學的師範女學生；學校是有錢的孫子們上的。秦汝南實是窮得沒法子，才讓休了學；她真也苗條，商二爺幾次要討她當六姨太時，她總是大罵着：不死的老鬼子，有幾個臭錢。

當她卻去向二爺告借時，二爺就趕緊從安樂椅上站起來，笑迷迷地讓她坐；她說借五斗，二爺卻吩咐管倉先生說：

「量上一石，不要記賬，着人送去。」

她就固執着，非祇量五斗，非要上賬不可。急得二爺連連高興的叫：

「五斗，五斗，就祇五斗，就上賬，就上賬，」

二爺祇怕她又冒了火；全就順從她，卻暗的吩咐管倉的說：兩個五斗，賬記咱欠她。

管倉先生急把她帶來的柳籃子，拿往倉房口去。他們

的慫慫，她已覺得有點不高興了；也往倉口走；二爺也連忙追上，慢慢的，笑迷迷地說：

「秦姑娘，你若肯當了我六……」

「六」字正說出，「姨太」尙正吞吐時，她就一回身拍！

給了二爺一個耳刮子，幸喜人都忙着量穀子，不曾扭過頭來注意。二爺就滿臉一紅，忍住，受了一個暗症；站着了，裝出一個強笑的鬼臉。

這真是危險呀，若不是秦汝南的妹子，把二爺迷了性；或另是別人的妹子時。這真糟了，這不是連累得大家，都借不成了嗎？

秀蘭剛從商二爺的大門，很用力的，提着一柳籃穀子出來時，就被小陳六四接去了，秀蘭像得意的笑着：

「二爺五個姨太太，他還有那末大的老興頭，他說我是個夜開花，怎麼今天白天迷人呢？他這穀子是賞的，不記賬。」

「你這個小婊子，想拉多少漢？」

小陳六四不大吃力的，把籃穀子，提着走着，與秀蘭罵着笑着。

秀蘭本就不立待要這穀充飢的，也沒租地。娘家婆家，都雙亡了父母；祇有夫妻兩口，她丈夫——是楊雄；全是由着她擺佈，還有個抽大煙的毛病；家中的生活，全是她維持，說句不好聽話，全是她憑着女人生理上特有的，靠着這幾村的年青沒娶過老婆的，小伙子來供給；他祇尤其中愛這小陳六四；常常幾天，在她家連吃代睡，更還倒貼着零花錢，小陳真是個桃花運。老陳雖經幾次的，警訓過他兒子，但總不及於事。

現在小陳也以爲，他爹借下穀子；想老爹娘倆，正在忙着磨穀子吧？把籃穀一送到秀蘭家後，就急遽地往家跑；爲恐遲了，爹又要囉嗦地罵：「小賊羔，不給我們省點力。」這還不什打勁。更怕的是，爹娘正忙着，他一闖進門，爹一定又板着臉，不理睬；還仍照樣做着他自己的工作，自己雖沒神沒味地，低着頭，在向爹要分工作時，一定又，一定爹又恨恨地，才問一句：「幹嗎去又？」接着就是一陣傷感大罵。

這味道煞是難受呀，是他常常怯心怕的這場合；他正跑着正躊躇心跳着怕着：

「準又是耍挨罵了……」

一跑到破場自己家門前，先喘着氣，站着聽；是否磨子在響着呢？

沒，沒，他就踏步進去；一走進到院子裏。看見了間的，周五嫂在打掃着，院子偏西角的，那坐小磨子；突地吃了一驚，以爲爹借來的穀子，已把磨舉了嗎？

又看見娘坐在房門口，做着針活計，倒像是個消閒的樣子，不會看見爹，才把心放下了，以爲爹才去往借的吧？

「娘，俺爹去了嗎？」

「去啦，」

約五十幾歲的老太婆。沒有抬頭；祇仍是忙着活計；祇常問的是往田裏去的。

「我去接他去，借幾斗？」

「什麼？你說是借穀？沒，你爹不讓借，」

「怎麼不？」小陳很詫異的叫：「遲了怕沒的。」

「你爹剛才說的，咱們再忍耐點，怕是麥能還不起，又得與那財主鬻羔子，喘着氣；一穀還六麥，……」

老太婆祇才頭一抬，沒說完話，又在忙活計了。

周五嫂已把磨子推得轟轟地響。

小陳着急地：

「人家就不怕還不起，現成的肥肉不會吃。」

「不要連我吵，找問你爹去。」

老太婆有點不耐煩了。

小陳已從房裏，找出來了一個柳籃子，提着就往外走：

「找他問幹嗎，我去借。」

小陳提了籃子，往常要去；老太婆仍忙着活計，卻不會看見他已提了籃。

正推着磨子，轉圈子的周五嫂，年青女人的臉上，給

小陳現出了點微笑；小陳把磨頂上的，穀堆看了看：

「周五嫂，你借了多少？」

「二斗。」

小陳把周五嫂的空柳籃一提：

「借用用。」

「嚟，借穀去的嗎？你就要借多少？」

「奶奶的，給多少，要多少。」

老太婆忽把頭一抬，才看見兒子提了兩個籃子，卻急忙了：

「六四，還是問問你爹去，」

「問他幹嗎，一找他就誤了事，」

「那末你能還起，」

「還，有我；到麥能再說麥能的話。」

小陳一直出了門，老太婆知道兒子是個硬毛子鬼；也追了出來，急急沒力地喊：

「六四，六四，要借去，少借點。」

小陳已經走得很遠了，嘴裏還是咕嚕着：

「眼前能管將來的許多，還他——奶奶的！」

老太婆倚着門邊，呆楞了一會，不由得掉下了幾點辛酸淚；倏然幾年前的小康之家，過去了的幻影，在她昏昧了的腦筋裏，曇花了一現；臉羸肌瘦，沒精神的老太婆；幾年的家道衰落的折磨，更又近幾月，曾沒得吃過正經饌

飯的緣故，枯癯得苦臉皮，更十分顯得消瘦羸黃，因為每天總吃得是青樹葉，把肚腸也鬧得不結實了；馬上又轉輾地一陣腹鳴，接着一陣的餓潮肚疼，她不敢僅僅管呆站了，急往茅廁裏跑，拉稀去。

熱蒸蒸地天氣，太陽曬到人臉上，真好像針刺地一樣；西北角突起來了惡雲，還不會升起來遮着太陽。想是又要落雨的時光；現在田裏麥禾，正是「莠齊了穗」又「滿倉」的時候，雨水越多更好。不用說，這真是好年光的吉兆。

小陳滿身是汗水，一隻肘上，掛着一籃谷，很快的回來了，把放下，抹了一把汗：

「周五嫂，你的快畢了吧？」

「快，甯！真的借了兩柳籃。」

「奶奶的，人家不準我再多借，不然我還要再借它奶奶的一趟哩。」

小陳的性急，等不及；周五嫂推得慢，他過來，替着風快地跑着推。

沒等小陳又把自己的一半推畢，

咕隆隆！隆隆……！

響了兩聲雷，滿天是雲了；眼看雨就來了，

老太婆因兒子，沒聽順她的話；兒子雖急急在推着時，她沒理睬過。——也何嘗不知道麵比榆葉好吃得多。

現在她見天氣不好，磨子又在亮場院裏；曾放停了活計，望着滿臉熱紅流着汗，推着磨子的兒子。

院子裏的光線，也頓變暗了；慌張推磨的小陳，祇穿了一個背心，也汗把漬透了；撐着磨杆的，兩隻黑粗粗的胳膊上，拍的！到灑了一珠涼涼大大的雨點：

「啊！雨來了，娘，來幫一幫。」

一陣涼風過去，把磨盤上的糠皮，被風吹揚了一層，老太婆才站了起來時，雨滴就很緊的往下滴了；小陳就停住推，急把旁邊那籃沒上磨的穀，提往房子裏送去；老太婆已走到磨前，急忙就把磨上下的碎谷，糠，麵，往空籃裏掃。

他們剛收拾了停當，雷又幾響，電幾閃，雨傾盆地在往地上倒了。

小陳尋手巾，拭了拭身上臉上的汗；

「娘，咱就蒸饅吧？」

小陳又動手在蒸饅了，老太婆願不願的幫着他；又祇怕老陳回來大罵着暴怨；曾幾次的嘆着氣，唉！……

急雨猛烈的過後，母子倆把蒸的粗黑饅，熱騰騰地，出了籠；兒子就先把嚐了幾口：

「娘，你嚐，就是麵太得粗了，」

老太婆是腸肚癢癢地，一聽兒子這樣的說，就暫停了收拾刷洗，也拿一個，輕輕往嘴邊送，咬了一口，不等嚼，囫圇嚥下喉了；眼珠不轉地，甃着手裏被咬了一口的黑饅；又嘗到了，好久不曾嘗到的美味。

小陳饕餮不停的把往嘴裏塞，突然因吃得猛，把喉嚨噎住了，他就急忙嘴往水缸裏吸，水又不甚滿，他把腰曲俯着，才吸到口冷水，囑的一嚥，才好容易的，沖開了噎，又繼續吃着勸他娘：

「能吃到嘴裏就吃，俺爹說不借去；挨到麥罷，仍又還得餓着的。祇要能借下，目前先救目前急，到麥罷再說那時的。娘，你不要再長是熬煎着，日子長着哩，還能天

天的措大着嗎？借債的人，多着哩；咱這幾村，祇除了高

家一家，有誰還能安順的過光景呢？難道有錢的，把一個

一個窮的，都非要為逼債，都就給把逼死嗎？他媽的！一斗穀到麥罷，才僅半月多，就得還六斗麥；他媽的，一斗還十石，祇要他借給，還他——哼！」

少年是俐機的老太婆，越窮就越越越了；她一聽了兒子高明的勸諭，才就又是：

「唉」的一聲：「可不是！」

雨就突然一點也不滴了，雷聲仍還是在遠處怒吼着；小陳又拿了塊饅：

「娘，俺找俺爹去，」

走着吃着出了門，一直往他們自己租到商二爺的麥田裏去；過路秀蘭門口，就捎代進去看了看；秀蘭在陪着王老四抽大煙，沒住腳，又走了出來，再往田野去：

「人越老，越沒出息了；下雨不回來，雨停了，還不

知道回來。」

小陳走着，嘴裏咕嚕着；猛雨過後的路。沒溼泥，就是小路，也都被雨水沖得硬光光的。走到麥田角頭了，還

君不見爹，就叫了句：

「爹！」

沒人應。

「這就怪了，那兒去呢？」

間隔麥田，那面的田角頭，有棵榆樹；他就又喊了兩聲，還沒人應；他看看叢叢的麥葉上，都還凝着水珠。他祇得插腿進去了，正走到當中間；就聽得那邊，有慢慢呻吟着；他又喊：

「爹！」

還又沒人應，更奇怪得有點怕，就急往前跑了去，

「呵！爹！」

「爹！爹！」

祇看見他爹那裏躺着哼着，渾身溼淋淋地，像個水雞，眼睛微微的眨了眨，仍是哼着，不說話，

小陳就急忙，慌慌張張地，把他爹背起來，往家裏跑着回；一直進了村，實是跑得喘氣不過了；剛好走到商二爺門口，因為門階高，就很容易把他爹放下，憩一憩；巷裏許多人，一聽見，都跑了來看，李麻子問道：

「你爹是怎的？」

小陳險些流出了淚：

「不知道，……他雨停了，打田裏還不回來，我……」

商二爺的門，呀地！開了，二爺出來了，小陳扭轉頭正要看，二爺卻早就動了雷霆，開口就大罵：

「你媽媽的，人死不死在你家，放在我這門口幹嗎？快滾開了，快！」

說着抬起腳，就要踢；小陳就很快的，把他爹又背着就走，雖十分的激怒了，但忍住，不曾也罵出，祇嘴裏咕囁着罵：

「操你奶奶的……」

小陳背了老陳去了，二爺用手絹蒙着鼻子：

「倒霉！多倒霉！呸！呸！」

不知誰已告知六四娘，老太婆也更慌張得，一頓一拐地，跑着接來了：

「是怎的，是怎的，」

「娘，你去叫王老四，王老四。」

老太婆也顧不及應，又轉身就走。

「娘，娘，在秀蘭家。」

商二爺看見他們都慌張的神氣，卻不禁哈哈的叫：

「六四娘，急得要當寡婦了，哈哈……！」

二爺笑得合不住嘴。

「哈哈！……老寡婦，不值錢了，」

小陳娘正跑進了秀蘭家，許不會聽見。

王老四是個伎倆不全的個半醫生；但一連這幾個村，

除了這半醫生外，就找個鬼拍門的看病先生，也難找倒了。

王老四一來，稍珍珍摸了脈：

「不要緊，一劑三黃湯，一治準妙，」

小陳就又急忙去了距約八里遠的，禹王廟藥鋪買藥去；雖然沒有一文錢帶上，因為是麥快熟了，賒賬也好除；

臨去時，王老四又吩咐道：「記準三黃湯，黃連多加五錢。」

小陳跑得通身出汗，當整到家時，老陳又蘇甦了過

來；小陳就煎藥，老陳在斷斷續續：

「我一覺……一覺頭一昏……栽倒了……」

說着眼眶裏擠出了淚，老太婆的淚隨着也滴；小陳硬

着心腸，裝出笑：

「爹，不傷事，是一向餓下病，娘，你取塊饅給俺爹

吃，就好了。」

藥已煎好，也晾溫了，說着端給他爹喝。

小陳把藥碗送到爹嘴邊，老陳眉頭，慢慢地繃了繃，

一口嚥了下去。

老太婆已拿來了一塊饅，老陳祇稍微把頭搖了搖，又

躺去下，迷迷地睡着。

天氣離晚恐不甚遠了，天空又佈滿了雲；這會倒稍輕

涼點了，不甚熱。——

「娘，你照着俺爹，我去再問問王老四，」

「你去吧？許是不要緊，餓的吧？等一會他醒來？吃

些饅，壓一壓飢火，就會好了吧。」

小陳已走出了門，身上覺得輕快了許多，

秀蘭一見了他，就又取笑：

「小陳哥，你那老傢伙，發了什麼瘋？」

「你娘的屁，王老四呢？」

「你娘拉了他去，就再沒來，」

「倒不是你娘拉了他，他這傢伙，把病看個半截就跑了。」

小陳坐不住，起身又要走；

「唔，小陳哥，我給你說句正經話，你回來，」

「說什麼？你不管什麼時候，都鬧着玩。」

「當真是正經話。」

秀蘭把臉也繃得正經了說：

「商二爺大前天，因為他五姨太感冒了，不知什麼地方，請來了一位好醫生；現在還住在二爺家裏；聽說那先生的家門前，掛滿了什麼：「恩同再造」呀，「救世活人」呀的，明煌煌的金字許多的匾額；全是病好的人，給獻懸的；這先生年紀還不大，不過約三十幾歲的小白臉；是早上我借轎去，才看見的；我並認識，因為他不轉眼珠瞧着我，所以二爺就給我介紹了；那賞的谷，恐也是為那先生，喜悅了我，而才賞的吧？小陳哥，你許我什麼口願，我準到商家，給你請出這位醫生。」

「真話？是假說，」

「真，真，當真的呀！」

「那末我就央你這，三張紙做的大驢頭，」

「咦！央人，又罵，不成，我還捨不得，丟我這好大的面子哩！」

「去，去吧？誠心央你，咱們倆，你就是我，還許什麼口願不口願。」

秀蘭稍微收拾了頭腳：

「我就去，請出請不出，我倒不敢準，」
他們倆都出了門，各分了路。

秀蘭在商家費了許多的嬌媚，二爺總先不允許；還是那先生為中愛了秀蘭，但因為自己又是商二爺包定的，雖不好意思承認去，祇好：

「問問病，開寫個方子，就中用了，」

「狗×的，老傢伙是應死了的一條狗，」

二爺就又在取笑的罵着：

「秀蘭，你這狐媚，干你什麼事呢？……」

她又祇輕輕的裝出了個笑臉，——一顆無時不在高興

着，活潑的心上，給二爺把逼欺得，才深深地，刻上了句：「富逼窮死」的，不公平的痕，第一次才賞受到，生世來不曾留意到的欺辱：被有錢有勢的輕蔑與卑視；她深深忍受了一下，慢慢繼續告那先生說：

「……約六十幾歲的年紀，聽說病後服了一劑什麼加倍三黃湯，」

「三黃湯？」

先生奪住了她的話頭：

「加倍三黃湯？」

「是，就是加倍……」

「呵！這樣大的年紀，猛用三黃湯，難治了，」

先生半代着仁慈神氣，又說了句：

「沒救了！」

秀蘭早就想脫身而出了，不願再嚙嚙的，給他們嘮叨了；她恨憤極了商二爺；現在就她自己，馬上有要命的大病時，就寧願死，也不願再求這位，不為窮衆，而祇爲財主的醫生；就急忙出了商家，正想去告知小陳，然在巷頭就聽到消息：

「六四的爹死了，他娘也跟着一下急死了。」
秀蘭吃了驚，滴了幾點淚，卻又返回家，呆慢慢地坐着。

天色由灰黑的幕，慢慢扯得烏黑了。

秀蘭的丈夫把煙癮過飽了，出去到巷頭談天去了；小陳突又跳到她的面前，只是唉地嘆着，然她卻很勇氣的：

「唉什麼，嗯！軟小子。」

「唉！反正沒人活的路，天何不塌下來，把窮的富的，都一齊壓……」

「哼！哼！」

她小不滿意小陳的唉嘆，不等他把話說完，秀蘭就鼻子一哼，把話頭打斷了。

時間不停的，祇是流着，他二人一大會的寂靜後，兀的小陳就：

「哈哈……！呵！秀蘭，你不願意我傷心的軟弱嗎？
我就不再傷心了，把心傷軟，幹不成了事；他奶奶的個臭屁股，有辦法，有辦法了。」

他大笑着走了出去，惡恨恨的心情，是這樣的想着：
「奶奶的，全是有錢的，逼得人……奶奶的；把狗×的商二爺和俺爺娘，一齊給他們個火葬，再……。」

一九三三·五·一一。

柳倩詩抄

柳倩

落葉

讓生命的綠葉悄悄墜下，
飄向那幽谷的低窪——
宛如落葉辭枝，
一片片在谷中腐化。

讓年華蝕盡生命的殘餘；
讓幽谷佔盡千年的偉大；
祇是這循環不斷的深秋，
有無算的綠葉輕輕墜下。

野玫瑰

時日帶着青春，
酡顏翻弄笑臉。
祇這美麗，你瞧——
也不過一瞬！

四周揚着清芬，
嫩葉朝承露點。
祇這驕傲，你看——
也不過一瞬！

雲鳥曲

這是一個終結，
這是一個開始。
像白雲踱到天心
已經滿足；
可是，太陽常步着日程。
雲鳥也應不止！

不問踏過幾多雁迹，
不問掠過多少腥風。
爲的：要穿過白雲，
穿過天空，
追求着那白熱的永恆。
雲鳥也應不止！

最後的樽前

祇這杯，這最後的一杯。
喝吧，你就傾情地飲盡。
橫順是不可以久留了！
讓我看，你醉後的酡顏，
紅的臉。

祇這聲，這最後的一聲。
唱吧你率性地吐出唇。
早遲是要和你分開了！
讓我聽，你道出一個「別」，
哀的聲。

洋涇浜奇俠 (續)

張天翼

「唔，沒錯兒，」史兆昌把牠連那盒金丹放在袋裏。怎麼辦呢：他得等大哥和大師兄來。要是他一個人去立功，可對不起他倆，也對不起師傅。

還少了一件夜行服。

還少了一個十三妹。

也許太極真人會心血來潮，掐指一算，得叫大哥和大師兄送個十三妹來，還帶一件夜行服。他得跟十三妹手挽着手……

叱，

嘩啦！

史兆昌驚得差點沒暈倒。他趕緊搶出房門。他彷彿怕有人闖進來，一個勁兒挨在客廳的門後面。可是過了五六

分鐘他就記起他吞過金丹。

「嚇嚇，不怕你！」——用着正派人的步子踱出來。忽然一個人衝進來，和史兆昌撞了一下。

「誰？」

「我，」——小王。

「怎麼……？」

「跑不出去，」小王伏在沙發上抖索着，震得彈簧楞楞地響。

轟——嘩啦！

屋子像要倒下來似地搖着。

「怕什麼！」史兆昌咬着牙。「待我一去，那些個砲彈炸彈全沒用。我得……我得……」

可是他老不出去：他得等大哥和師兄帶十三妹來。

可是別人老沒來。

他眼珠子發乾，上眼皮像錘子似地儘往下面掉——使上怎麼厲害的功夫也撐牠不起。幾天來晚上他都沒有睡：那天劉昭要他捐錢他就耽心了「整晚，跟救國女俠糊臉的」那天他恨了一整晚，得罪了十三妹之後又想了一整晚。現在他可就……

一屁股倒到了沙發上。

小王嚇得跳起來，可是過了五六秒鐘又安靜地伏下去。

外面鎗聲密了會兒又稀下去，不久又聽見憂憂地叫，混着——叱，叱，叱。

史兆昌閉着眼。身子飄了起來。他聽見鎗口射出來的子彈，在街道裏亂飛。他瞧見一個人拚命地逃。他想叫他別怕，可是叫不出聲音來。

逃着的是救國女俠。

「讓她吃點兒苦罷。」

「大英雄快來救我啦！」

「你是邪道。」

「我已經棄邪歸正啦，」救國女俠舉着手給他瞧：手裏提個腦袋——那什麼死陶的。

忽然救國女俠坐到了他大腿上。旁邊坐着大哥和大師兄。

「二弟，師傅來了。」

師傅坐在雲端裏。

「徒弟，快去立大功，許多人等你去殺鬼子。」

「徒弟馬上就去。」

他前面跪着一圈人：劉六先生，劉太太，劉昭，史兆

武，史太太。

「兆昌兄，」劉昭磕着頭，「你千萬救救百姓，你看

有這許多人等你去……」

對呀，他們後面還跪着幾十萬幾百萬人。

「好，我就去。……小王，拿我的夜行服來！」

史伯襄老先生突然現在眼前，用手摸着史兆昌的腦

頂：

「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有這麼大能耐。你一到馬——天

下歹人才除得淨，天下才能太平。兆武是沒出息的。你能立大功，賺大錢，我養你花那麼多錢——這利息可大哩。」

「爸爸，你到今兒才明白……」

爸爸並不是爸爸：是十三妹。

救國女俠伏在他肩膀上抽咽着，告訴他她愛他。他覺得怪痛快的。

他到了火線上。

「我史兆昌來了！」

鎗亂響着，可是子彈一射到他身上就轉了灣。

「看劍！」他把手裏的劍飛了出去。

鬼子兵像一塊牆塌下來似地輪到了地下。

他的劍到處飛着，一顆顆的腦袋在路上滾。他得殺盡

那些歹人：不信神道的，不知上下的，男男女女亂來一氣的。還有是那天在戲院門口募捐的兩個傢伙。還有是那天

不要鉛版毛錢的車夫。

不知怎麼一來他殺到了鬼子的國度裏。他們的大皇帝都是花臉，惱頂上插野鷄毛。他們跪在史兆昌跟前。

「你服我史兆昌麼？」

「小人是……」

忽然四面有成千累萬的人叫了起來：

「史兆昌萬歲！」

史兆昌可有點不高興：幹麼稱呼也不加一個，就直喊他名字。

外面爆竹響了起來。

一顆顆的爆竹飛到他耳朵邊，他一跳——

「噉！」

他還是在客廳裏沙發上。

天亮了。窗子外射進一抹青灰色的光。

大哥和大師兄還沒有來。十三妹也沒來。這兒就祇他

跟小王舖。小王仰天睡在地板上，膩膩的吐涎打嘴角流到

腮巴子那裏。

四面靜靜的，祇是偶然有一聲兩聲鎗響。

「還不來呀，」史兆昌嘟囔着，打了個呵欠。

祇要他們一來，他就得照夢裏面的行事。

他腿子發麻，站起來幾乎暈了一交。

「往外面瞧瞧罷。」

門一開，一陣冷。他打了個寒噤。

胡同裏像沒人的世界，祇遠遠的聽見有些背包袱的在奔着。他埋怨大哥和大師兄幹麼還不來，不然的話——那些個逃難的早得了救。可是這一晚上冤枉了多少性命！

這是天數，嚟！

可是——

「到明兒還不來的話，我可得……」

那他可得一個人去立功。

可是腿子老沒勁兒。牙齒也儘打戰，震得腮巴子沒命地顫動着。心跳得一會兒快一會兒慢。他拚命鎮靜自己，可是沒一點用。忽然他想到這勁兒也許就是所謂「心血來潮」。

「老這麼心血來潮，媽的！」

也許大哥和大師就將來。也許是十三妹有難。

他歎了口氣。這「心血來潮」可有點難受哩。

「去救十三妹罷，」地喃喃地說。

腿子一軟，他趕快靠着牆。手扶到額上——滾燙的。

「餓啦。叫小王打碗片兒湯……」

還靠着牆不走。他希望小王也能那麼心血來潮一下。知道大少爺肚子空着，給打好了片兒湯等着。

小王倒真是心血來潮：小王跑了出來。

「大少爺，趕這時候……快，大少爺，咱們快走！」

「我不走；我得打鬼子，我得救……」

「那……那……那……鬼子打來怎麼辦，咱們……」

「我不走，」大少爺聲音發顫。

「您不走——我可得……我可得……」

「您也不能走！」

「您……您……」小王哭喪着臉。「我的命……」

「你走嚟，誰給我打片兒湯……別怕，有我。我……」

可是那個不理這個岔，拔腿就跑。

「小王！小王！」史兆昌把假嗓子都叫了出來。「媽

的，媽的！」

忽然天地都打起旋來。史兆昌閉着眼定一會神，慢慢

走回家去。

「大哥大師兄還不來。十三妹還不來。夜行服也沒

有。」

史兆昌坐上沙發，可是屁股一溜，頓到了地板上。眼前滾着一道道黑色的花紋，像剃頭店門口的三色柱子。接着就有流星似的一顆顆東西，興高采烈地在打旋。

他嚼着一粒金丹：甜的，軟的，有香蕉味兒。可是他舌尖上感到有點苦澀。

「我怎麼辦，我？我得……我得……」

不知道怎麼一來——忽然什麼也想不起來。流星和花紋逗得他腦袋發脹。身子彷彿在半空裏飄着。他在雲端裏，他脚踏在五顏六色的水蒸氣上，他瞧見……

「噯，師傅！」

師傅左邊站着十三妹和救國女俠，右邊緊緊挨着大哥和大師兄。

「怎麼！」史兆昌帶着九成鼻音。「男左女右，怎麼

這倆娘們兒倒站在左邊？」

救國女俠飛到了他大腿上：

「這是新道德啦。」

一陣流星一飛，什麼人也沒瞧見了。

十三妹可在他身邊。她舉着倒把鼎——兩手撐在地

下，兩個粽子似的腳對着天花板。她瞧着他，他就流水似地告訴她——他自己的故事。他說得怪費勁，彷彿嗓子裏有塊鐵梗着不叫他發出聲音來。十三妹一直沒言語，她還是那麼個倒把鼎的姿勢，一動也不動，專心聽着他的。

這故事可不短：說了好些時候才住了嘴。其實故事還得「且聽下面分解」，祇是嗓子裏那塊鐵越漲越大，一點音發不出。舌子也僵得像石頭。……

史兆昌昏睡着。外面鎗聲噼噼得正起勁，可是史兆昌昏睡着。一直到晚上他也沒動。

天快亮的時候噼火可厲害了。史兆昌忽然狂叫起來，手在地板上亂抓着。接着他跳起來在屋子裏四面奔着：從窗子邊衝到門口，又從門口斜衝到對面的牆上。脚踩着地下的碎花瓶碎了一交，他才完全清醒。

腿子站不住。他扶着牆走到沙發邊坐着，一個勁兒喘着氣。

外面到處是火光。

轟——嘩啦！

屋子搖着。

史兆昌涎涎嘴唇：嘴唇是苦的。

「他們還不來……」他閉着眼。

轟——轟！……轟轟轟轟轟……

接着飛機的聲音從遠到近。

「待我去救……」史兆昌輕輕動着嘴唇。「可是

等……」

突然——像世界都爆破了似的那麼一大聲。

屋子翻了個筋斗。

史兆昌從沙發上給彈到了地板上，耳朵裏尖叫着：

嗚——。

黑煙打窗子外冒進來。

他爬起來就往外面跑。他什麼也沒聽見，一口氣跑了

幾條路，才漸漸放慢步子。

前面倒着一座牆，他就像上床似地——爬到那堆磚瓦

上躺着。

史兆昌躺了四五個鐘頭。

「有個老百姓睡在這裏！」

「喂，喂！」

「傷了麼？」

「我沒……我沒……」史兆昌喃喃着。

「喂，喂！」有人扶起史兆昌。

「怎麼！」史兆昌睜了眼。

嚇，躺在這麼個地方！

倒了的屋子。斷了的牆。磚瓦。煙。焦木頭。一些兵

和老百姓跑來跑去的。前面一片磚瓦堆上躺着些兵，鎗對

着外面，可不開火，祇和自己弟兄們談笑着。再前面一塊

斷牆邊蹲着一架機關鎗，幾個兵往外面張望着。對方鎗不

斷地響，子彈吡吡地飛過來。

幹麼這邊老不開鎗？

唔，等着他史兆昌哩。

「史兆昌來啦！」他跳起來。「你們全往後退，待我

史兆昌使飛劍……！」

可是別人不走，祇扶着他，打算拖開他。

「你們不走麼！……嗨，吃點兒金丹！……」

史兆昌顫着手掏出那盒金丹，給他跟前的三個老百姓

和兩個兵士——一人一顆。

「這金丹是我師傅跟九天玄女娘娘……鎗刀不入……」

一個老百姓嚼着金丹，一面問：

「這是冠生園的……？」

史兆昌瞪着眼一瞧，忽然全身發了一陣冷。

怎麼！跟前這三個老百姓他可認得，他怎樣也忘不了他們的臉子——怎麼，這正是那天在戲院門口跟他打架的那幾個邪道傢伙！

邪道傢伙也上火線！怎麼，他史兆昌去救邪道傢伙，去跟這些萬惡不赦的混蛋在一塊兒！」

「邪道，邪道！」

對面鎗彈更密。扶着他的人拼命拖開他。他打算動手，馬上擺莊子。可是膝踝一軟，身子往下沈，幸得旁邊兩個邪道傢伙撐住了他。

「邪道傢伙……門法……師傅救我……」

前面鬼子兵一步一步往這兒移，鎗口子不斷地射火。陡地斷牆邊的機關鎗狂吼起來：憂憂憂的聲音震得人五臟都發麻。

史兆昌喊着些什麼，可是給鎗聲壓住了一點也聽不

見。他臉上突着青筋，嘴一張一張的，像是啞片電影。

磚瓦堆上伏着的兵都跳起來衝過去。

「殺！殺！」

「殺呀，丟那……！」

「殺……！」

可是史兆昌給拖開得遠遠的。

「媽的，媽的！」

那幾個邪道的傢伙還緊緊地挾住他，腳也不停步：直奔着。

糟：他給邪道的傢伙擄去了！

「師傅……師傅……！」

史兆昌一掙扎，從他們手裏脫了開去。他搖搖的老要往下倒，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事不宜遲。好個史兆昌——馬上從衣袋抽出那把小劍，顫着嘴唇念了些什麼「飛！」把劍擄了出去。

好傢伙：這回那些日本鬼子，那些擄他的邪道混蛋，可都得遭殃。

劈！——劍落到了他自己腳跟前。

史兆昌沒聽見。他祇拚命爬起來。他搔着手：等飛出去的劍回到自己手裏。

「怎麼啦？」——等了老半天牠不回來。「嚇，許是牠殺得順手，在痛痛快快斫別人腦袋哩。」

叱！

他又倒到了地下。

「土遁到鬼子國京城去罷。……遁……遁……」

又是黑色的花紋。又是一些流星在打旋。又是什麼都想不到上來。

肩膀上流着血，絲棉襖上一塊紅的。

「這傢伙中了流彈！」

「來！」

史兆昌睜開眼睛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真給那幾個邪道的傢伙擄着走——往哪兒？天知道。也許到個什麼妖僧的……

中了邪，準是。他什麼也不能想，祇昏昏沉沉地閉着眼。

他不知道自己昏了多少時辰。他任那倆邪道傢伙抬着

走。他一點知覺也沒有。

這位大俠落了難！師傅一直沒心血來潮，也就沒搭指一算，也就沒差大哥和大師兄來救他史兆昌。

史兆昌第二次張開眼，哼了一聲。

陽光亮得耀眼。

「這是……？」

這是什麼地方？他躺在一張牀上。牀邊站着幾個人：穿着白盔白甲。

「妖洞……妖洞……」——他給那兩個邪道傢伙擄到

了妖洞裏！這兒不單祇他一個：一連地排着許多牀。白被白褥子，一張牀上躺一個人。「師傅救我……師傅」

他要跳起來，可是沒一點力氣。左肩發疼：嚇，給用白帶子網住了。

把眼睛再擡高點兒——一個滿面和氣的女子正在瞧着她。

他向那女子伸着手，可是左膀子給細住了伸不出，祇有一條右臂：

「白衣觀音……白衣觀音……」

也許是她是九天玄女呢。他用勁地瞧她，改了口：

「玄女娘娘救我，玄女娘娘……我給邪道……他們——

旁門左道……他們……」

那位玄女娘娘什麼也不言語，祇拿一柄透明透亮的玻璃短劍往他嘴裏一塞。

牀邊祇留着玄女娘娘一個。

「玄女娘娘……」史兆昌嘴裏啣着半截玻璃劍，說起話來就怪含糊的。「我罰過誓，我……關聖帝君跟前……我的老子沒用，他……史兆武這……我師傅教我……輔佐……大哥大師兄都輔佐……救國女俠……十三妹……劉昭他們……」

史兆昌請玄女娘娘救他，可是有位穿白盔白甲帶眼鏡的男人——算就了史兆昌命理註定要等一個多月才能脫去災星。

「總要一個多月才能……」他對史伯襄老先生說。

「危險倒沒危險；施了手術以後體溫並不高……」

史伯襄老先生歎口氣，埋怨這大兒子太糊塗：要不是

史兆昌喃喃地說了劉六先生的住址，醫院派人去找他老

子，這位老先生簡直就不知道兒子落了難。

他掏出那條摺成長方形的手絹來，沒命地把嘴上五六根鬍子抹幾下，又歎了口氣，就出門坐黃包車到一所屋子裏。

「史老太爺何事來得這們遲？」——第一個迎着他的是一位光頭，眼睛給上眼皮蓋得不能往上翻，嘴呀鼻子的也全都向下面拉。這一瞧就認得是大師兄半塵子。

一個廳上擁着許多人，可是靜靜的。胡根寶對史老先生笑一笑打招呼，弄得滿臉都是皺紋。

崩十六和燒火鬍子站在桌邊，抓着一根丁字形的棒，在沙盤上亂畫一氣。

他們請問呂祖——看上海的戰事什麼時候才得收場。太極真人規規矩矩站着，眼釘着沙盤，有時候瞟別人一眼，有時候就拿黑色長指甲去挖眼角上那些水濼濼的眼屎。

這麼着過了一個鐘頭，史伯襄就跪在桌子跟前，問大兒子什麼時候脫災難。

丁字形的棒在沙盤上格察格察一陣響：

「七七四十九，甕中有老酒。九九八十一，塗滿退光漆。」

聽。

「可是太極真人懂得。」

「意思很明白，他媽媽的瞞不過我太極真人。不過……不過……不過天機不可洩漏……牠無非是說四十九天，再不然就是八十一天，總得……總得……」

史兆昌總得過了個多月才能脫災。在這時期裏大概不會出什麼故事；我們就讓他休息休息罷。用句小說裏的術語：「按下不表」。於是——詩曰……

不。史兆昌睡着的時候還記得一些人物，他老說着夢話：

「救國女俠棄邪……棄……十三妹您快來，您……劉昭要捐錢，要我……史兆武這混蛋，老是……他娘可真……可真……」

對啦，他們這些人物近來怎麼樣，譬如十三妹？

十三妹——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正像武俠故事的結尾那麼「不知所之」。大哥胡根寶忘了那回事似的不去打

聽。

救國女俠還是那麼着：跟些漢子們談摩登新道德：一個人總要講求新道德啦。她最近還編了個歌劇啦，叫做美女大破東洋人啦，這是交關好的啦。

至於劉昭呢，他可不再打算叫史兆昌捐錢，祇是每晚到曬台上往北瞧瞧，指指火光，跟人說說笑笑。其餘的時間就打打牌：跟劉六先生，劉太太，史太太。

「史伯母，來八圈吧。」

史太太一上了牌桌總得仔細瞧瞧那三個的臉色——疑心他們會抬她的轎。她全神注在牌上。可是老有些事情叫她分心：

「媽，哥哥扭我……」

「太太，您瞧二少爺——他搶走我的兜肚兒……」

史太太就大聲歎口氣，搖一搖腦袋，馬上又把搖開的頭髮拈來擋住太陽穴上的紫色疤：

「兆武，兆武！……伯襄！……真是，他又跑出去

了。你叫我還打不打牌呀，這種鬧法！奶媽也真是，怎麼一會又自己保不住褲子，一會又保不住兜肚。不過你也太

……太……爲什麼要打四妹呢？動手就打，好，打罷；打一個好的給我吃吃，我這裏老是不上張子，還是亂七八糟的，手氣真不好，手氣不好就亂打，這也難怪，手氣壞的人總是亂打，不過你總不該打四妹呀，你應當去打日本人呀，不過呢，他今年還沒掌兵權，是不是，呃劉太太，你說。這牌還叫我打不打呀，真是！把我吵糊塗了，噓，真糊塗，動不動就打四妹，你看糊塗不糊塗，比兆昌還糊塗。兆昌這孩子——你們別看他是一二三十歲的大男人家，還是有許多道理他不懂得，哈哈哈哈哈，真笑死我，他有一天……他有一天……哈哈哈哈哈！真笑死了。哈哈哈哈哈！真好笑，你看，打了一對南風，你看好笑不笑。今天手氣真不行，平素手氣倒還好，從前在學堂裏的時候，哼，打牌總是贏，贏得呀，差不多家裏不要出學費了。我們英文老師也常打牌，他說美國皇帝也提倡打牌哩，提倡是提倡，我們老大他不打牌，他祇打牆壁，打拳，打坐，打起仗來也不走，現在——現在你聽牌沒有，劉太太？我還沒聽，我……我……」

（全篇完）

鷹艇牌
籃球牌

呢帽

式樣
新穎

永不
走樣

華福製帽有限公司

上海河間路五十號

電話：五二二七〇

烏克蘭劇壇之展望

(上) 卡柯夫州歌劇院舞女杜朗柯表演克萊斯勒之「華爾支舞」

(中) 葛拿他·烏利共和邦民衆藝術劇團公演之莎翁名劇「仲夏夜夢」

(下) 烏克蘭劇院表演「魔兵士」之一幕



伊 巴 涅 斯 遺 骸 之 榮 歸

西班牙大作家李拉斯科·伊巴涅斯一生從事革命，於一九二八年客死於法國之芒東城。不及見革命之成功。去年十月二十四日，西班牙共和政府特舉行迎柩典禮，派軍艦將其遺骸運回祖國安葬，儀式隆重，備極榮哀。



(上)芒東市政廳中之祭壇

(左)靈柩在市政廳門外階上暫

停

(下)靈柩在玫瑰泉花園內伊氏

半身像前作最後之停厝



伊 巴 涅 斯 夫 人 及 其 子

勃克夫人 (Mrs. Pearl S. Buck) 訪問記

章伯雨

菊花開得疲乏了，但天氣仍是祇穿着夾衣很夠禦寒的日子，連綿的陰雨後的一個爽晴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夕陽渲染得整個西天

通紅的下午，我獨個兒攜着一封譯過她的青年革命家的我的介紹信，站在一座因為生了白蟻蟻而在大加修理的，還有兩個油漆匠在戶外修飾窗櫺的精美的洋房門前。我連按了三次門鈴，始終沒有一點回應或動作從裏邊傳出，心中着實有點不耐煩了，帶着些微掃興的情緒轉向下房去想向她的

下人打聽她的去向。一個正在扔布做的鞋底的北方老孀子給我遇着了。

「勃太太在家嗎？」

「出去了，三點鐘同勃先生一塊兒坐汽車出去了。」

我心裏打算明天上午再來訪她一次，回臉就想回來了，那老孀子用一種意外的喜悅的北方音調，手指着大門那邊，說，「她回來了，那就是勃太太，你去。」

「到那兒去了？」

「那就不曉得了，她時常下午出去的。」

一個戴着寬邊帽子，穿着一件夾大衣的看來不過三十左右的西洋少婦

模樣的

「我明天上午來會她能在

去，請教了她一聲勃太太，旋即把袋中的介紹信當面遞給她，她並不以為

嗎？」

「勃太太天天上午在樓上不下

來，什麼也不準上樓的。」

說：

唐突的拆開看，很親切而愉悅的笑着

說：

說：

說：

說：

說：

「哦，密斯特章，請到前門，我很高興會你。」

這間精緻的會客室，裏邊四周圍的書架上和桌上擺滿了很整齊的硬皮書籍，壁上掛着幾幅中國畫，一個靠在獨臺下的桌上排列着一堆大的小的各種顏色的印章，她請我坐下後便在我對面的一張椅上坐下，這裏的溫暖好似四月天氣，是沿着四面牆壁上爬伏着的熱水汀沁出的暖氣。她已脫出了大衣和帽子，她更顯着不如我所想像的就樣蒼老，雖然她已是過了四十歲的人，但年歲好像並沒有折磨了她的使我驚奇的美麗容貌，而且從她的幽靜的態度和從容的談吐中增加了我認爲她是真實的具有東方女性的性情的心理。

「感謝你的厚意特地來看我。」

她笑着說這第一句話。

「由於你的著作很使我們中國人和西洋——尤其是美國，發生了很親切而重大的關係，使我很渴慕你，來看你的動機是這樣的很久在我心中決定了的。」我恭維地說。

「我的大地已有中文譯本了吧，我聽說，」她笑得程度更深了，快慰浮現在她的臉上，「在美國，大地的讀者很多，他們很注意中國。」

「大地已出到幾版了？」我抓到了話頭，這樣問。

「我記不清楚了，」她輕微的笑着，從這微笑和簡短的語調中我們可以領會到這位女作家內心的快樂，「但大地的續篇兒子們出版以來的銷路是不大好，這是由於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所致。」

前些日子在一個宴席上，一個熟

悉勃克夫婦身世的大學教授曾告訴我，勃克先生的薪金可以由勃克夫人的版稅擔保，據說她的大地的版稅已收得四十萬金元了。由於這個爲中國作家所夢想不到的版稅收入的巨額款子的驚詫，使我在這當兒不由分說的以一種稍嫌直率的話語問她道：

「聽說現在你被大地做成一個人了。」我笑着望她。

「仍是沒有什麼錢的。我的一女孩子生下來便一直不很好，現在留在美國受教育，我要爲她多弄一些錢，同時在美國的勃克先生的父母年紀很老，又極其窮苦，我也得拿出一部分錢供養他們，還要給養我自己……」她斂着了笑容，略帶一點內心的愁惱的神情，可是在態度和語氣上卻表現

出自傲的樣子，當然，她是頗足以引此自豪的。

爲要避免專以她的自身瑣碎事情作談話的對象的無味，我便轉變了談話的路向，問到關於她寫作的態度和計劃，她又抖起飽滿而樂意的神氣。

「近來著作很是勤忙嗎？新的創作有些什麼不同於以前的著作呢？」我特地提出這個屬於她的寫作的趨向的問題。

「寫一部關於現代中國青年的書，叫做母親，但這書是描寫時代激流中的主動力的青年，他們是以熱血換取國家的進步和光榮的人，我想還是命名爲『母親』來得得體。這是我計劃中有連環性的三部小說的末一部。

「以農夫王龍爲主人翁的大地是第一部，是專寫死釘在土地上的守舊

的農民，第二部兒子們是軍閥們的行述，因爲軍閥爲中國社會中的一個佔有很大重要的階級，我覺得張作霖、張宗昌，他們雖是人人所痛恨

的壞人，但他們還是有他們的品格（Quality）存在的，正如拿破崙之被人崇拜，其實拿破崙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呢。現在我正在寫作着推進時代改變的現代中國青年，他們的傾向革命是想提高他們國家的地位……」

這時她忽的好像想起一樁什麼事情，便站起來說一聲「對不起，一分鐘就來；」走上樓去，真的，旋即她又下來到她的椅子上坐下。我這時才想起詢問她對於中國現代小說的意見，她告訴我，她在北京的好幾年前，是看過不少現代中國作家的小說的，她特別提出魯迅來，說她很重視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且她願意將來做一部中國小說史，要用小說的體裁寫成關於中國藝術的歷史。

「魯迅有多少年紀了？」她頗關心地問。

「大約五十開外了吧。」我不能確定地答，「他現在已是普羅作家了。」我又補上這一句。

「那真是值得驚奇的事，五十多歲的人！」她頗爲感佩的，並又很是關心的問，「他現在受到什麼壓迫嗎？」

「他是不能自由的發表他的著作和意見的，」我不願在她面前和盤托出現實的文壇情形。

「在美國可不是這樣的，」她接着低聲的說，低着頭，「那太不好，這樣的作法。」

「美國的普羅作家多麼？」我問，「他們在美國很自由，受歡迎嗎？」

「並不很多，這是因為美國行的是德謨克拉西政治，每一個國民都可以向政府發表他的意見，而且美國人的根性是偏向於「所有」，卻不注重「分配」的；所以曷普東·辛克萊他們在美國，並不及他們的名聲在俄國和中國那樣受重視和歡迎，可是他們的作品祇要有出版者肯為他們印行，政府是不加取締或禁止的。」

「你對於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的意見是怎樣呢？」我不想她談到政治問題上去。

「完全抄襲西洋的，不，我的意思是受西洋作風的影響太深；這正足以表明中國現代作家都是沒有什麼天

才。要知道水滸中的一〇八位好漢的不同個性描寫，和紅樓夢中細微複雜切實的情節的設想是最奇妙的偉作，這些是真正的高尚藝術。」她不勝折服地嘆賞中國舊小說，而很表不滿於現代的作品。

「你已將水滸譯成英文出版了？」我順着問。

「化了五年的光陰，但錯處一定很多，」她笑着說，「我已從印刷公司寄來了一部，你看嗎？」說着她便又上樓去，取下一部裝璜頗為華麗的兩本分訂的英譯水滸，但當時我沒有

附：勃克夫人自傳略

出版者附言：下面的傳略不是勃克夫人所情願寫的，是應我們的請求而作的。她寫道：「我承認這

功夫去瀏覽。她隨着又帶下一本她的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琴瑟贈我，當下我便問她要些關於她的傳記的材料，她說有是有一點，但好似不大高興給公佈；終於在情面之下給了我一本僅有五頁的由出版她的書的 John Day 公司印的紅皮自傳略。

天已黑了，恰巧又來了兩個西洋男客人要見她，這兩位客人先由她的書記菲絲小姐 (Miss Bucher) 接待着，我於是向她告辭，她直送我出門，笑容可掬的在臨別之際邊說：

「我喜歡你能常來談談。」

簡直使我不舒服，把在海外的我自己，用圖畫和我日常生活的瑣事刊布出來……我深願我的書流行，卻

不要我自己更名。中國人對於這個是很爲感覺的。他們對於藝術家的尊重，祇是因爲他的藝術品，並不是藝術家的人格上有所興味的。」

我是美國的住在維基尼亞（Virginia）和西維基尼亞（West Virginia）的教會人家的女兒。我是我的家庭中次小的一個，但困苦的早年的厄運——當我的父母遠住在中國內部的時候，那兒很少有白種人的，有時甚至除他們自己之外，沒有白種人的——致使家中比我年紀大的孩子全死亡了，祇有一個在我懂事以前便離開家庭留在美國受教育的兄弟幸免。

這個結果使我一直很孤獨的長成。我的父母住過很多地方，但在我還是孩子時候，便移居到一個沿揚子江的城市叫做鎮江。我的童年便在

那兒靜穆的消逝，住在一間建築在山頂上的小茅屋裏，從這個山巔上可以俯看長江和烟稠密的魚鱗也似的瓦屋頂。在我們家的那一邊，有許多矮小的山，可愛的園景一般的山谷和竹林。我們居住的山脚下有一個雄偉幽暗的古廟，裏邊住着一個執拗的老道士，他時常拿一根竹竿追趕我，倘若我在漫步時太走近了廟門的時候。我是愉悅的駭怕他，他要算是我的童年中的幽靈，雖然有時在深夜中我驚醒了的時候，聽着深長的，嚴肅的，孤寂的鐘聲在黑暗中掃響着，我是很懼怕而感覺不舒服的。

我的妹妹就是在這個屋子裏生的，我們一同在這兒玩，我的母親在這兒教誨我，準備我進大學，結予我的所有一切。她什麼事情都教我的，

並且使我對於音樂，藝術，和美麗發生興趣。尤其重要的，是她教我了解了文字上表現的美麗，和什麼樣的文字才能表達意思出來。別的美國孩子們有社會，學校，教堂，和一切，做他們的各種生活環境。我有我的母親，也就沒有失去了什麼。從我很小的童年起，她便教我把看見的感覺的事物用筆寫下，她又幫助我到處觀看美麗。沒有一個禮拜我不把我的所寫的東西給她看的，她也不憚煩的，而且很是仁愛的下她的批評。我從她所獲得這樣的深厚，若不提到她，那是夠多麼罪過呵！

但我在功課完畢了後，我便在上和山谷中徘徊，隨便和人談話，不斷的聽着看着他們的會話，我相信許多事情是白種孩子們從未見過的。這

國家的美麗和中國人的感覺就是這樣的變為我的不會失去的一部分。

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我被送進上海一個寄宿學校裏去，在那兒我看見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在這個時候，我差不多以為我自己和中國人沒有兩樣——倘若我真的這樣想過的話。這是一種被養成的習慣，諦聽他們在任何地方和到處的談話。

我必定不要忘記我童年中另外一個主要的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國老奶姆。這個照應我們大家的人，她們和我們同住了十八年。她對我講述她的童年故事，和她自己生活過來的「太平天國」的恐怖。我化了很多長久的欣喜的午後諦聽，遇着她在她家庭中補綴襪子的日子。她總歸有小芝麻糖或是一碗好喫的東西給我喫的。

我的父親由於他的事業上的關係，足跡所到的地方很是廣大，他回到家中總是帶來許多關於他的冒險的故事，他和母親在我面前盡量的談了許多事情，因此，我也給他的經驗充實起來了。

當我十九歲的時候，我被帶到歐洲，經過英國，旋即回到美國家中——雖說我們在中國生活着，我們的

母親總要我稱美國是家——在美國，我進維基尼亞州立的瑪根大學（Randolph-Macon）完成我的教育。我在大學裏沒有享受到什麼了不得的生活，大學太窄狹了。我不能懂得女子們大談特談的人生，我的生活離開她們的很是遙遠，猶如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可是不久以後，我盡力學習去顯得我是和她們一樣，至少表面上是這

樣的；因為隨便是誰，只要聽到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她一定會睜圓了雙眼表示驚訝的，這個很使我激怒。

結束了大學生活的時候，我便回到中國的家，正遇我的母親生了重病。我費了兩年的功夫看護她，這長間尋求我的唯一娛樂的方法，便是其途的散步，和同中國朋友談心，這是我的快慰。

後來我嫁一個美國青年，我的母親也復元了。我去到中國北部一個城市裏，他是在那兒工作的。我們住在那兒將近五年的時日。

這五年的日子是在最富裕和最貧困的人羣裏過活的。有一個時期，我們是那個城市裏和鄉間的絕無僅有的白種人；而且在那兒我們白種人從來沒有超過六個人的時候。所以我的生

活是常常混雜在中國人羣中的。在這兒我和那些人民來往，因而得着了最深切，最親密的了解他們的人生知識。已經是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所以我有比前較多的自由和他們往還了。中國婦女也就把我當做婦人對婦人，朋友對朋友的談心了。我有好幾個最要好最親密的朋友就是在這幾年結交的，她們現在仍是我的朋友。

表面上看起來，我們的生活是極其充足了。我曾經遭遇過一次患難，意思是祇那一次；我們在土匪攻城的混戰中，流彈像成羣的鳥雀一樣稠密的在我們城內的小的中國房子上飛舞，有時我們下鄉去，或是步行，或是因為路途太遠了，我坐轎子，我的丈夫騎着他的腳踏車。我到過些女人從未到過的地方，我相信，我若是提出來

作為談話，恐怕幾個星期是夠談的。

後來我們來到南京，我的丈夫當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及鄉村社會系的主任。這兒生活又異樣了。我們住在這兒眼見着這個國家的革命，看見舊時代被打倒，新時代掙扎着，雖是微弱的，但是有生氣的，就要誕生了。

我的最大的愉快和興趣總在人民中間，因為我在中國人羣中生活着；那末也就是中國人了。當我被詢問到他們像什麼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的。他們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祇是人民。我不能把他們描寫得比我自己血統的人民更為詳盡。我太近於他們了，和他們的生活關係太密切了。

因為這個緣故，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荒誕的著作，而我

的最大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的真實正確的出現，倘若我能夠做到的話。

我的一部分生活化在教書上，是在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現在改名中央大學，是一個國立學院。我教授英國文學。我並不十分喜歡教書事業的本身，可是使我發生興趣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這種生活使我從我的學生們得着些新的知識。

現在我們住在南京城內一座古舊的磚造的房子裏，一個廣大庭園圍繞着這座房子，我愛這個庭園，我在這園中工作——培植樹木花草。我的丈夫栽培蔬菜。我們在這個庭園中工作，夏天在這裏喫飯，我們的朋友來到這兒，攜帶着他們的孩子來和我們的孩子在一塊兒玩。我特別的欣賞我

的鄰居。有的住在茅棚裏，有的住在瓦屋裏，有的是政府的官僚，便住在高樓大廈裏。這個都是很有趣的事情。有時我們回到美國住幾個月；但目下我的丈夫正忙着他的第二部書——中國土地利用，所以我們要留居好幾年呢。

我抱歉，我好像沒有想到別的什麼事情好寫，祇是我有兩個小女兒。一個是在學校裏，一個五歲了，是陪着我們住在家裏。她每天跟着她的老中文老師學習讀寫中文。這位老師當了我的中國文學教師好多年了。

(章伯雨譯)

喜訊

(現代創作叢刊之十三) 現代書局版

作者

彭家煌

內容

喜訊，兩個靈魂，昨夜，垃圾，在潮神廟·請客·國貨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二十九頁·上等

紙印刷

定價

七角

行路難

何家槐

黃昏逼近了。

路卻還是遙遠的，艱難的。

雪大部分已經融化，雖則在許多特別陰涼的地方，還殘留着白色的斑點。雪水到處流，嘩喇嘩喇的，聲音非常的清脆。這帶全是田埂路，又狹窄，又不平坦。滑的地方很容易跌交，就是拄着傘柄走，在過到斜坡或者田缺的時候，也難保不會四脚朝天。

但有幾段路卻又特別黏潮，像灑過膠水的洋麵似的，一踏上去就陷，一陷下去就得費幾分鐘掙扎，才能拔出腳來向前走。

天完全烏黑，烏鴉在黑雲下面打着迴旋，悽涼地怪叫。滿眼是禿頭的山，赤身的田，荒蕪的樹林，似乎伸展

到天邊外去。

我們三個人，全在沉默中，低着頭走。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木匠，他挑着一付擔子，裏面都是鉤，鋸子，斧頭一類的用具。他駝着背，拖着像燈芯一樣的腿，走一步喘一口氣。

雖則他自己都要人家攙扶，可是他不但一點不顯落後，搶先的走在前面，而且有時他還不放心似的，回頭照顧照顧落在屁股後的小夥子，那也許是他的兒子，也許是他的徒弟。

「怎麼還沒有到呢？」

「差得遠！」

「好像愈走愈遠的樣子。」

有時我們也偶然的問答幾句，卻談不上三句，又是沉默了。在這寒冷的夜空下，我們都像窒息着似的。

因為這帶是山路，我們辨不清方向，就時常走錯了路。有時走進了林子，有時闖進了荆棘，在墳墓的堆中亂走。有些僻靜地方很多殯屍屋，以及露天的棺材。我膽子很小，如果樹枝一動，我就想到僵屍每晚都要破棺而出的故事。

「開一開電筒，開一開電筒！」

那小夥子有個電筒，卻非常珍惜，就是用它也是節省得很，祇讓它閃了一閃，就又寶貝似的，連忙放回他的背袱裏去了。他最大的時候，就是要過田缺那一刻，因為他是最怕滾到田溝裏去，把他的衣褲包袱打濕的。

「又是水，擔心點走，最好多開一開電筒！」

老木匠不時要求開電筒，可是這年輕人異常固執，如果他認為無需浪費電油的時候，那就是老頭子喊破了喉嚨，他也不理的。

我們埋着頭，認着模糊的路影前進，雖則跟在我後面的那個小夥子，有時吹幾句口嘯，大部分時間卻是沉默

的。那老木匠不時跌交，有幾次竟把擔子拋到幾丈路以外，擦傷了腳踝。我們連忙去扶他，攙着他走了幾步以後，他又挑上了擔子，掙扎着自己走，可是祇過了一刻，他又連人帶擔的跌倒了。

「鬼捉住了我，連走路都要跌交的人，還能夠拿斧頭嗎？」

這老頭子一面咀咒自己，一面慢慢地爬了起來，用袖子揩去臉上的污泥，從口袋裏摸出火柴，燒起幾片枯葉子，烘了烘凍僵了的手，又在比較乾燥一點的地方，把腳踏松菜似的亂踩，踩得比較暖和了，他又喘着氣，挑起了擔子再走。

「大約近了吧？」

我又忍不住發問，疲勞而且恐怖，彷彿已經走完了一個穿夜。

「還遠着呢。」

「那我不能回家了。」

「自然能夠的，如果你不過我們那裏，在上洪分手，那末你到家的時候，同我們差不多。」

「可是不識路，又很怕！」

「有什麼可怕！」

「就是不怕，這麼黑漆漆的，沒有亮怎麼走法？」

「那倒不要緊——」老木匠沈靜地回答：「這幾天過

年，廟宇祠堂的門口全有燈籠，你可以借用一盞；前面是曹村，有店戶，也許你能夠買到燈籠。」

「我一個人從來不敢走夜路——」

我又畏縮地說。

「那末祇能先到我家裏，明天一早送你回家去，我看就是這樣吧。」

我連聲說好，彷彿驟然間放下了一件事。

這時路更泥濘了，走一脚陷一脚，彷彿有誰拖住你，你愈想走快，愈費力。就是在水田裏賽跑，我想也用不到那樣起勁。我們全精神注在腳上，不敢稍為放鬆一點，提心吊膽的，惟恐滑倒了半天爬不起來。我尤其當心，一步上前，一定要先把傘柄插牢，像柱子似的。我們自然不敢在這種時候談天，所以除了六隻腳的濺水聲，簡直自己是否走路都會忘了。

不一會我們真的走到一個村子。

鄉間本來睡得很早的，但那晚上剛好過年，所以都還沒有睡。家家點着紅燈籠，有幾家還在放爆竹，打鑼鼓，怪熱鬧的。

靠近溪邊有一家小店，我們想進去買盞燈籠。這是家小雜貨鋪，出賣日用的零星物品；櫃台上放着幾隻粗碗，那大約是預備過路客人，站着喝酒。

「這兒沒有燈籠賣，卻有草鞋，我想買一雙！」

聽到老頭子提起草鞋，我才發現自己的一雙草鞋，早已斷了鈕扣，陷落在泥沼中了，這幾里路竟是穿着襪子走來的。不穿鞋走路，又冷又滑，我無論如何不慣。但我已把所有的錢化光了，竟沒有一個銅子剩下，買雙草鞋貴點要一百多錢，便宜點起碼也得四五十文，向老木匠借總是難為情，但不借又怎樣辦呢？

「我也想买雙，可是缺銅子——」

我臉紅紅的說。

「呵，缺多少？」

「實在我已經一個不剩，多借我一點！」

他連忙從腰包裏摸出十多個銅子，看見我的臉孔飛紅，祇是笑。

「沒有什麼難為情，我們再走吧。」

過了一刻他又擔心似的問：

「新的草鞋服腳不服腳？」

「很舒服。」

「那末走快一點吧。」

老木匠非常高興的走在前面，彷彿我能穿草鞋，是他的功。我們踏着爛汗泥跟着他走，一會兒村子就落在我們後面了，在背後我們祇能聽到一陣陣的犬吠。那小夥子吹着口嘯，老木匠喘着氣，我卻很謹慎的拄着傘柄走。

我們彷彿走快了一點，路卻還是遙遠的，艱難的。這時不但括着風，而且飄着寒冷的雪，老木匠因為跌交的次數尤其多了，祇是尖着喉嚨罵：

「叫你開一開電筒，開一開電筒，卻老是不聽！」

「不是我不肯，電油沒有了，叫我怎麼辦？」

「可是路這樣滑，天這樣黑，幾乎摔碎了你的老子

啦！」

「怨天怨路去，可不是我的過失。」

這小夥子大發脾氣，噁哩咕嚕的，儘埋怨着老木匠。

他說他也並不蠢，愛在黑暗中亂闖，就是沿途都點着電燈，像在省城裏開的什麼博覽會一樣，他也高興，祇要有那麼多的電火。

老木匠祇是喘氣，沒有回答，那小夥子又接着說：

「走來走去還是沒有到，我真不願再走了，誰忍受得

住這種苦頭？」

「我活了六十多歲，也沒有嘗到這種滋味，不但你叫苦。不過等歇你就可以快活了——」老頭子似乎很開心似的說，「我想你的娘一定早已預備定當，我們一到家就可過年！」

他大聲地笑着，非常興奮，彷彿第一次過年似的。那小夥子也跟着高興起來，無意識的問他父親愛吃雞蛋，還是愛吃饅頭。他說他自己兩樣都愛，祇是更愛吃蛋白，蛋黃他是不喜歡的。如果吃饅頭，那他一定要夾很肥很肥的，裏得會流的豬頭肉。

聽到他們不斷地談着吃的的事情，我當然也很高興，雖

則自己不能趕回家過年。

「在你們家裏過年，真不安，你們不會怪我嗎？」

我悵然的說。

「那裏，那裏，我們同是出門人，一碰頭便是朋友，祇是我們家裏窮，怕要苦你一夜了。」

風打着迴旋，我們幾乎給吹了起來。老頭子一路跌交，一路罵「鬼捉住我」，有次他的脚絆着一木根頭，一個跟斗幾乎翻下了田塍，虧得我們眼快手又快，才把他攔住。那擔子裏所有的東西，統統都倒了出來，一個小鉋子落到一個很遠的雪堆中去，找了半天才找到。

雪不斷的落，寒冷從四面侵入，使我們都耐不住發抖。小夥子的舌頭凍住了，不再吹口嘯，我的傘柄一落地，也像馬上凍在爛泥裏似的，重重的半天提不起來。

但我們在談天中，已經走了不少路，不知不覺的。所以在那看到他們村落的一刻，老木匠竟嚇了一跳：

「怎麼這樣快到哩！」

他指給我看一間就在路旁的茅屋。房子前面是空地，有黑黢黢的兩個禾幹堆，聳立在泥牆外邊，屋後卻是陰森

森的樹林。

窗子是亮着的。

老木匠愈走愈快，一付擔子，在兩頭震動得非常厲害，繩子激烈地摩擦扁擔，出發嘖嘖的聲音。一路來的辛苦，彷彿完全消滅了，他祇想到過年的快活。

「海狗，快去叫聲娘！」

本來落在最後的小夥子，聽到這話，飛也似的向茅屋跑去，「姆媽」「姆媽」的大叫起來。我們也加緊進步，跟着走進了那座茅屋。

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人，老木匠似乎有點奇怪。

「快放下傘子！」

他把我的舊雨傘張在一旁，一邊忙着脫他自己的襪子，一邊催促我：

「快脫了襪子洗脚，海狗大約在廚房裏洗了，他的娘沒有出來，一定是幫着他洗。」

可是我還沒有坐定，還沒有來得及脫襪的時候，就有一個消瘦的老婦，從後面出來，一見老木匠，也不管他路上辛苦不辛苦，開口就問：

「你這次帶了多少回來？」

「一個沒有。」

「那怎麼辦？過年的東西一點沒有辦過！」

「不是半個月前有錢寄你嗎？」

「那點錢不夠還賬，夠什麼？……」

「那是——那是——」

老木匠不再說話，他頹然地坐在一個石臼上面，緊緊地瞅着那個老婦。那付擔子就倒在他的身旁，一隻土布襪拿在他的手裏，另一隻卻仍然穿在腳上。

「我想不到，想不到……」

他只是這麼叫着，重重覆覆的，臉色鐵青。在外邊的風雪交攻中，他倒很倔強，跌了再起來，可是這時候他卻奇怪地發抖。那小夥子也從廚下出來了，站得遠遠的呆

着，看到這情形，大約他也不會再想饅頭，更不會想揀蛋白吃了吧？

經過了一陣難堪的沉默，那老頭子才向我說：

「我們一生窮，一生苦，從沒有一次舒服的過年！」

「……」

我祇很呆板地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我了解他們，可是我沒有回答。似乎我已全身麻木了，這半夜的跋涉，真使我感到辛苦，聽到泥牆外面雪風淒涼地括過枯林，我又彷彿置身在一條泥濘的，修長的，遼遠的道路上，不斷地蹣跚。這道路自然是很艱難的，坎坷的，可是同人生一比，我又覺得短促平易了，因為一個有終點，一個卻是永遠的患難，不斷的悲苦。

漁村

許幸之

蘇州真是東方的最幽美的水鄉。

當我們的蓬船走過山塘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兩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築在水上；從石基縫中伸出層層地石坡，有許多婦女們在那兒洗浣衣紗。蓬船由穹窿形的橋洞中穿過竹竿碰在橋石上，發出寂寞的音響。兩岸間，那些複雜的角樓裏有時送出些歌女的歌聲，還有搭着路棚的酒肆間堆滿着酒罇，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紀的威尼斯的往事。

蓬船穿過了密如蛛網的橋樑，便漸漸地離開城市了，經過十二里的水路，遠遠地看見一叢樹林和村落，俯視着靜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許多農家的夫婦和孩子，都在舉手望我們的蓬船歡呼，船夫搖慢了他的櫓，把船靠緊了岸

邊，放好跳板，並且跑來告訴我：

「先生，這就是漁村北莊基了。」

我們由村童的引導，得遊覽了這漁村的全部。全部的面積共有五十畝的陸地，其餘都是環繞着村莊的河流。全村共有三百另八家，連嬰兒在內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口，並且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職業。村上沒有警隊，但也不聽見有什麼恐怖的案件發生。因為村上的人口有限，所以各人的姓名和家族關係都互相熟識。雖然離開城市祇有十二里的路程，但是鄉民的風俗人性卻很簡樸，對岸有十數家村落互相凝視，兩岸的村民隔河可以談心。他們真和世外的桃源一般，過着那單純而原始的歌歌的生活。

雖然鄉下人總不免有些粗野，但他們卻受着良好的教育，村上的學者們給他們創辦了貧民夜校，通俗演講所，民衆閱報社，和民衆圖書館的設備，這是普及一般年長者的教育機關。此外，還有一個素樸的小學校，可以容納全村的兒童在那兒讀書，雖然房屋不很寬大，可是教師和學生都充滿着活潑地精神。一時上課鈴響了，小學生們都匯集在那較大的課堂裏，凝聽着那位先生教授「常識」。一位小學教師帶着滑稽的面孔題出許多極淺近的問題，小學生們舉起他污穢的小手爭相答覆。有時一些白鬚齊胸的農父，攙着他們的孫兒走進小學校來，帶着他們和藹而健康的笑顔，和那年青的教師們攀談。學校成了他們的家庭，漁村是一個安靜的和平的世界。

在村裏，我們還看到農父們坐在茶館裏飲茶，談心，有的架着眼鏡在看城裏的報紙；據說，這簡陋的茶館，也就是全村村民的俱樂部。村婦們有些抱着孩子們倚在門前，有些坐在樹蔭下刺繡或紡紗，常常聽到她們在閒談別村的趣事。當然我們穿過村巷的時候，鷄鴨和鵝羣往往從

腳邊繞過，村犬並不咬人，耕牛伏在稻場上打盹。在稻場上我們還看見許多船底向天的漁船和漁網攤在陽光下曬露，因此我帶着好奇心地發問了：

「孩子，這些漁船都是村上居民的嗎？」

「是格，」那年輕的鄉導用蘇州的土白回答我，「這村上的人大半是靠養魚過活格。」

「難道一年四季都靠養魚過活嗎？」

「不，一年有三季打魚，冬季就可以馬馬虎虎過活了。」

原來捕魚的工作祇有從春暮到深秋，嚴冬和初春之間，因為小魚還沒有長大，不能捕捉，所以大家都在空閒着。有些年輕的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出外經商去，或是臨時出外幫工。一到了春夏之交，大家都回來，全村的漁夫便開始動員了。他們爲了生活，早晨天明就下魚池，年輕的漁婦們爲了幫助他們丈夫的工作，不得不把孩子交給她們的翁姑，沒有翁姑的，便交給小犬爲他們看照。等到魚尾裝滿了漁船時，漁夫便把他們的妻子送回村上，然後滿載着船魚搖向城裏去。

直到傍晚或是明月初昇時，漁夫們搖着空船，沿路高談着市價，或是互唱着調情的山歌歸來，漁船停在燈火如螢的村前，漁夫們由船艙裏取出從城市裏沽來的老酒，扣好船索，緩步穿過村巷，走進矮小的瓦屋。有時妻子們立在門前鵲候着，接過丈夫的酒瓶，走進綠光如豆的火油燈前，漁夫在朦朧地飲着老酒，妻子立在桌邊剝着花生，聽他的丈夫高談着從城市聽來的閒事。

後來，鄉導又把我們引到村後名叫三角洲的湖面去遊覽，那兒和蛛網一般密的魚池，佈滿在三角湖的周圍。池邊插着無數的白楊，湖水被風吹起了微波，中午的太陽止射在那兒遠山之上。這時，我們又在湖岸的白楊叢中，發見了一所孤零無靠的茅屋，茅屋的周遭長着深深的草，生滿了許多野花，湖水裏反射着茅屋的倒影，但是那茅屋的門是靜靜地鎖着。

「這是什麼人家呢？」我禁不住地發問，「這樣孤零無靠的住在這裏。」

「這是一個外鄉人陳大力的住屋，」那年輕的鄉導告

訴我：「因為他白天給人家幫工，所以門總是勞勞地鎖着。」

然而，我心裏正在懷疑，難道這漁村裏對於外鄉人就應該如此待遇嗎？這時那鄉導好像知道我的心理似的，便開始說那陳大力的身世了。

原來，那茅屋的主人是安徽桐城縣人，年輕的時候是個非常強壯的壯漢，他一個人能擔負兩三個人的工作，所以人便給他起了一個插號叫陳大力。他本來在城廂裏一家徐姓的富豪家裏種菜園，後來那家主人因為好情的關係暗殺了一個美好的丫頭，私下把那丫頭的尸體埋在自家的園裏。兩年後，陳大力因為鋤地，在榆樹根下發見了那丫頭的尸骨。可是，當這丫頭未死以前，早就和陳大力發生過情愛的，大力便帶着尸骨到官廳呼冤，但他不知道當時的縣官，就是他主人的未來的女婿。縣官當時便把大力押起，一方面拿這案件要挾他的主人，主人畏罪，答應縣官的條件，便把這不白的冤案推在大力的身上，以殺人非刑處了他無期徒刑。可是大力因得了外援和內應，便越獄脫逃了。一直流落到這裏來求他的朋友幫助；可是他的朋友

已經死去多年。初來這裏正是工忙的時候，人家看他力大，便找他臨時幫工，後來他更勇敢地打退了一個偷魚的惡漢，於是村人發起捐給他那所茅屋，托他看管全村的漁池。他已經來到這兒二十八年，現在已經衰老，頭髮已經斑白，並且已經幫工不動，有時自家在公共的湖裏釣些魚，自作自食罷了。

「好了，」那年輕的鄉導繼續着說，「老頭子也沒有孩子望他要飯喫，先生，這樣多不好呢？」

當我們的逢船離開岸邊不到半里的路程，遠遠地看見

那邊堤上走來一個衰老的漁父，他背着魚籃和竹竿，蹣跚地向那鎖閉着的茅屋走去，鄉導的移重頭皮地望他打着招呼：

「大力伯伯，你又釣得幾頭魚哪？」

「五六頭，」那老者遠遠地回答道，「好孩子，你又帶人來遊湖嗎？」

這隔水談話的喉音不久就在湖上消失了，鄉導的孩童雖然沒有向我說明那個老人是誰，但我已經明白，這大概就是那鎖閉着的茅屋的主人吧！

現代書局精印

現代原稿紙

鋼筆毛筆兩用原稿紙創始於日本，新文化運動以後，著作家紛紛採用。其後雖有國貨，但紙質惡劣，且多用鉛線排印，有油墨處無從書寫，作家苦之。本局創始用橡皮版，佳質道林紙印製原稿，潔淨優雅，無滲墨走油之弊，行格種類甚多，任憑選擇。定價又極低廉，紙及日本貨之半，愛用國貨家，著作家，請試用之。

- 甲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4×25)一百頁·五角
- 乙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A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五十頁·二角五分
- B種橫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C種直行雙面原稿紙(20×20)一百頁·二角五分
- D種直行單面原稿紙(20×20)百頁訂本·二角
- E種直行單面原稿紙(6×20)百頁訂本·一角五分

查缸委員

聖 且

剛過了舊曆「元宵」節，查缸委員下鄉的消息證實了。

喝財神酒的那天，老伯坤對我說，今年省派的那位委員，的確是「老公事」，而且「鐵面無私。」他先從東興開始，然後順着路程到菱渚，宜橋，漁塘，文間；假如每處停留二天，本月底就可以到赤山。

老伯坤是赤山釀業的經董，這里周圍二十多里之內的酒稅，統歸他征收的，——總共四百八十四缸。(一)可是照實數計算，大約要超過一百多缸吧？像這麼大量的私釀用什麼方法瞞過查缸委員，老伯坤始終不肯表示他的意見，卻神秘似的笑笑說：

(一)赤山的酒，論缸秤稅，每缸五百斤。

「大家放漂亮些！」

怎麼才算「漂亮？」不但讓戶茫然漠然，我似乎也不很明白；照往年的規例，經董的酬勞和委員的「路敬」，赤山是合送二百元，一向在覆查缸額之前挨戶收集，等到查缸委員下鄉的前兩天，送給老伯坤，請他自由分配，而現在委員早晚就要下來，老伯坤忽然拒絕這宗「規費」全部退還了。

我這麼想着，懶洋洋地依着田塍跑去，看見沈四寶蹲在田裏着短工削菸秧。

「喂，老四，伯坤叔在家麼？」我問。

「鎮上去了。」沈四寶有氣沒氣地說。

「委員老爺沒到吧？」

「不知道。」聲音越發低了。

「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說。」

忽然刮起西北風，我不禁有些發抖，仰起脖子看看天，那停在空中一塊一塊的凍雲，白糊糊地，白糊糊地，似乎快要下雪的樣子。

我想：老伯坤到鎮上去，一定是迎接查缸委員去的，可是他爲什麼這樣神秘呢？……爲了去年的秬米糶不出價錢，大家多種了幾石糯米，大家又多釀了幾缸酒，而難題就偏在今年發生了。假如那「鐵面無私」的查缸委員果然「公事公辦」，怎麼辦呢？……

西北風繼續着行使牠的暴力，虎虎地吹，吹，吹！接着，下了一陣球球落落的雪珠，當我跑回村子的時候，雪片像飛絮似的亂飄，亂舞，一忽兒，門外就鋪上一層薄棉，一切全變白了。

查缸委員果然是昨天到了赤山，當夜住在鎮上的六爺家裏，老伯坤也沒有回來。這嚴重的消息傳來之後，全村的空氣便立刻緊張；我的屋子裏，擠滿了許多釀戶，亂哄哄地，亂哄哄地。

福大叔建議，假如委員要實行檢查，那是非常尷尬的，不如多送一些「路敬」，把他請出去；至於老伯坤，他自家就私釀了四十缸，要辦「清公事」，應該先叫他認足。福大叔從前也幹過經董，村上人對他都有相當的敬仰。平時有什麼事情發生，祇要他的嘴巴一動，便圓滿地解決了。然而今天卻意外得很，釀戶聽了他的建議，都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不能再開惡例，何況也湊不出現款。

「那委員馬上要到啦！我們到底怎麼辦呢？」我這麼說了兩遍。

「你是地保，怎麼辦好就怎麼——」鄰村的禿頂阿二嘲笑似的說。

「照——福大叔的主張——好吧？」

突然，站在板凳上的小榮把胸脯一拍，說，「老子不贊成！」

釀戶都齊聲嚷。

福大叔臉孔漲得通紅，他一對紅絲拌滿了的眼睛，轉得非常快，呼吸有些短促，接着，彎了腰，一陣咳嗽。

我這時祇有憤怒的分兒，呆呆地看看小榮，又看看禿頂阿二，於是大家也跟了沉默，死樣地沉默。

一會兒之後，福大叔噲停了，用斥責的聲調說：

「不贊成，是麼？——是麼？」他額上蚯蚓那麼粗的青筋，一支支暴了起來。躲在花白鬍子裏面的兩片嘴唇，不停地噉動。他對這一羣釀戶，顯出不耐煩而同時憐憫的神情。

「是麼？」我也跟着說，應聲蟲似的。

在二三十條眼光交織之中，福大叔和我，都期望着他們最後的答覆。

不幸得很！我認爲危險性最重隨時可以爆發的一座火山——小榮，又突然嚷起來了。他不但不容納福大叔溫和而合理的建議，而且還主張革除「規費」；他舉出許多的理由，來證實他主張的正確。他用拳頭槌着桌子，發瘋似的嚷。涎沫從他闊大的嘴唇裏面噴出來，和他相近的人，

都把袖管抹着自己的臉。

禿頂阿二蹲在門檻上笑着拍手掌。

俄而，小榮把臂膊一伸，擺出準備廝打的姿勢說，「拳頭，就是我們送他的「路敬！」——老伯坤要「出鎗花，」我們先把他打死！」

「對呀！——」

釀戶又齊聲嚷。

三

查缸委員，老伯坤，六爺，鄉警，都坐着長轎下來了。

赤山的長轎，是××縣有名的；不但舒適，而且穩快。從轎上到這裏的一條路，——人脚跑成的路，——窄窄的，高低不平；但轎夫在肩胛上，看去似乎輕飄飄的，一些不用力，——雖然昨天還下了一天的雪。

那座火山，正在預備着噴發的火簇。

禿頂阿二，也傻頭傻腦地跑到前村，又跑回後村，非常忙迫地。

福大叔氣得老病發作，躺在牀上哼着哼調。

這時候整個的赤山就浸在恐怖的濃霧中，田場邊的兩株柏十樹，也垂下牠抓人似的魔手，顯出屈服的樣子。

「天哪！」我不自覺地嚷，臉上便有些發燒。剎那間，包圍在我四周的東西，都變了對我裝作鬼臉，連堂屋裏掛着的那幅老壽星，也似乎向我嘲笑，「哦！他也許在那裏笑我的怯弱吧？」我自家問着自家。

篤篤篤！

忽然有人敲大門。

「誰呀？」我的老婆問，聲音是尖而帶顫。

「瑞哥在家麼？」沈四寶的聲音。

「他——」老婆看了我一眼，我點點頭。她一邊跑去開門，一邊說，「四阿叔吧？——有什麼事？」

沈四寶進來了，穿着藍灰大綢皮袍，在黑黝黝的煤油燈光之下，顯出他緋紅的醉臉。

「瑞哥，三缺一，叫你去。」沈四寶彈着香煙灰說。

「嗯，誰打牌呀？」我問。

「委員老爺，六爺，和伯坤叔。」

「還有？」

「哈哈，就叫你去啦！」

我跟着笑了笑，心頭忽然突突地跳動。我想：查缸委員不開始執行他的職務，反有這樣安閑的興趣；不，許是他們已經得着外面的風聲，所以特地借這名兒叫我去的。可是我爲了火山，就立刻躊躇起來。結果，我推說身子不舒服，便拒絕了沈四寶的要求。我想，我是多麼的圓滑啊！

四

昨天晚上，我一夜沒有睡，直到窗櫺上射進微薄的白光，便起來吸了兩袋旱烟。那排在矮屋子裏的二十隻酒缸，卻沉靜地躺着，一些沒有感到牠的主人快要發生不幸似的。

俄而，金黃黃的太陽爬進了我的院子，檐溜上的積雪，就慢慢地溶解開來，一滴，兩滴，——淌着，似乎對我吊着同情於怯弱者的眼淚。

我把我的身子放在陽光裏面，貪婪地吻着溫暖的光熱；我這時才忽然明白，除了太陽，風，雨，雪這些東

西，我是有權自由享受的，其他的一切，就有了限制了。公雞照例發出牠們的信號，獨佔了早晨靜穆的空氣。我跑進屋子，叫老婆出去看看動靜；我叮嚀她，注意那座火山，和燃發火山的藥線——查缸委員。

當我老婆揉着她惺忪的眼皮開始拔下門門的時候，兩個穿黑色制服的鄉警，突然闖了進來，命令似的叫着我的名字。

「委員要檢查啦，地保還不去侍候麼？」扁臉孔鄉警說。

「是是——去的，——喫過早飯——去。」

扁臉孔鄉警把他生着黑毛的大手掌放在另一個鄉警的肩膀上，又餓鷹似的釘了我一眼，「快些！」舉起他們軍隊的腳步，跑了。

我周身又忽然發燒，心頭突突地跳動，去？不去？我簡直沒有勇氣決定。我是值年的地保，照例非去不行的；然而那座火山爆發起來，又怎麼辦呢？……

剛喝了半碗麥粥，那座火山已經擺在我的面前了，他劈頭便問：

「瑞哥，他們要挨家檢查麼？——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的！」

「好！」他發瘋似的去了。

一忽兒，查缸委員，老伯坤，沈四寶，鄉警，都在市場上出現了，後面還跟了幾個小孩子。禿頂阿二遠遠的閃過去。那委員又胖又長，穿着棕色的西服，黑大衣，臂彎上掛了手杖。他全部的臉孔放在聳起的衣領裏面，祇露出一對大眼鏡。老伯坤拿着缸冊，（二）鉛筆夾在耳朵上，微笑着。

（二）記號簿戶缸額的冊子。

「拒絕檢查啊！——」

忽然起了這麼一片叫嚷，——粉碎了赤山似的叫嚷，接着，潮水般的釀戶，立刻擁擠攏來，嚷，嚷，嚷——

砰！——砰砰！

鄉警開鎗了。

「衝上去啊！」小榮的喊聲。

五

火山爆發的結果，流彈打傷了一匹牛。查缸委員。老伯坤，沈四寶，在鄉警的來福鎗掩護之下離開了危險的氛圍安全地退却了。小榮和禿頂阿二，在羣衆奔散之後，便宣告失蹤。

我從極度恐怖中清醒過來，昏沉沉地。與我老婆從桌子底下爬出來的時候，瞥見沈四寶坐了長轎過去。「他到那裏去呀？」我詫異地說。

夜又來了，一座一座的村落，緩緩地消失到黑暗的原野去了，祇有那坟墓似的赤山，還露着半個苦臉，在微淡的星光之下。

福大叔拄着長柄旱烟袋跑來，氣吁吁地。

「大叔。」我說。

「這真——糟——糟糕了！」福大叔從喘咳中射出這麼一聲。

「然而事情就壞在小榮手裏——他——」
「可不是！」福大叔喘停了說。

忽然，田場上射出幾條乾電筒的白光，亮閃閃地，亮

閃閃。接着，就是雜亂的脚步聲。我驀然站起來。福大叔也立刻顯出恐慌的眼睛，臉孔變了死色。

這時候老伯坤和沈四寶帶了八個鄉警進來，那扁臉孔把鎗口對着我的胸脯，擺出預備開放的姿勢：

「弟兄們，綁了吧，他是頭腦！」

「我的苦命呀！——」我老婆滾在泥地上哭。

「還有他，那匹老狗！」老伯坤指着福大叔對鄉警說。

於是，我和福大叔就給他們帶下烏篷船，和馴伏的綿羊一樣。

「哈哈哈哈哈！」是禿頂阿二的笑聲，從後艙射出來。我迷惘地拉開艙板，那座火山，又在我的眼睛出現了；他把腦袋擱在膝髁上，呼呼地打盹兒。

船在櫓聲中前進，船頭上的水，咯咯地響着。我和福大叔偎在一處，瑟瑟地發抖。直到太陽吻着我的額角，才到了××城。

街頭夜景

陳白塵

——獨幕劇——

時：

一九三一年秋，夜。

地：

某一都市之街頭。

人：

難民甲（老頭）

乙（老婆婆）

丙（青年）

丁（壯年）

警察

夜販

工人

僕役

巡長

跟班

景：

巡警數人

男甲

女乙

男丙

妓女

另一警察

在稍為沉寂的時候，從窗下的黑

影裏吐出低弱的聲音。

難乙

王伯伯，這是什麼聲音？怪使

人難過的！

難甲

誰曉得是什麼鬼東西！格咚咚

咚地聽了叫人肚子裏更覺得餓起

來了！

難乙

大餅呢，我是不能吃了，您

餓，給我的一塊吃了吧！——咳

呀，我祇要渴水！水！水呀！……

難甲

楊大嫂，你忍會兒吧：天黑

了，沒有地方討了！

街頭夜景

現代·4·5 九一五

難乙 (無可奈何的聲音) 唉，水

大餅呢？

(當丁看見裏面是在做什麼事，

呀！……

難丁 王伯伯，你昏了！剛才我們分

快地退了回去。)

難丁 (一個壯年的聲音) 你知道這

的一塊不是楊大媽的嗎？

難丙 看飽了嗎？

是什麼聲音？

難甲 該死的！可是我怎麼又餓了？

難丁 倒看餓了！——媽的，那麼熱

難丙 我說是鬼叫！

難乙 我不餓，我要喝水！水呀……

開！男的女的都穿得花人兒似

難丁 你真是沒有見過世面，這是洋

(聲音又模糊下去。)

的，圍滿了一桌子，——一個多

琴——就在今年大水前，我在

難丙 王伯伯，楊大媽的病怎麼樣？

長多長的桌子！也不知在吃些什

一個學堂裏看見的，手一擦，就

難甲 (低聲) 那還不是活一天算一

麼，一個人抱一個盆子——屋子

咕裏咕龍地響了；要值幾百塊錢

天嗎！——現在要有些水喝喝也

像皇宮一樣！

哩！

好些。

難丙 那同你有什麼相干？

難丙 幾百塊錢！這有什麼用？

(窗子裏音樂停了一會，哄笑聲

難丁 我要過一天這樣的日子，就是

難丁 彈了好聽呀！

又爆發起來。丁被吸引去了，)

給大水淹死也情願了！

難丙 哈哈！這叫做好聽！我一點也

難甲 喂，你坐下來安穩點罷！

難丙 該死的大水！為什麼不淹死

不懂，真是鬼叫！——有錢的人

難丁 (在窗子旁偷望。) 不要響，

你，卻叫你在世上活受罪？

真會頑兒，幾百塊錢買個鬼叫的

我看看。

難丁 得了！得了！我再死了，我一

東西！——要在我們，要救活幾

難甲 你這孩子！給人家看見當着做

家可不斷了根了？

百條命！

什麼的！

難丙 斷了根的人家多哩！劉老三一

難甲 (叫起來) 大餅呢！楊大嫂的

難丁 不要緊。

家，在大水沖下來的時候都還睡

在牀上，不是一個人也不會起來嗎？張小狗家裏十口人都爬在屋頂上，水頭一沖，屋子倒了，都淹死了！

難丁 怎麼？張小狗也死了？

難丙 是呀！張小狗那樣好人都死了！——像張小狗那樣好人，這次不知死了幾千幾萬哩，像你這樣人都不死！天真沒眼！

難丁 好了！你別再罵我了！我就不死也不過是這麼一天到晚的在挨餓，那裏還像人！（指窗內）像他們那些人！

（窗內音樂聲作，丁心神嚮往）

難丙 一個頂要緊的是要做個好人，有錢有什麼用？

難丁 好人又有什麼用？你看楊大媽和楊伯伯沒有？他們待人那裏不

好？可是楊伯伯要死在水裏，楊大媽眼看又要給餓死病死了！

難甲 （慨嘆）唉，楊家可真要斷根哩！

難丙 斷根卻不會斷根吧，他的兒子和女兒自從失散了以後，雖沒有信回來，恐怕還在世上吧？不然她不會還是那麼掛念着的！

難甲 （冷笑）哼！還在世上？牠的兒子自從民國十五年逃走以後就不會有信回過家，這幾年外面殺的年青人可還少了？要是還在世上，總該有個信呀！

難丙 （在大家沉靜了一會之後）牠的女兒小菊子呢？也沒有信嗎？

難甲 信？她是十五年冬天，聯軍打敗仗時候給亂兵衝散的，曉得死活存亡？——那時小菊子還小，

纔十一歲哩！

（丁在他們談話時，聽得窗裏的音樂，又溜到窗前偷看去了。）

難丙 （回想）我還記得她的模樣兒

哩！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兩個通紅的嘴巴。——我們每天在一起兒玩。

難甲 那樣子長大一定很漂亮！……如果這孩子還在世上，唉！……（從左邊黑影裏衝出一個人來，一把抓住伏在窗前窺視的丁的後領。）

警察 你在做什麼？

難丁 （嚇慌）我……我沒……做什麼！

警察 讓我翻！（在他的身上搜）你是做什麼事的？

難丁 我們（指甲等）都是逃荒的，

家鄉遭了大水，房子糧食都沖掉了，所以逃出來……

警察（打開是破件鄉下農民衣裳）
是你們自己的？

——起來！
難甲 先生，可憐我們吧！我們實在是沒有法子，這病人又快要（低聲）沒救了！她一動也不能動了！……

警察 逃荒的？哼！逃荒的從來是偷吃弄拿的！你以為你是好人？這兩天這裏家家少東西，都是你們幹的！（又去搜難甲，乙，丙，）

難甲 是的，先生。

（一個夜販挑着湯糰擔子自左旁上，歇下。）

你們同他是一起的？

警察 什麼？在這兒過夜？不行！快走！（驅逐着）馬路上好過夜？

夜販 吳先生，什麼事？

難甲 先生，我們是一起的。

難丙 馬路上不好過夜，那兒好過夜？

警察（回頭）啊，你。纔上街？

難甲 那兒來？

難丁 先生，哪兒都要錢哩！

警察 逃荒的，要在馬路上睡覺哩！

難甲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警察 那兒都好過夜，祇馬路上不許睡！

難甲 先生，我們並不要睡覺，祇要歇歇腳，實在因為這個病人不能動，她已經快要『那個』了！先生，可憐可憐病人罷！

難甲 高郵。

警察 我管你什麼錢不錢！走！快走！快走！起來！

夜販 好了，吳先生，你也行點方便，隨他去罷！讓我也好做點生意。告訴您，今天倒霉倒透了，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驚醒。像夢裏樣。）水呀！水呀！啊！我渴死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難甲 她是一個病人，先生！不能動了！

警察（在乙的身邊搜出一個衣包，就燈光下審視。）這是什麼？

難丙 那是楊大媽的衣裳。

警察 這是一個女的？起來！

難乙（小偷偷從右邊上，在警察背後偷看了一下，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警察（以足觸乙。）叫什麼！

出來兩個鐘頭還沒做一點生意
哩！

們到的地方！
難甲 您看我們這位，（指乙）她就

到那巨獸的吼叫似的水聲，她立刻就和她的老伴兒，夫婦兩個逃

警察 可是這兒不能登，朝右邊去點

是到此地的！！！看她情形是再

到屋外走來了！但是在那樣的黑

！正登在窗子底下！

也走不了啦！

夜裏，向那在逃呢？他們的腿還

夜販 對啦！朝那邊去點！不然給窗

（工人從右邊上，走到擔子邊摸

沒走幾步，大水的浪頭已經咬着

子裏看見，又帶吳先生嚕嘛。

了下口袋。）

他們的腳了！她就和她的老伴兒

難甲 是的，是的，謝謝先生！我來

工人 盛立五個湯圓兒！

攀住一棵樹，不會跟水沖下去。

搬。

夜販 噢，（盛圓子）怎麼，她病成

但等到天亮的時候，再看看，那

（難民甲，丙，丁給乙抬起向右

這樣了嗎？

裏還有她的老伴兒，早被那浪頭

邊去了一點。警察走開，向左邊

（丁走過來看了下鍋裏的東西）

吞去了！從此，她一方因為被水

黑影裏去了。）

難甲 已經十多天了！

浸了，人老受不住，一方因為她

夜販 你們是給水淹了的？

（工人在吃湯圓。）

的一家祇剩了她一個，孤苦伶

難甲 是的，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現

夜販 什麼病？

仃，——兒子流落在外，不知死

在出來逃荒的。

難甲 起初，大水從城牆拐角沖下來

活存亡；女兒以前被亂兵衝散，

夜販 逃到那裏去呢？

的時候，正對着我們的莊子。

至今也沒下落現在丈夫又給大水

難丙 連我們也不知道！走到那兒算

她，這位老奶奶，本來是很精細

淹了，沒有了生趣，便病倒了。

那兒，有一天在那兒餓死的時

的人；在前幾天她就防備着河堤

工人 你們是從那兒來的？

候，就不再走了！——那就是我

會決口了，所以那天夜裏她一聽

難丙 高郵。

工人 (不勝感慨地自語) 啊！高

難丁 (又去坐下) 怎麼睡得着？

湯！哈哈！

郵！……

(夜販在做着圓子，靜靜地，沒有聲音，窗裏的笑語便透出來

難甲 (苦笑) 您還想做我的生意

(工人走到担前付了錢。丁貪婪

了。)

嗎？……哈哈！……老實說，餓

地看了鍋子。)

了。)

倒是餓的……看了更想吃……就

難丁 幾錢一個？

聲音 拿酒來！

是……(苦笑)

夜販 兩個銅板。——吃一碗吧？

難乙 (忽被驚醒) 我不要酒，我要

夜販 (嘆息) 唉！……你還可以不

(丁搖搖頭走開。警察又走過

水呀！水呀！

看哩！我却是非看着牠不可！

來。工人向左邊下去。)

難甲 唉，那來的水呢？……啊，對

——我親手一下一下地搓牠，揉

工人 啊！高郵！高郵！(下)

不住，您那鍋子裏的水能給點

她，包牠，下牠，還得看着牠；

夜販 吳先生吃碗圓子吧？

嗎？可憐這病人，她也只要這一

就是不敢吃牠！

警察 別客氣。(隨在工人後下)

回了！(惶惑地看着夜販。)

難丁 你也不敢吃牠？這不是你的？

難丁 媽的，夜這麼長，餓死人！

夜販 (先是猶豫地不答。……)(終

(甲喂乙喝湯。)

難甲 我看你睡一會吧，別像熱鍋螞

於慷慨地舉起杓子) 來！

難丙 傻瓜！他要吃湯圓子，可就不

蟻樣亂竄了！

難甲 (拿一個碗出來。)(啊，多謝

要吃飯了！

難丙 我說剛才那個吃圓子的，好像

多謝！……

夜販 (苦笑) 是呀！不僅我哩，家

在那兒認識過的？

夜販 (笑) 我倒是捉雞不着倒蝕一

裏還有老婆孩子和老娘哪！

難甲 你也安靜點去躺躺吧，別亂想

把米哩！——我本來想做你們的

(窗子霍地開了，窗裏一個僕役

了。——那來的熟人？

生意，生意沒做，倒給你一碗

端個盆子預備傾潑的樣子。這給

丁看見了，從懷裏掏出碗來，搶

到窗前。）

難丁 大爺，什麼？給我吧！

僕役 過去！過去！

聲音 什麼事？

僕役 叫花子！

聲音 管什麼叫花子！該倒到惡水缸

裏去！馬路上能潑嗎？不講衛

生！

僕役 （轉了身，給那還熱騰騰的大

菜盆又端進去。）是，是。

難丁 （呆呆地向着窗子，嘆了一口

氣。）……

難丙 得了！你忍點餓罷！

聲音 賣圓子的！盛一碗圓子來！

夜販 噢，來了！

難乙 （低弱）哎呀！好湯！好湯！

難甲 好，楊大嫂，你好好地睡一會

兒罷！

（夜販端碗下。）

難乙 啊，——王伯伯，我是……活

……不了哪！

難甲 別胡說，你睡會兒就好了！

（丁在湯圓擔子旁徘徊。）

難丙 楊大媽，現在你好了，不要胡

思亂想了！

難乙 啊，你是誰？小毛子嗎？……

難丙 不……我是阿桂。

難乙 啊，阿桂！……我的小毛子

呢？小菊子呢？（叫）阿毛！阿

菊！

難丙 楊大媽，你別叫，阿毛哥阿菊

妹就要回來了！

難乙 回來了嗎？阿毛！阿菊！……

在那里？

（夜販從左邊上。）

難丙 楊大媽，你睡一會他們就回來

了。

夜販 怎麼啦？叫什麼？

難丙 她想起她的兒子和女兒了，在

叫着他們。唉！……

難甲 （忽然發現）哎呀！衣包呢？

丙丁 沒有了？

（大家搜尋。）

難甲 不好了，一定被人偷去了！剛

才我彷彿覺得底下一動……

難丁 對了，我好像看見一個黑影子

在那面一閃！

（警察匆匆上）

警察 什麼事大驚小怪地叫？

難甲 先生，我們的衣包給人偷去

了！

警察 胡說！你有什麼東西給人偷？

難甲 就是您剛才看的那個衣包。

夜販（發現他的鍋蓋移過了。）哎

難甲 先生，我們向來都是很規矩

吃？

呀！……我的圓子也有人偷了！

的，從來不曾拿過人家東西！

難丁（萎靡地，羞愧地）我餓了！

警察 什麼？圓子也有人偷？

警察（看出丁的心虛）過來——（給

（夜販和甲丙都沉默着。）

夜販 這一定是一個人偷的！

他牠到燈光下。）就是你吃的！

（一陣脚步聲走近，警察向左看

警察（皺一皺眉）你離開過這里嗎？

難丙（憤怒）先生，你有什麼證據

了一眼。）

暫販 剛才我送圓子到那邊去了一

說他吃的？

警察 那包衣裳一定也是他偷的！

趙。

警察（在丁的身上發現湯漬。）

——你說，是不是？

警察（回頭向難民）他送圓子去，

看！這是什麼！不是湯圓子湯

難丁 不，不是！衣裳我沒有拿！

你們在這裏嗎？

嗎？哦，還有糖哩！

警察 哼！沒有拿？讓我看！（又在

難丁（向後面黑影裏退了一步。）

（丁顫慄地呆着，一時回不出

他身上搜了一陣。）放到那去

我們都在這裏。

話；甲，丙，夜販都不相信地看

了？

警察（以鋒利的眼看着丁，走前一

着丁。）

難丁 我真沒有拿！

步，逼着他。）有別的人來過

警察（暴怒）我說你們不是好人！

難甲 先生，衣裳恐怕不是他拿的，

嗎？

夜販（向丁，不相信地）果真是你

我們都是一起人。

難丁（心虛地）沒……沒有！

吃的？

警察 是的，我知道，你們都是一起

警察（試探地）是你們吃的罷？你

難丁（點頭，但不敢抬眼。）是

的，都是尋手！

們這些東西到處不規矩！

的。

（巡長率巡警數人上。）

難丁 不……不是我吃的！

夜販（怒）你為什麼偷我的東西

巡長 什麼事？

警察 (立正) 報告巡長：這是幾個

難民，硬要在這裏過夜，驅逐他

也不走；現在又偷了他的圓子，

他又偷了這女人的衣裳！

巡長 帶上局去！賣湯圓的也帶着！

夜販 (恐慌) 我……我不去！

巡長 他不是偷你圓子吃的嗎？

夜販 先生，偷是偷的，但我不要追

了。——他實在是餓了！

巡長 不行！你不追也不行！——你

也得去！

夜販 先生，我還要做生意哪！

巡長 都帶着！(手一揮，巡警們一

人一個給甲，丙，丁，夜販都抓

住)

警察 巡長，這裏有一個病得很重的

老女人。

巡長 那聽她！

難乙 (夢囈) 阿毛！阿菊！阿毛！

阿菊不要走呀！

(一羣羊似的，後面押着一個牧

者，下去了。警察目送他們去

後，也踱向左邊下。)

難乙 水呢？水呀水呀！(叫到聲嘶

力竭，就又不叫了。)

(工人上，左右顧，給難民乙一

絆，剛向前走，警察上。)

工人 哦呀！是個大！

警察 留神一點！

工人 啊，先生，沒有看見哩！——

還沒有換班嗎？

警察 (微領其首) 嗯。

工人 這是一個什麼人？先生。

警察 一個難民，快要死了！

(從左邊透過脚步聲來。警察工

人都轉過頭去。)

工人 (低聲) 是一個婊子？

警察 (點頭。) 是的。(看了工人

一眼，微笑着。) 拿她開開心。

(跟班的隨在妓女後面打着馬燈

上。)

警察 誰？站住！

妓女 (站住) 先生，是我。

警察 你叫什麼名子？

妓女 玉娟。

警察 你既做生意，不懂得規矩嗎？

跟班 對不住，先生，今天是遲了一

點了，下回留神好了。

警察 遲了「一點？」——照規矩十

點鐘後後就不許上街，現在十二

點都過了！

跟班 實在對不起。老實告訴您，今

天要不是局長留着多喫幾杯酒，

老早回去了。

警察 局長？怎麼，你拿局長壓我

嗎？我知道你們這些東西祇認得

局長，眼裏那有我們當警察的！

可是今天對不住，（冷笑）碰到

我小警察的手裏，就是要報報仇

哩！

跟班（陪笑）先生，那裏來的話，

我們姑娘頂和氣，不信下次請到

我們那兒去坐坐。

警察 得了！別灌米湯！我沒有打茶

團的錢！——可是真和氣嗎？

——喂，你幾歲了？

妓女（不肯答應）……

（跟班的用手暗推她一下。）

妓女（不屑的聲音）十六。

警察 嘿，好大的架子！——那兒

人？

跟包（搶着代答）揚州。

警察 她沒有嘴？——真是揚州嗎？

假充的吧？

（跟包的又推她一下。）

妓女 真是揚州，先生。

工人 我聽這聲音好像是高郵人哩！

警察 對啦！這是高郵腔！

（妓女驚異地看了這半空插話的

工人一眼。）

妓女 我是在高郵生的，但一直住揚

州。

警察 噫，我聽說高郵大姐黑屁股，

玉娟姑娘，是的嗎？

妓女（怒容滿面）先生，誰同你開

過玩笑？

警察 嘿，沒有錢就這付形兒！

妓女 就這付形兒！我犯規矩吃官司

好了，不能給你尋開心！

跟班 姑娘，不要胡說！先——生，

您不要生氣……

警察 呦……你看你給這臉蛋兒氣青

了幹什麼？（順手去搽了她的嘴

巴，哄孩子似的。）得了，別氣

了！

妓女（暴怒地還他一個巴掌。）滾

開！

警察（老羞成怒）渾蛋！你打我！

（一把抓過妓女來就打）

跟班（護救）先生，先生不要打！

工人（義憤填胸，伸出鐵桿似的膀

子，揪住警察。）你做什麼！你

欺負一個女人！不要臉的東西！

警察（丟開妓女，轉身來。）媽的

皮！你打我？

工人 我就打你！（但他身上的包裹

露出衣出。）

警察（看見包裹忽想起一件事。

好，這是什麼？衣裳吧？原來是你偷的！（奪那包裹）

工人（閃開）不是衣裳！你……

警察（扭住工人）你跑！

（警察很敏捷地取出警笛吹着，

工人掙脫不得，毆打着警察，警

察扭住不放。妓女與跟班的嚇得

不敢動。）

難乙（忽地又慘痛地叫）水呀！水

呀！水呀！……

（在沉默的爭持中，難民乙的呼

聲給他們以極大的恐怖。妓女尋

看這呼叫的人。）

（另一警察奔上，從後面揪住工

人，警察便奪過包裹。）

警察 老周，你抓住他！（打開包裹

唯恐工人逃走，也去扭住他。）

帶上局子！

另警 那個是做什麼的？

警察 那是個犯規的妓女，都帶着！

另警（走去扭住妓女）走！

（兩個警察押住三個人向左邊

走。）

難乙 水呀！阿毛！阿菊！……

工人（突然掙扎着，傾聽這叫

聲。）……

妓女（同樣地注意。）哎呀！……？

難乙 阿毛！阿菊！來呀！……

工人（像炸彈爆裂樣。）哦呀！

（掙脫警察的手，奔向難民乙）

媽媽！是你嗎？……（淚隨聲

下，）

妓女（也奔過去）媽媽！……

警察（追上工人）那里跑！

另警（也追上妓女）站住！

（警察又扭住工人妓女。跟班的

呆在一旁。）

工人（搖着）媽媽！媽媽！……

妓女（抱住乙）嬌媽媽媽媽！

警察 你們發什麼瘋！那來的媽媽！

媽媽！走（揪工人下，另一警察

也揪妓女跟班同下。）

工人 媽媽！媽媽！

難乙（不會聽見別人的呼喚，祇顧

直着嗓子叫。）阿毛！阿菊！來

呀！阿毛！阿菊！

工人（聲音）媽媽！媽媽！……

（遠了，）

（窗裏電燈熄了，）

難乙（聲音微弱）阿毛！阿菊！來

呀！……（低到聽不見。）

——幕徐落

現代評壇

「丁玲選集」

蓮子編

王淑明

天馬書店版

一

在天馬出版的幾冊「選集」裏，可以將牠分成兩部分來看；一是由作家自己選定的，一是由別人代為編列的。關於前者，作者對於他自己的東西，或者選入，或者被屏除，這有其自己的主觀的偏向，在這裏我們不想說。至在後者——由別人代為編定

的集子——這不但要對於原作者的思

想變遷之跡，有着顯豁的表露，而且要是對於作者作風的變換有所解明的話，則尤其要能有着真確的指示。這才可以一方面對得住原作者，一方面也可以使讀者對於原作者創作的過程，得着一個鮮明的輪廓。

蓮子先生，是詩人，是小說家，也是新興文藝理論的重鎮，以他那樣

的身分，來做丁玲女士全部作品的選集者，自然是最適宜不過的。而況他在那將近三萬字的長序裏，又要對於他的朋友創作及思想變革的歷程，作深切的解明。則這當然更是重大的工作，而且祇有他是最好的擔任者。至於他這部選集到底確當與否？和在他那長近三萬字的序言裏，我們到底得着些什麼？我到想在下面來說幾句話。

二

先說那篇序言。

蓮子先生在這篇序文裏，的確告訴我們許多未知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如果不是和原作者有着適當關係的人，是不會那樣深切的知道，而且說得出來。所以，不說別的，單祇這

些難得的資料，已經是很可珍貴的，而且我們從他那裏所得的指示，也就不少了。

但作者不惟單純的在搜集資料，還要對於這些資料的本身，和原作者的思想體系作爲簡切的解明，他告訴我們丁玲女士是生於寂寞的環境裏，和她周圍所接觸的一些人物，和她出身於沒落的貴族階級；他更其告訴我們，在她的作品裏，雖然有着享樂的頹廢的氣分，但一種求生的精神，始終飽滿地隱晦地灌注在各篇的血液。他說：

「這一生的追逐，使她異於同時代的許多其他資產階級的作家。」

他是將原作者創作的及思想的轉換的過程，歸因於丁玲女士的「求生的精神」——少年資產階級的向上氣

質」而指爲這是她後來思想轉向重要因素之一，換言之，就是他不以爲這樣的原因，是社會學的，而相反的，卻是取着生物學的見地。

三

這樣的見地是不是對的呢？這卻有商酌的餘地了。丁玲女士，據蓬子先生的說明，她是沒落的貴族階級，我們知道，所謂沒落的貴族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對於社會的變革，自己階級的崩潰，可以取着好幾種不同的態度，有的不敢面對現實，而歌誦着過去的光榮，有的在意識上，顯現着自己分裂，而成爲極端的矛盾，他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動搖着，而終於不能把握着一個鞏固的，統一的徹底的世

界觀，還有的，因着自發的階級的悲哀，在社會的急劇變動中，自己的不斷改變中，克服，鍛鍊，終於便脫離了自己的階級羈絆。

然而這一切，這好幾種不同態度的取捨，我們祇能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的作家，作着嚴正的社會學的解釋：首先是他自己階級的編置，其次是他周圍所接觸的人物事變，再其次他自己實踐的過程；至於所謂心理的要素，像一些「求生的精神」「向上的氣質」這些話頭，那是極其具體而微的

就使我們承認人類這些基本性質吧；但在這些構成原素中，卻可以於異常變動的環境之下，完全更新的被決定着，改變着重新建立，或者完全消失的。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的作家，他的創作和思想轉換的過程，不能將這樣的原因，

求之於作者所賦有的「精神」或「氣質」而應就其階級的，社會編置的變動，來作嚴正的科學方法的分析。

在文學史上，我們曾看見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保有着相反的二種性質。他曾經提倡過文藝的功利底見解，但到後來，他卻一變而為文藝至上論的擁護者，這將怎樣解說呢？我們能求之於其生理的幾種稟賦性質嗎？說正因為他的性格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在文藝上，才會形成着這樣相反的兩種見解？

還有，詩人海涅，他在其自己的作品裏，曾經做過革命的喇叭手，但又「可憐詩神」，「蔑視民衆」，謂「爲一個學者和一個藝術家的我，深知道社會主義之勝利，是要使我們一切的文明都陷於滅亡的。」他不斷的

在幾種不同文化之間動搖着，一面攝取着，一面又加以否定，終於不能保持一個徹底的統一的世界觀。對於這矛盾的詩人，我們將怎樣給以解說呢？能說存在於他這個人身上的，有着相反的兩種極端性質嗎？

這兩個作家——普希金與海涅——蒲列哈諾夫與弗理契在他們各人的著作裏，已給與了很好的合理的解答，他們不是將這樣的原因求之於作者所賦有的「精神」「氣質」而是就其階級的，社會編置的變動，來作嚴正的科學方法的分析的。

四

這裏，再說到丁玲。

對於這位女作家的幼年底環境，及其所接觸的周圍人物事變，從蓬子

先生的序文中，我們已得到很詳盡的敘述，此外，在其他關於丁玲女士的傳記中，我們看到不少珍貴的材料。很明白的是她既然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階級，故在其初期的作品裏，塗滿了頹喪的享樂的氣分。稍後，其作品的風格與內容，已有着稍微的變換，裏面有的是虛無主義的傾向，和革命與戀愛的羅曼諦克的題材，但和這相適應的，是在這時代裏，也正深流着暴風雨的氣息。更後，則在其作品中，已易個人心理的描寫，而爲羣衆集體行動的表述了。到了這時候，她不但在作品裏，以一個同情者的身份而出現，就使她自己，也真的投身於實踐了。這可見丁玲女士創作的思想的轉換底契機，並不在於其稟賦上有着「求生的精神」和「向上的氣

質」，而相反地，正是證明生活是真理，她在社會的急劇底衝激中，不斷的克服鍛鍊着自己，這才完全改變過來的，而這恰又是一個辨證法地心理展開的過程。

依以上所說，可以指明蓬子先生在序文裏所謂丁玲女士那「求生的精神」與「向上的氣質」實是決定着她後來在社會變動的開展和深入中，看出新的真理來的解釋，實在是幽玄地，觀念論的解釋，而陷於變相的唯心論者的錯誤。

五

其次，再說這部選集的內容。

在本書裏，所選入的丁玲女士幾篇代表作，都還不錯。很可以從這裏面看出這位女作家作風轉換的跡象

來。不過有兩篇很重要的作品，作者卻不幸沒有將牠選入，卻不免成爲憾事。

那兩篇作品，就是一，田家沖，二，給孩子們。

田家沖這個短篇，本不算她的傑作。然而這卻如作者在序文裏所說：

「丁玲從湖南回來的時候，是寫下田家沖；而幾個月之後，是寫水了。雖出於同一個作家的筆下，但中間的距離，中間的過程，誰都可以看出丁玲在這幾個月是怎樣努力於自己的舊皮囊的丟棄罷。」

田家沖在丁玲女士作品裏所占的地位，何以極爲重要？這因爲她在這篇作品中，才開始着題材的轉換，而在手法上，在新的技巧上，均還未達到成熟的地位。許多地方，更可以看出

出她的觀念的理解，和逼着臆想的敘述。

然而這卻不妨害她從這以後，慢慢地可以超越這許出缺點，而走上更完全的路，就是作者在序文中也驚嘆的說：「從田家沖到水，雖出於同一個作家的筆下，但中間的距離，中間的過程，誰都可以看出丁玲在這幾個月是怎樣效力於自己的舊皮囊的丟棄罷。」然而卻爲什麼不將牠選入呢？這叫我們真有些難於索解了。

此外，給孩子們，也是一篇極優美的新形式的童話，在丁玲女士的作品裏，是代表着一個完全新的風格，把牠作爲這位女作家在文學的成就上所發展的一個旁支，也是值得將牠選入的。而蓬子先生卻將這篇屏棄於「選集」之外，這也是便我們引爲美

中不足的地方。

我所要說的話已說完了，謹寫出

如上。

喜訊

彭家煌遺著

李影心

現代書出版

對於彭家煌先生的作品感到興味，乃是在去年的最末一季。像這樣的作家，在中國是很少見的。至少，他不曾把藝術當作商品而出賣着，並且，爲了「要幹什麼儘可根據自己認爲正當的意志努力幹去，」（皮克的情書第六三面）對於創作，他以最忠實誠懇的態度儘性的發展，更不拘於讀者的愛憎的。不幸，這樣沈默着的爲文學寫作而效力着的人，中國文壇幾乎沒有容納他的位置，反之，視阿貓阿狗的文藝投機派具有很大的支配

力而且更安然的維持着他們最短間的曇花一現，是使人不無懷疑之處。雖然爲了紀念這可佩服的作家，對於彭家煌先生作品偉大的價值的評定將是必需的。這裏，因材料之缺乏，祇能論到最近出版的喜訊這一書，至於作家的思想見解及他的作品，爲了時間的限制，詳細的觀察祇好俟諸異日了。

除了作爲紀念的徽意以外，喜訊一書之所以被論到，是因爲它能代表該書作者藝術的最大的成就。在以往

同一作者的集子，隨處可以指出的缺欠是創作手法的疏忽，亦即是藝術製作的粗濫；相反的，在喜訊裏，無一處沒有經過作者的精心與鍛鍊。同時，較之以往作品的輕鬆，喜訊實有很濃重的氣息。在垃圾和在潮神廟裏，我們可以看出同樣的紛煩，雜亂，醜觀，貧窮，喧鬧，和憂鬱的成分，而後者則有着更強烈的地方色彩，那地方，充滿了愁慘，沉悶，與惡臭。

喜訊裏所表現的風格，簡鍊，深刻，亦是一種。在中國，和黎錦明的文筆相比，似乎後者的技巧，有着更深透的刻劃；這樣最好的示例，是失去的風情裏的同名的短篇。較之昨夜，雖有着哲學上的玄奧性；而所謂 A Pastio Romance 迥不如以同樣題材而寫着「生之留戀的偉大的意義」

具有多量的時代性。在昨夜裏，一個樂園的朦朧幽暗的迷人的夜，有着同樣飄渺的羅曼司，是「暮景蒼然」的，亦正是證明那「枯朽的古木想開出鮮花來的那種不自然的意味；」即使孕着不近人情的幻想，而昨夜以一個老師和學生作冶遊甚至於學生為老師找適宜的慾的發洩的對象的事實做題材，是大膽的，推翻了因襲的表露；並且這樣的態度亦不是遊戲的，更不祇是指出「冬天裏的春天，畢竟是反常的節候。青春的回復，也祇是孩子想攀摘天空的明月一般的幻夢，」它顯示偉大明朝的可避免與逝往的過去之不能挽回。在留戀於幻夢之外，不是還有另外的事嗎？我們不得不這樣想。

此外，應和處女作德惠（一九二

五年版）同論，而被收在本集的請客國貨兩篇，是屬於人情抒寫的。一篇是寫「有錢的威嚴，」另一篇則作了關於性格特奇的人的個性的分析。尤其其是請客裏，充分的露示了在現社會掙扎中青年的苦痛；這苦痛應屬於由經濟缺乏的影響而被人奚落，侮辱，甚至於咒罵。由於「貧窮者的火燄」而引起來的反威的終局不是怒視而是同情，這至少是心理解剖的最偉大的過程，同時也是人情的使然；但以「把一件客氣的事弄成毫無情趣的粗暴的結局，把這弱者侮辱了，這應該嗎？」的心理訴狀作了解的基礎，並不是普遍的，而因偶然的心理現象而引起的同情更是不當；至少，作者所寫的祇是好人主義者的典型，而不是客觀的現實的具象。而且，「向我

們共公的仇敵奮勇的打去纜對的」亦不是一個所謂好人主義者所能想到的話；這裏作者主觀的見解的插入是無可諱言的。

略具人情刻劃的垃圾，實係最寫實的作品。作為江湖騙子手而出現的秦永揚，是最能代表所謂「小人」之流的。先阿諛後藐視，這樣因了金錢，勢力而能移了對人的態度，恐怕不祇是「小人」為然，在世態炎涼的近世，正可以作為一般人的借鏡。而相對的，以陳家駒的好人理想來和秦永揚對照，於是形成了作者筆下的人性的分野。而黎純五的眼睛便不得不在欺騙與敷衍之下，失去了視覺的本能；而黎純五的妻，也可以因丈夫眼睛的失明，便也不時的用眼向陳家駒「溜」了。

和請客的主人公一樣，黎純五也是好人主義者的典型。可是這樣的「好人」終於覺悟了，由於失了光明的悲哀，他知道「跌傷了是永遠不必多想再爬起來，」同時，他亦醒味出來，假若不是瞎子，就該往光明的路上走。可是怎樣往光明的路上走呢？這裏，作者祇安排了理想，並未曾指示出來一切的實踐的方法與行動。所以，本篇將祇是被拘於理想主義的圈子，而把現實形成了謎；當然，對於客觀具象的忽略，正如找不到現實的影子一樣，是增加了作品失敗的成分的。

對於現實之忽略而與之彌補的，是在去年度草成的兩個短篇。喜訊因

爲對於現象祇是給以側面的描寫，所以關於事實的本身將不是怎樣的動

人；而正相反，作者主要的成功處乃是在於鄉村生活及人物——特別是人物——的描寫。在以往的作品中，彭家煌先生曾着重到；不過和喜訊一篇有着密切的相關的部份的怕要算奔喪（收入於同作者之短篇小說集：茶杯裏的風波）了。奔喪中的大哥，和喜訊中的甫崧哥有幾分相似處，而奔喪中的父親的個性與感覺到生活的遲暮之悲哀是和喜訊中的拔老爹極接近的，接近到甚至於使我們疑異這一篇是由另一篇脫胎。以體裁的簡鍊與嚴肅比，喜訊實架乎奔喪之上。在另一意義上，喜訊亦反映着更深刻的人生的剖解；而且，在藝術的手腕上講，有這樣的成就亦是很難得的。

關於題材的選擇，兩個靈魂是最新穎的一篇。和最有意識的作品比，

兩個靈魂在任何方面都無遜色。因爲對於一個人思想掉換的過程的心理分析是很難寫到好處的；而本篇都沒有膚淺與空洞的缺欠。並且，這裏主人公的轉變不由於書籍和個人，乃是經過生活的體驗。寫因生活而走到另一個路的作品，兩個靈魂實是最成功的一篇。

在喜訊一書所表現的題材下，至少說不是沒落的，有錢階級的消閒品；它是具有深長的人生的意義。而簡鍊與清澈的體裁亦足加增了作者藝術上的評價。這一切，是隨着彭家煌先生的逝世而失去了一部份的存在，更甚的，這應是文壇的一種損失；所以對之作紀念的徽意，想不是浪費的吧！

社中談座

「旅人」作者來信

編輯先生：

今晨得讀「現代」，因了你對於拙作「旅人」一詩的熱忱的推薦，使我不得不來寫這封信給你。「旅人」的作者就是我。知念，特告。祝文祺！

伍禾二月六日。

本刊徵稿規約

-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2)創作小說(3)詩·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書評(7)翻譯·介紹(8)文藝雜文諸欄，除第七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
- ★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信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
- ★詩稿請自留底本，以後如不用亦不再璧返。其他較長稿件，如不合用，均當寄還。如須掛號，請附郵票。
- ★來稿一經刊出，均當酌致薄酬。
- ★投稿請逕寄上海現代書局編輯所本社，不必托人介紹。
- ★投寄稿件，萬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社不能負責。

饒了她

郁達夫
著

長篇小說.....

達夫代表作

郁達夫著

本書是達夫先生歷年短篇創作的選集。他自己介紹道本書說：「我的全集五卷，雖祇有六十萬字內外的容量，然而老老實實，並非假冒謙虛的自己評量起來，覺得稍有一點可取，讀了不會起寒慄而感到肉麻，祇有其中十分之一的東西……是已經統統都收集在這一本代表作裏了，所以沒有讀過我的全集的人，我祇想以這一冊小小的選集奉獻給他們。」實價七角五分

以二二八戰役為背景的長篇創作

擱筆多年後寫成的精彩品

本書是達夫先生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上海，砲火連天聲中所寫成的傑作。在那時以前，郁達夫先生是正在所謂擱筆時期，連斷片的散文也沒有發表過。「饒了她」的出版，為郁先生重新文藝生活的第一聲。書中描寫一個被色情的本能所支配着作了許多無意識活動的女子鄭秀岳，因為「一刻也少不得一個寄托之人」，於是演成了她一生的大悲劇，也就是目下中國社會中大多數女子們的悲劇。書中所插寫的各種人物，都能給予讀者以永遠不能忘記的印象，實為近年來創作界的一本名著。

全書一八〇頁

每本實價六角。

現 代 書 局 印 行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現代

第四卷第五期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全圖	半圖	封面
底面外		一百元	六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八十元	四十五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六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概從最近期起。
 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
 將 1 定單號數 2 定戶姓名 3 在何處定 4 原寄何
 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編輯者	施 蠶 衡 有
出版者	上海海濱路報館第十號 現代雜誌社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南京 廈門 鄭州 成都 北平 杭州 開封 九江 漢口 汕頭 洛陽 蕪湖 廣州 貴陽 雲南 重慶

現代書局分店

▲ 文學概論

文學概論

馬仲殊著 實價五角

此書於歷史方面和文學的分類方法之起源，特質及其作品作家，在在有個縷索的概念，而於文學與生活關係，更時時述及。實是一部混合式的文學書，誠有引人入勝之妙。

▲ 文學史

歐洲文藝史大綱

張資平著 實價六角

歐洲文藝思想是現代世界文藝的發源，從事於文學的研究者，必須對於歐洲的文藝史，有個大綱的認識，本書便是本極經濟極有系統的，說明了歐洲文藝的源流史。

西洋文學概論

高明譯 實價五角

日本吉江喬松教授原著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多少總可以說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的。所以，現在從事文學的人，也應該了解一點西洋文學。但是，在新文藝出版界中，以前我們還不容易尋到一本簡明扼要的敘述西洋文學的書。這個缺憾現在可以讓中華本的吉江喬松教授著的本書來補足了。本書是以簡要的五百字，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敘述西洋文學的面目，從希臘文學一直講到最近西洋文學諸傾向。譯文曉暢，不僅從事文學者當人手一冊，即高中或大學用作教本，亦極適宜。

新俄文學中的男女

周錫恩譯 實價五角

美國 I. Kunitz; Man and Woman in the

Soviet Literature

作者為美國新軍來的著名作家，於俄國文學有極深廣的研究。他在本書中很巧妙地反映出新俄文學中的各典型人物：鐵的男子，哈孟雷特式的知識份子，愚鈍頑固的農民，脫離舊家庭和嚴厲的農村傳統的新女性等等，一個個地陳列在我們面前，使我們能得到一個新俄文學的明確概念。

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

日本昇曙夢著

許亦非譯

每冊實價 二元二角

本書分列各著名作家，概以時代思潮而詳述俄國現代的文學，上溯至正當全俄國上下的人心被灰色的暗影所籠罩住的一八九〇年，下及於蘇聯治下的一九三〇年。議論見解，均極精闢而有獨到之處。著者昇曙夢為現今日本最聞名的俄國文學研究者，已半生埋頭並浸沈於俄國文學研究之中，於俄國文學有極深切的體會。此書即係結晶其半生的研究而成，其價值可見。關於論述俄國現代文學的專書，如同本書那樣詳備卓出的實屬罕見。極適宜作大學外國文學系學生重要參考用書。附有銅版插圖數十幅，全書近七百頁，廿五開一巨冊。



▲文學論

文藝自由論辯集

蘇汶輯

四百頁一厚冊·實價大洋八角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上，起了一個重要的論爭，這是因「現代」雜誌登載了一篇蘇汶先生的論文而引起的。最大的結果，便是文藝創作原則之重新估定。本書是這一論爭的結集，由蘇汶先生自己搜集當時參加論爭的譚四海洛揚易嘉周起應陳雪帆魯迅何丹仁等十數人，分別編次，並冠以序文及長篇結論，使讀者能得一較有系統的認識，全書二十萬言，實為近年來中國文壇論爭之最重要的文獻。

文藝新論

張資平譯 實價四角

日本藤森成吉原著

本書著者為日本文壇前進作家，他本來是一位人生派出身，而轉變過來的。由於豐富社會經驗和生活，他這本新論是超脫了一般庸俗的理論，而成為有希望的進步的文學理論之指針。

藝術科學論

沈起予譯 實價七角

法國 M. Jankowski: La Littérature a la Lumière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此書於前半部中將觀念論的藝術觀，及泰因的藝術解釋盡情批評；於後半部中從史的唯物論，來重新地批評過去的作家與作品。無疑地是最近在文學的領域內之最系統

▲文藝年鑑

中國文藝界的創舉

中國文藝年鑑

一九三二年本·中國文藝年鑑社編
七四四頁一巨冊·實價一元六角

第一部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
第二部 一九三二年創作選

1 小說

2 詩

3 散文

4 劇本

第三部 作家及出版索引

我國新文學運動發生迄今，已有十餘年。各年出版之文藝書籍，亦不在少數；文藝作者每年均有新陳代謝，文藝界之活動，每年有更進一步之進展。而對此種種出版界從無一較完備之紀錄，可供參攷。本年鑑之編印，完全為適應此種要求而起。首部載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將一年來之作家作品，以及文藝界之活動，作一系統分明之敘述與分析。第二部以客觀的眼光，選錄本年內各創作部門之代表名作。末附一年來之作家及出版索引，搜羅完備，極便檢查。實為重要的文藝史料，中國文壇之創舉。

現代書局印行

最精博的一部理論書。

新寫實主義論文集

之本譯

日本藏原唯人著·一五一頁·實價五角

現實主義的文學論

靖華編(近刊)

高爾基論文選集

蕭參譯(近刊)

▼作家研究

高爾基的生活

林克多譯(實價八角)

高爾基自述·顧路茲台夫編記

高爾基不但是蘇俄的大作家，而且也是現代最偉大的世界作家。他幼年時代的生活很困苦，但他是一個生活的戰士，他終於成爲個世界聞名的文豪。一九三二年是他著作生活的四十年紀念，蘇聯政府曾爲他舉行了盛大的祝典，其於革命事業的功績，於此可見。本書是他親口所講述的生活門窗史，由蘇聯名作家顧路茲台夫紀錄編纂的。從高爾基誕生起，直至他的處女作《搭格爾·秋特》出版止，包含他二十一年間的坎坷生活。在蘇聯，這本上是銷行最廣的少年讀物，茲由林克多先生直接由俄本原文譯出，忠實流利，較坊間所出其他高爾基傳記更爲簡明有趣，是一部生活的奮鬥史。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

章叢燕譯

陀安夫斯基夫人著·實價四角

這書是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紀念他丈夫的作品。譯者以流利的筆法，襯托出原著者充滿感哀的情調。宋附陀思妥夫斯基年譜，更可使讀者瞭解書中主人公是怎樣的人物。

現代文學講座

每種十萬字 每冊洋七角

文學十講

小泉八雲著·楊渠開譯

這是本很重要的文學入門書，凡是初研究文學者，以及對文學感覺到很合興趣，而想進一步的知道一些關於文學本身的種種理論者，這便是最適宜的課本。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高明譯

日本宮島新三郎原著

這是一本社會主義的文藝思潮論，你要知道什麼叫做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等等，你要知道自從新社會意識發見之後，文藝思潮有怎樣的變動，請一讀此書。

現代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本書論到英美俄各國的小說，和德國的戲劇，更系統的介紹加拿大，意大利，保加利亞，捷克新羅伐克及南斯拉夫等十數地域的文學，涉及名作家數百人，關心現代文壇的趨勢，更想進一步涉獵到現代的世界文學的領域中，欣賞其作品之藝術者，請讀本書。

文藝批評史

黃清順譯

文藝研究用書



詹姆斯·朱士

James Joyce

日本七居光知著 馮次行譯 實價四角
 被稱為現代世界第一奇書「傑力爾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朱士，真是現代文壇上的一位怪傑，他那部書是把荷馬的名著「傑力爾斯」現實化了。讀此即可明瞭這部奇書的大概，和作者的事略了。

雷馬克評傳

楊昌溪編

實價四角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是轟動全世界的第一部戰爭小說，銷行版數以千計，冊數以千萬冊計，其猛烈熱鬧的情形，為從來所未見。讀書的原著者雷馬克氏的生平，也就為讀者們所亟想知道了。本書是根據許多可靠的材料，大部份取材於雜誌報章，故內容極為新穎可靠。

四大作家評傳

每種實價七角

茅盾評傳

伏志英編

郭沫若評傳

李霖編

郁達夫評傳

素雅編

張資平評傳

宋秉慧編

現代中國女作家

賀玉波著 實價七角

本書是極有系統的研究著作，所研究的當代女作家，有十餘位，都是可注意的第一流作家。各篇都能獨立，對各人的生活思想作品，以及生平，均有極精密的研究，而且觀點與思想極為準確純正。

日本宮島新三郎原著

本書是關於文藝批評的歷史的一部最扼要的書，共分五講，第一講先解釋文藝批評是什麼。第二講敘古典時代的文藝批評，從文藝批評之起源，一直講到羅馬的文藝批評。第三講敘述文藝復興與的批評。第四講敘述近代文藝批評的一般。第五講敘述文藝復興的批評之諸傾向。卷末并附有關於文藝批評及其歷史的重要書目尤須參攷。

英國文學研究

小泉八雲著

孫席珍譯

英國文學的歷史，極為古遠，因之英國文學史也不得不龐雜起來。本書著者小泉八雲是位日本籍的英國人，他以輕鬆的講師的態度，有系統地說明出來了。

戲劇講座

馬彥祥著

著者以十萬字的巨製，把戲劇的理論表演各方面，均加以詳盡敘述。馬彥祥先生從事於中國戲劇多年，經驗學說，都使本書內容充實而豐富。

高爾基研究

秋萍譯編

關於研究高爾基氏的書籍，已有很多種，要找一本詳盡而又有極透徹的見解，如這本書那樣，實不多見。本書對於這位世界文壇巨匠的生活作品思想諸方面，均有極深刻的研究。

現代新聞學叢書

現代書局印行

新出

中國新聞記者與新聞紙

張靜廬著

本書著者為上海報界前輩，曾任國民通信社社長，上海商報主筆，於新聞學素具研究。本書係集著者之「中國新聞記者」與「中國之新聞紙」二書而成，內容豐富淵博，從事中國新聞事業者，本書為其必辦之參攷書。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新聞學綱要

徐寶璜著

實價七角

新聞概論

王楚人 董冠 譯著

實價六角

新聞學演講集

黃天鵬編

實價八角五分

基礎新聞學

李公凡著

實價六角

新聞事業經營法

吳定九著

實價三角

新聞學名論集

黃天鵬編

實價一元

中國新聞事業

黃天鵬著

實價一元五角

怎樣做一個新聞記者

黃天鵬著

實價四角

新聞記者的故事

黃梁夢著

實價四角

本局印行詳細說明之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含維他命豐富
 滋養價值最高
 味美無腥
 消化易速
 無論婦孺
 均喜服

老年衰弱多病
 中年斷傷虧損
 幼年先天不足
 婦女血虧少乳
 調服本品
 稱最合宜

五洲

乳白魚肝油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各藥房均有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觀音粉

鮮力最强之調味品

+++++

試溶化於二千倍
 清水中，仍感雋
 妙之鮮味；故觀
 音粉和入任何羹
 湯蔬菜，莫不味
 如珍饈

各埠均有經售

No. 930

金白兩牌

煙味好 價錢巧



華成煙公司出品

